

钟声

ZHONG SHENG



上海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刊

纽约地区校友 2018聚会纪实

宋薇楚 72届初中

一年一次的校友聚会又到了，时间定在2018年4月8日。几天前才下了一场大雪，担心天气的变化无常，像去年那样聚会时正遇上大雪天。好在这一天天气晴朗，蓝天无云，我的任务是去接位育老师王群。几天前接到罗首初的电话感谢我的这一义务的行为，我听了既感动又惭愧。感动的是罗首初把帮助老师的事，当成自己分内的事，惭愧的是我从来也未担当过去接送的事，这是第一次。

当我们到了餐馆，叶秋怡校友已经到了。她住得最远，但是第一个到。还有校友洪钧言，他住在新泽西州，洪波也住在新泽西州，他俩都大老远赶来参加聚会。前来参加聚会的，还有徐慧丽校友，罗首初，王南田，田瑞芬，曾璧华，孙家璐，高运萍，陈中根，宋薇楚，一共有13位校友和老师参加。特别是我们的老师王群，年年参加纽约位育校友聚会，年年主动向位育校友会缴会费捐款。她从2005年到2018年经历了三次手术，最后一次是最近的髌关节置换手术，听说是机器人操作的，手术全程只用了两个多小时，让我不禁感叹现代医学的发达。王群老师虽然已是88岁的高龄，但是她谈吐有条理，思维有逻辑，展现了一个中国的知识女性的风骨。她的独立，坚韧的个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在一起谈家事，谈国事，道不完的往事，吐不完的真情。大家畅所欲言，边吃边聊，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到了下午2:00多，又到了分手的时候，大家相互安慰鼓励，互道珍重依依不舍，期盼明年再相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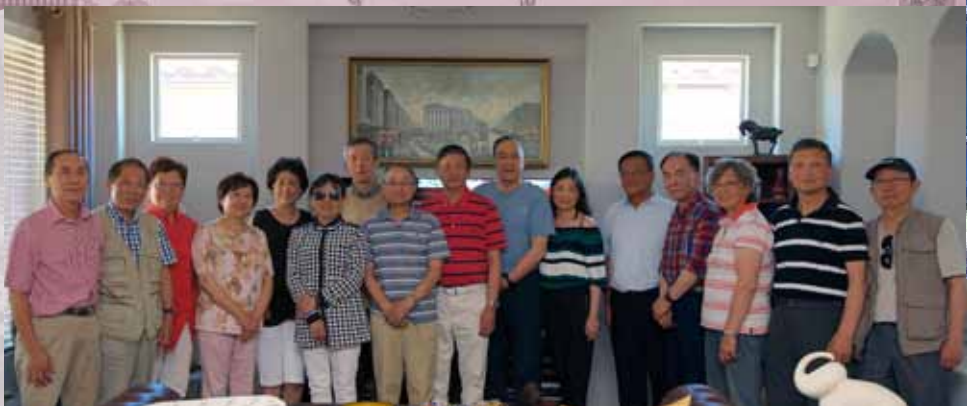


欢聚 拉斯维加斯

杨正心 67届高中

封面：油画，胡道生
65届高中

2018年5月28日有数位位育67届高中同学携同家属从上海去古巴及美西黄石公园、大提顿公园、布兰斯峡谷、羚羊谷等地旅游，最后一天在拉斯维加斯停留。乘此难得的机会，作为东道主的我与李忠明商量决定组织一次位育校友小聚。在美的蒋青、林宏（66届初中）、俞沫民因随团游美西，也跟随来到了拉斯维加斯。史美进听说这次聚会，决定取消原定北加州游，退了旅馆，从洛杉矶开车来维加斯。朱凯靖也不愿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从旧金山飞来维加斯。上海来的位育校友有田易夫妇，陆志明夫妇，葛朗夫妇，王西门夫妇，连同在美的校友与家属，共24人参加了这次聚会。中午在维加斯的上海饭店，由我作东正好两桌24人。饭后有18位同学及家属到我家再聚，畅谈各人的近况和回忆难忘的位育学生生活，大家度过了既兴奋又欢乐的一天。





ZHONG SHENG

上海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刊

第25期 2019年元月

编辑、设计

周家钧

组稿

王家斌, 瞿德霖, 吴攸承,

周家钧, 蒋青

中文校对

蒋青, 余振中, 王家斌,

周家钧

英文校对

张秉颐

会员信息管理

华非非, 吴攸承

《钟声》编辑组全体同仁向亲爱的校友和老师们问好！

位育北美校友会《钟声》已经有25年的历史，是一个以“分享”为宗旨，让校友交流思想，抒发情怀，尤其是回忆我们在母校的时光的园地。位育的《钟声》历来是位育人的骄傲。本期《钟声》特地组编了《钟声》历史回顾专栏，意在传承和发扬《钟声》各时代的优良素质和传统。

我们《钟声》的内容着重在最受读者欢迎的那些难忘的位育时光和青春岁月，突出位育人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同时，欢迎各位畅谈在事业上拼搏奋斗的心得体会，倾诉在家庭中尽心尽职的酸甜苦辣，细说云游世界的奇见异闻，传授享受现代文明的方法诀窍，点评文学艺术电影音乐。平淡生活中的每个故事，只要是您亲历的，都请考虑投稿。绘画，诗歌，摄影，书法等都欢迎。在此我们向已经为《钟声》投过各种稿件的校友表示感谢，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同时盼望没有为本刊动过笔的校友和老师来稿。

欢迎投稿的同时，我们的原则是文责自负。编辑尽责为各位校友义务服务，校订文字，但不修改文章的观点，相信大家一定能理解。

谢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希望大家阅读和传阅《钟声》，访问《北美位育人》网站（每期《钟声》年刊的电子版都可从此网站 <http://www.weiyu51na.com> 下载），按时缴纳会费，鼎力捐赠，也欢迎新会员的加入，促使校友会持续红红火火。

《钟声》编辑组

王家斌, 周家钧, 蒋青, 吴攸承, 华非非, 李忠明, 余振中, 蒋文奕, 瞿德霖

- | | | | |
|------------------------------------|--------------------------------------|------------------------------|--------------------------|
| 2 鐘聲長鳴
62屆高三(3)班 | 14 位育校名之思考
馮和龔 | 30 悵望狐狸洞
康雪培 | 55 羽毛貼畫
周國輝 |
| 6 我與《鐘聲》的不解之緣
蘭建國 | 15 探索“位育”內涵引發的對
李楚材老校長的深度懷念
顧鋼 | 35 芳華(詩)
康雪培 | 55 崇明行
李文淦 |
| 7 鐘聲和火炬的傳承
湯沐黎 | 17 新一代的北美位育人
李禹 | 36 大清艦隊最後一次出國訪問
歐美
陳懷谷 | 56 會員通訊錄 |
| 8 位育中學北美校友會和“鐘
聲”期刊的歷史回顧
李忠明 | 18 追憶我的父親
鮑依群 | 39 微散文兩篇
柯曉明 | 63 會費收支表 |
| 9 鐘聲雜誌年表 | 22 從我的高考記憶位育
劉祖根 | 40 上海，上海
瞿德霖 | 封面 油畫
胡道生 |
| 9 鐘聲第十二期前後
瞿德霖 | 22 七律-紀念恢復高考四十週年
林嘉陵 | 45 音樂會隨感三則
柯曉明 | 封一 紐約地區校友2018聚會纪实
宋薇楚 |
| 11 采訪錄
周家鈞 | 23 悼念劉光坤老師 | 47 荷蘭隨感：智叟治海的故事
余振中 | 封一 歡聚拉斯維加斯
楊正心 |
| 11 花繁
余生 | 24 喋血太行的巾幗英雄
余振中 | 52 訪稷益廟
周家鈞、 | 封二 詞四首
吉力立 |
| 12 校園往事
任榮珍 | 28 懷念佳奕
李嘉曾 | 54 母親老家的故事
楊維德 | 封底 油畫
湯沐黎 |
| 13 叶雕
周國輝 | 29 新時代 共享未來
沈紅衛 | | |

编者的话

2018年年初，62届学长们的一段网聊，触动了校友们回顾位育中学《钟声》历史的情怀。在这纪念北美《钟声》杂志创刊25周年之际，我们开启《钟声》历史回顾专栏，邀请各届位育学子们与大家分享各个时期关于《钟声》的故事。希望此专栏能激发大家积极回忆和投稿，无论是《钟声》的编者或读者，只要有《钟声》的故事，专栏就继续。让我们共同推动《钟声》的历史代代相传。

鐘聲長鳴

關於半個多世紀前《鐘聲》黑板報的群聊記錄

62屆高三(3)班部分同學
李嘉曾 整理

整理者按：2018年2月底至3月初，62屆高三(3)班的一群老同學，因當年擔任《鐘聲》黑板報編委的王強將位育中學北美校友會新一期會刊《鐘聲》拉入群中，引發了一系列關於20世紀60年代初母校（時稱五十一中學）《鐘聲》黑板報的回憶與議論。往事悠悠，情意殷殷，真切感人。現將群聊內容記錄在案，以饗校友。

參與群聊者簡介（按時間順序排列）：

王強：《鐘聲》出版者、後任主編，現定居北京

王煥清：《鐘聲》讀者，現定居上海

李嘉曾：《鐘聲》讀者，現定居澳門

藺建國：《鐘聲》出版者，現定居上海

程鴻：《鐘聲》讀者，現定居美國西雅圖

馮和賚（上屆學長）：《鐘聲》創刊主編，現定居美國

聶祖季：《鐘聲》讀者，現定居山東濱州

鍾禹然：《鐘聲》讀者，現定居廣東深圳

徐鳴謙：《鐘聲》讀者，現定居上海

周增鍾：《鐘聲》讀者，現定居美國西雅圖

群聊記錄：

王強（2月26日15:02）：（將上海位育中學北美校友會會刊《鐘聲》第二十四期拉入群中以後）其中有李嘉曾文章，可能有不少同學看過。

王煥清（2月26日16:14）：不知道程（程鴻）、周（增鍾）、姚（開元）在那個同學會裡嗎？還有，“鐘聲”兩個字的寫法和我們在位育時不一樣。我們那時候雖然出黑板報的學生一屆又一屆地換，但是，報頭上兩個字（繁體字）依然如故，還有後來者學寫那樣的字體。我現在仍然記得還可以寫出來。

王強（2月26日16:25）：@王煥清，高中時我出《鐘聲》黑板報，每週兩期，六塊黑板。藺建國負責抄寫文章的字，我畫畫和寫標題。《鐘聲》兩個繁體空心字也由我寫。

李嘉曾（微信名“思鳴”，2月26日17:15）：@王強 @王煥清 @羊七郎（藺建國），去年我為尋找小周佳奕的音訊，通過趙家鎬校長提供的信息同周佳奕的妹妹周家鈞取得了聯繫。她正在主編新一期位育中學北美校友會會刊《鐘聲》，遂向我約稿，且告知舊作亦可。我覺得那篇回憶高中生涯的舊作比較合適，就連同去年十月王強、程鴻、姚開元等老同學回滬時大家聚會的照片一併發過去了。這便是此文刊出的來龍去脈。各位如有合適文章想刊發，可通過王強或我投稿。

藺建國（微信名“羊七郎”，2月26日17:40）：@王煥清 @王強，關於鐘聲黑板報報頭的兩個字，我記憶裡是高我們兩屆的馮和賚學長寫的。他是主編，負責總版面規劃、大字和報頭；洪豫畫報頭（類似宣傳畫）。我和王強是馮和賚從各班級黑板報中被發現受聘參與鐘聲黑板報工作的。當否？

王強（2月26日17:45）：@羊七郎，馮和洪比我們年級高，他們畢業後就傳到我手中。我高三是學生會宣傳委員，《鐘聲》黑板報由我負責組稿和出版。

王強：@羊七郎，“代代相傳”，字體模仿，基本一致。

藺建國（2月26日17:51）：因我高二就參軍了，後來的情況正如王強所說，對上了。

王強（2月26日17:51）：@思鳴，你發的照片是我拍的，在音符閣聚會歡迎程鴻和姚開元。



同學還圍觀我寫報頭，心中頗有成就感。馮和賚與你熟識？一晃起碼55年了，代我向他們問好！

蘭建國（2月27日14:27）：@chenghong，看到你在微信中提到馮和賚學長，十分欣喜！有關他的近況能否再介紹一二？謝謝！

王強（2月27日14:43）：（傳入一張照片）

王強（2月26日17:55）：@羊七郎，我是“接班人”，兩個字不能“走樣”，也費勁學了一陣呢！

王煥清（2月26日18:12）：我讀完了這一期《鐘聲》。也勾起我慢慢的回憶。當關閉電腦的那一刻，驀然發現又穿越50多年。

李嘉曾（2月26日18:16）：建議王強、建國、煥清三位學長撰寫與《鐘聲》有關的回憶文章，寄給北美校友會的《鐘聲》刊發，一定會勾起更多人的回憶，無疑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王煥清（2月26日18:47）：這件事毫無疑問由王強完成是最妥當不過了。

王強（2月26日18:47）：@王煥清 @思鳴，記憶已碎片化，現在不想給自己增加壓力了。

程鴻（微信名chenghong, 2月27日3:53）：見到大家談起《鐘聲》，特地微信了馮和賚，他回了一文，轉發給大家（見下一條微信）。記得當時雙料（位育和上醫）校友會的會長李忠明，和馮和賚夫婦、范正夫婦等人，從巴爾的摩和匹茲堡來我家碰頭，準備參加當晚上醫在紐約舉行的一次較大活動，大家談起過《鐘聲》。馮（和賚）醫生90年代再創北美《鐘聲》時很起勁，現早已轉手年青人了。

馮和賚（由程鴻轉發）：不錯，九十年代初，在美的位育人開始聚集。彼此聯歡之餘，不免懷舊。精彩紛呈的記憶中自然少不了《鐘聲》，不久便有人提議出版北美位育《鐘聲》。當時客觀條件有限，但大家主觀熱情無邊。編輯以手寫稿複印成集，“鐘聲”二字在眾學友敦促下亦由我義不容辭地來完成。沒有筆墨紙硯，因陋就簡，就用手邊黑色Marker筆勉成。幸蒙編委採用，延續至今。字雖不登大雅之堂，情卻在於不忘初心。位育的鐘聲數十年來響徹雲霄，時時刻刻指導著位育人的步伐，年年歲歲撫慰著位育人的心靈。愿此鐘聲永隨位育人，長鳴不息，代代相傳。

王強（2月27日13:16）：@chenghong，馮和賚和我一起出版過《鐘聲》報的，當時他是主編，報頭“鐘聲”兩個字由他寫。還有洪豫，畫得很好，後來考美術院校了吧？他們畢業後傳到我手裡，這是個很費心力、很費時間的活。想想看，六塊版面，每週出版兩期，約稿、改稿、配圖、畫花邊，“鐘聲”兩字我總是預留出位置，最後不打底稿寫空心字，一揮而就。當時下課回家較晚的不少



20世紀60年代初的《鐘聲》出版者
（從左至右：洪豫、馮和賚、任德權、蘭建國、王強、吳均敏）

王強（2月27日14:43）：@羊七郎 @chenghong，不知你和馮和賚有沒有這張照片，挺珍貴的！

蘭建國：@王強，謝謝你把57年前的老照片保存到現在。好像我們同馮和賚也有留念照，還在嗎？

王強：最後面一位叫“任權重”？曾在國家醫藥總局任副司長。最右邊那位畢業50週年聚會還是籌備組成員，我現在叫不出名字來，徐鳴謙大概知道。

王強：@羊七郎，有嗎？我這裡只有這張，是否還有別的記不得了。

王強：@chenghong 請將這張老照片轉發給馮和賚，謝謝了！

王強（2月27日15:21）：前面說錯了，最後面一位叫任德權。

聶祖季（微信名Nzj，2月27日15:39）：@王強，這些確是值得回憶的中學時代的課餘生活。嘉曾的建議不錯，該由你執筆寫一篇我們與位育《鐘聲》黑板报的回憶文章，讓位育北美校友會的校友瞭解《鐘聲》的來龍去脈。

程鴻（2月27日16:04）我沒有此照片，已轉發馮醫生了。



王強回憶的鐘聲字體之一

王強（2月27日16:28）：好久沒寫空心字，得打草稿了。（將一張寫著“鐘聲”兩字的照片傳入）

王強（2月27日16:38）：@Nzj，來龍去脈均不諳，當時只會埋頭干。趣事回憶已片段，群裡發帖“逗你玩”。

聶祖季：@王強，其實你的文筆還是不錯的，可惜了。

王煥清（2月27日17:30）：@王強，寫得不像。不是這樣的。

鍾禹然（微信名“愚人”，2月27日17:30）：真的不知道那時還有那麼多可愛的人和可愛的事，可見我們位育不是浪得虛名，培育了這麼多有用之材，服務於全中國與全世界！衷心感謝母校的教導之恩。可惜當時我和增鍾都一心撲在排球場上，對年級和班級的事關心甚少，辛苦各位了！

王強（2月27日17:39）：@王煥清，那就是退化了！

徐鳴謙（2月27日17:40）：《鐘聲》板報是我們永久

的回憶，也是位育的驕傲。王強和藺建國功不可沒。不知我們畢業後，有沒有接班人？照片上最右邊的好像是六班班長張國強，他是周增鍾的好朋友。空心字我也覺得不太像。

王強（2月27日17:43）：@徐鳴謙，張國強是六班班長，你和他有聯繫嗎？我曾說有這張在小紅樓的合影，他在畢業50週年聚會時還問我要過。你能發給他嗎？

藺建國（2月27日17:49）：看來照片是周增鍾所攝。他是我們班上的攝影師，有何活動需要拍攝立馬到場。歷史將銘記他的功績！

王強：@徐鳴謙，久未練字，退化得快成贗品了，可悲啊！

徐鳴謙：我搞錯了，他是五班班長。我有他電話，不知改動過嗎？

王煥清（2月27日18:05）：@王強，贗品還是像真跡的，你那個根本就不像。

王強（2月27日18:05）：@徐鳴謙，這張照片中六人都是出黑板报的，但張國強後來當班長了？他和藺建國一樣，字寫得很好，但不願寫標題的大字。我屬於“膽大無畏”之輩，大字都我來。

王強：@王煥清，那我原來寫得真跡是怎樣的？我覺得我就是這樣寫的呀。不進則退，真理啊！

藺建國（2月27日18:23）：@王強，我也說你模仿馮和賚的字跡不太像：你鐘字的金字旁起首是“人”字，馮是反筆寫成“八”字，然後一豎出頭，超出“八”字；下面就像一條龍，左盤右旋，收筆時龍尾一翹。你寫的雖然不太像，但你有獨創！

王強（2月27日18:33）：@羊七郎，你看他給美國《鐘聲》寫的那兩個字，同他在校時寫的“原版”也不像。



王強回憶的鐘聲字體之二

徐鳴謙（2月28日10:45）：十分抱歉，我的記憶有誤，應該是六班吳均敏。我將他高中時照片發出，供辨認。

王強（2月27日19:14）：@羊七郎，勾一下邊，變成“立體”像一點嗎？字寫得越來越差，慘！（又發了一張照片）

蘭建國（2月27日19:22）：不在形似重在神似。無論如何，你接過了板報文化的火炬，引領一批志同道合的學友繼續向前，這是難能可貴的！

馮和賚（由程鴻轉發，2月28日1:12）：這張照片大概是1961年夏我高中畢業時在紅樓台階上與當時《鐘聲報》的工作人員一起拍的。除前排左一為同屆洪豫外，其餘幾位只是面熟，名字不記得了。不知王強為哪一位？也不記得任德權。如果王強願意，我想與他取得聯繫，他既有此照，想必知道當年《鐘聲》往事，可彼此幫助回憶。此事可能要請你（指程鴻）幫忙牽線。謝謝。

周增鍾（微信名“Liu & Zhou”，2月28日1:12）：@王強 @徐鳴謙，張國強確實是我好友，一起“三朝位育”。我會把相片轉給他，他一定很喜歡。也代他謝謝你們。

程鴻：@王強，這上面是馮醫生回復，請你回答他的問題。如願意，請把聯繫方式給我，轉他。

程鴻（2月28日1:19）：我已告訴他你的基本情況。

周增鍾（2月28日1:32）：15年回至滬上，和高中同學歡聚的次日，與國強先在喬家柵午飯，再參觀位育小學。真有“笑問客從何處來”的實況。感慨萬千！

周增鍾（2月28日8:52，轉發張國強微信）：@Liu & Zhou，我未參加過《鐘聲》報工作。

周增鍾（2月28日8:55）：上面是張國強的復電。怎麼回事？

王強（2月28日9:48）：@Liu & Zhou，我印象中他出過《鐘聲》黑板報，抄稿子，字挺好。可能時間長了，有點淡忘，否則怎麼會和幾個“鐘聲”同仁一起合影呢？

王強（2月28日10:04）：@chenghong，我的微信號同手機號，但我中學時的記憶均已碎片化，不如李嘉曾記得清楚。

徐鳴謙（2月28日10:43）：（將一張照片發至群中）

王強：@徐鳴謙，不是張國強，是吳均敏？

王強（2月28日11:06）：@徐鳴謙，哦，這就對了，照片形象對上了，他曾問我要過這張照片。前面“吳冠張戴”了。你能把照片轉發給他嗎？



吳均敏高中時的照片

蘭建國（2月28日11:14）：我印象中吳均敏參加過《鐘聲》報工作，他的字寫得非常好！好像他的妹妹與他同級，字也漂亮，也一起抄寫。2012年62屆返校我特意去尋找吳均敏，他認不出我了。

王強：@羊七郎，有你旁證，就對上號了。我叫不出他的名字。

李嘉曾（3月4日11:02）：@王強，你發的那張《鐘聲》同仁老照片，能否按順序註明一下各位的姓名？發表時要用的。謝謝。

王強（3月4日11:32）：照片上的幾位姓名如下：左一是洪豫，後面是馮和賚，他邊上是蘭建國，右一是吳均敏，他倆後面是王強，馮和賚後面那位是任德權。

王強（3月4日11:33）：@思鳴，現在馮和賚已建了“位育鐘聲”群，已經找到九位了。

.....

整理者感言：

忽聞板報有新刊，
校友心頭掀巨瀾。
歲月留痕激情在，
鐘聲長鳴代代傳。

我與 《鐘聲》的不解之緣

蘭建國 62屆高中

走進復興中路1261號位育中學大門，在步入教學樓（北樓）的大道左側，由近十塊大黑板連成一排組成的《鐘聲》黑板報就展現在人們面前。那是位育中學展示校園文化的窗口，是廣大師生共同培育向社會綻放的朵朵鮮花。

每當新的一期出版，總是吸引著人們圍觀、品讀、議論，是人群最擁擠的地方。

1959年秋季我進入位育高中部，課餘時間與王強一同出班上的黑板報。一天，王強陪《鐘聲》報主編馮和賚學長找到我，邀請我參加學校《鐘聲》黑板報工作。我先是以課餘兼職較多沒有時間、自己能力有限為由婉言推辭。但馮主編態度認真又懇切，大意是說，這項工作十分重要，看中我們班黑板報辦的水平，再三相邀。我拗不過他便答應了，次日他便一本正經地送來了聘書。

《鐘聲》黑板報特別大，每塊長約兩米多，寬約一米多，近十塊連成一排，一眼望去，很有氣勢。報頭占一塊，左邊“鐘聲”兩個行草大字剛勁、瀟灑、秀麗，由馮主編親手書寫。只見他用粉筆如蜘蛛吐絲般先勾個走向，然後一筆一筆寫成大大的空心字“鐘”。那個金字旁氣度不凡，“人”字像個反向的“八”字，仿佛左低右高兩隻展翅的喜鵲；一豎猶如柱子，金龍圍繞盤旋而上；兩點恰似龍爪，龍尾微微上翹。“鐘”字剛勁有力，而“聲”字瀟灑飄逸，一動一靜，一剛一柔。最後配上顏色勾出立體，光彩奪目，十分耐看。

配畫則出自洪豫學長之手。他能根據版面內容創作出相應的人物畫，無論男生女生，個個朝氣蓬勃昂揚向上，展現青春風采。光是報頭，就會令人駐足良久不忍離去。

洪豫和王強還負責花邊、題眉等美工；我和吳均敏等四、五人負責抄寫。吳均敏字寫得很漂亮，給版面增色不少。文章標題則照例留給馮主編，他能根據內容用不同字體不同顏色來表現。就這樣，一塊塊書寫工整圖文並茂的《鐘聲》黑板報便誕生了！

在與馮學長、洪學長以及王強、吳均敏等同仁共同辦報的近兩年時間裡，親眼見到馮學長寫字洪學長畫畫，每次都是莫大的享受。1961年夏我參軍離開學校時，正當馮、洪兩位學長畢業，百忙之中請人拍照留念。王強很珍惜同學友情，一張照片珍藏了57年。

在我數十年的生涯中，無論在部隊營房、師部機關，還是在企業、校園、社區，編輯出版黑板報成了我的一大愛好。花了心血得到大家肯定，心裡總是甜滋滋的。這點小小的“技能”，正是在位育中學參與辦黑板報過程中向同仁們學來的。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當屬馮和賚、洪豫兩位學長。

光陰荏苒，歲月如流，不知兩位學長是否安好？但願天賜人福，吉祥如意！

作者簡介：蘭建國，1959年入讀位育中學高中，1961年參軍到上海武警部隊。轉業後到上海市政府國防工辦工作，後調入電視一廠，退休前在廣電信息技校任教師。



《钟声》和《火炬》的 传承

吉力立同学在第18期发表过一篇《钟声记事》，精彩详实。本文不再复述，仅对《钟声》和《火炬》的传承关系作些补充。

如果将宋相王安石的著名七绝换几个字，改成“一路穿园将校绕，两栏排闼送文来”，那就形象地录下了我对《钟声》和《火炬》两黑板报的第一印像。1961年秋季踏进位育中学报到时，我没想到这场夹道欢迎将会发展成一段五年之缘。那时候，学校正处于改制转换中，《钟声》由学生会出版，面向六年制高中和五年制中三以上；《火炬》则由少先队掌管，面向中二以下。两者既独立又有着一种大哥小弟的传承关系。从小喜欢涂涂抹抹的我，凭之前在世界小学主办过几年校级墙报的经历，很快被纳入《火炬》报，继而成为它的“主编”。其实，“主编”是被广大同学叫惯的俗名，少先队大队墙报委员才是正式职称。对《钟声》而言，“主编”就是学生会宣传委员，每年经校方提名，全校同学选举通过。保证《钟声》按时出版是他的责任。

比第一印像更难忘的，是《钟声》出报时的热闹场面。放学后，“两栏”前霎时站满了用粉笔抄文作画的出版人员和围观的师生，使“穿园”变得一路难行。这些出版人员可不是随便拉伙来的，他们都是精选特聘的各班书画美术的佼佼者。字迹俊秀，图画生动，看他们工作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黑板报内容丰富，对近期各班发生的事都有报道和点评。几位高班学长的专栏杂文各显风采，常使行者驻足，读到抄完方才挪步。天色渐晚，报将出完，仍有人围着不散。我正感不解时，一位高个长发，脸庞方正，体态匀称的青年徐步走到报头黑板前面来。他拿起两支不同颜色的粉笔，在众目围观下，潇洒自信，不紧不慢地写下两个繁体大字。这两字就是“钟声”，颇见书法功底。这位青年，就是应届主编任德铭。不散的原因，就是等看这两字出世，赞叹它们的帅气铿锵。

任德铭属六年制高中，以干练稳重，品学兼优著称。待我深度卷入《火炬》报时，他正忙于毕业高考，卸职《钟声》，故没有共事过。任德铭职务的继承者，六年制里低他一届的伍幼威主编，为人热情随和，被同学们叫成了“喔哟喂”。他快手妙文，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在重数理化的位育不多见。任期内他增加了文学性约稿。同时，校方把我纳入《钟声》编辑部负责美术，成为他的助手，并内定为他的接班人。我们有商有量，愉快地合作了两年。依惯例，每周出版时报头上的“钟声”二字留给主

汤沐黎
66届高中

编来题。据说任德铭之前，虽然“钟声”的写法大体固定，每届主编仍有显著的自我发挥。伍幼威本身字不错，但他忠实地临摹保留了任体。

轮到我负责题“钟声”二字时，已是1964-1966年之间的事。伍幼威卸职准备高考，我被选为学生会宣传委员。那届学生会主席是林皎明，文娱委员是周家钧，他们对《钟声》的工作非常支持。在编辑部里，学生会派来的吉力立和团委派来的宓哲新等同学都是核心成员。特别是力立，忘我工作，能力极强，在许多方面起到了半个掌门人的作用。我俩配合默契，编辑部成员齐心协力，分担组稿改稿重任，扩建完善了年级和班级的通讯员网，还各展其才，亲自参加每期出报活动。这使我能更多地考虑版面的美术设计和整体效果。我非常喜欢任体“钟声”，就选择了继承传统。每次出报，都将二字临摹得维妙维肖。届时，也会有入学新生站在身后看我怎样“任规伍随，伍规汤随”。结果是，“钟声”二字通过创刊编辑们的大局布定和最后三代主编的执意延用，逐渐定型成位育人公认的图腾符号，具备了代表位育精神的条件。

以中学规模而论，《钟声》算个大组织，无论何年创刊，至少有数百师生为它无私奉献过。《火炬》一直是《钟声》的育苗田。在那里历练过的写作和书画好苗子，大多数随着年级升高被延聘到《钟声》服务。主编也一样。我离开《火炬》赴《钟声》，校方内定中二的姚宏同学来接替，并明示还会培养他成为未来的《钟声》主编。姚宏忠厚踏实，和我在《火炬》共事融洽，交接顺利。但他尚未进高中，似乎不可能立马去接管《钟声》。我和吉力立66年中五同期毕业，编辑部里最有资历和经验的当属中四的宓哲新。事实上主编的许多组织和文字工作已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到她肩上，新一届学生会应该在秋季开学后作出认可。不料春季文革就爆发了，高考取消，在随后的大混乱中，宓哲新和姚宏都没能接上《钟声》的班。一夜之间《钟声》《火炬》变成了大字报战场，再也没有恢复原样。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钟声》杂志横跨地球移到北美生根开花。虽然任德铭学长已作古，他参与创造的“钟声”两个字却生存下来，引领着杂志焕发活力，期期壮大。当今北美《钟声》的新一代主编们，传承有功，赢得了海内外位育人的赞赏。

本文凭回忆速就，若有差池，欢迎指正。

2018年12月20日

编者的话

在位育上学时，每天踏入校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钟声”黑板报。“钟声”曾凝聚了多少位育园丁的心血，灌溉了无数位育人的心田，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位育时光。

上世纪九十年代，“钟声”又在北美位育人的生活中响起。现在的她是一个以“分享”为宗旨，让校友交流思想抒发情怀的校友年刊，内容着重在最受读者欢迎的那些难忘的位育时光和青春岁月，突出位育人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同时也畅谈位育人在事业上拼搏奋斗的心得体会，倾诉在家庭中尽心尽职的酸甜苦辣，细说云游世界的奇闻异闻，传授享受现代文明的方法诀窍，点评文学艺术电影音乐，等等，形式不拘。多年来，经历届及现任主编精心创作和辛勤编排、编委们的合力协助、校友们的踊跃投稿，《钟声》正稳健成长，愈见生动精彩，广受欢迎，使北美及世界各地的位育人欣喜不已。

在北美《钟声》杂志25周年纪念之际，我们为《钟声》的传承而欢悦自豪，也祝愿更多的校友加入我们的和声，为“钟声”投稿，用文章，绘画，诗歌，摄影，书法等各种方式与位育人分享，使“钟声”唱得更悦耳动听，更长久。

我于1986年2月来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生物制品研究和评估中心做博士后研究。1993年12月回上海探亲期间，蒋衍老师给了我一份当时他所知道的一些位育中学老师和校友在美国的通讯信息，总数在30多位，有些有地址和电话，有些只有电话或只有地址。蒋老师希望我回美国后和他们联系一下，待条件成熟后，筹建上海位育中学校友会北美分会。校友会的宗旨是联谊旅美位育校友和老师之间的感情，促进校友和母校之间的联系。我在1994年的2月底开始用写信和打电话的方法，联系上了名单上的十几位老师和校友，并于1994年举行了三次校友和老师的聚会。第一次聚会于5月29日在洛杉矶市刘伟民校友家中，有8位老师和校友参加；第二次聚会于9月4日在纽约市宋微楚校友家中，有19位老师和校友参加；第三次聚会于9月25日在芝加哥市洪大德校友家，有12位老师和校友参加。位育中学旅美校友的第一期钟声Newsletter于1994年的圣诞节前出版并邮寄给了98位已经登记报名参加校友会的老师和校友。“钟声”刊头是由原位育中学黑板报编委冯和赉和何祖明校友精心设计的，文字的计算机处理由温宁和林海琳校友编排的。

1995年又进行了三次校友和老师的聚会。第一次聚会于8月26日在洛杉矶市罗自平校友的实验室，有12位校友和老师参加；第二次聚会于9月8日在纽约市的张国光校友家，有22位老师和校友参加；第三次聚会于9月9日在芝加哥地区王人彦校友家，有7位校友和老师参加。第二期钟声Newsletter于1995年的圣诞节前出版并邮寄给了111位老师和校友。

1996年进行了四次校友和老师的聚会。芝加哥地区的校友举行了两次

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 和“钟声”期刊 的历史回顾

李忠明 65届高中

聚会：5月26日在王人彦家，以及8月24日在徐承一校友家；第三次聚会于9月2日在纽约市的陈文乔校友家；第四次聚会由杨宝琳老师策划和安排，10月20日在洛杉矶阿罕布拉市的阿尔曼舍公园的餐厅举行。第三期钟声Newsletter于1996年的圣诞节前出版并邮寄给了136位老师和校友。

1997年进行了两次校友和老师的聚会。8月16日在洛杉矶阿罕布拉市的阿尔曼舍公园的餐厅再次举行了聚会，这一次是由程哲明老师和史美进校友策划和安排的。8月31日，纽约地区的老师和校友再次到陈文乔校友家聚会。第四期钟声Newsletter于1997年的圣诞节前出版并邮寄给了150多位老师和校友。当年在张秉理、徐明宇和颜辰巍校友的努力下，在万维网上建立了位育北美校友会的本网，网址是：www.hr.uic.edu/weiyu

1998年初夏，位育中学的老师和校友在北加州朱凯靖校友家举行了聚会，参加这次聚会的除了北加州的，还有来自东部地区的李忠明和陈旦丽；洛杉矶的杨宝琳老师，何祖明和史美进校友；特别是校友会的名誉会长，柏克莱大学的田长霖校长也和夫人一起来参加了聚会。当年的11月14日许多老师和校友回到上海参加了位育中学55周年校庆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北美位育校友会，以及51名校友向筹建李楚材校长铜像捐款4500美元。第五期钟声Newsletter于1999年1月30日出版，比往年晚了一个月，主要原因是等待母校的“校友风采”

专辑海运到美国后一起寄给161位会员。经过和广大校友的协商，自1999年开始，由旧金山地区的朱凯靖校友负责北美校友会的工作。

2019年元月
于拉斯维加斯



北美钟声杂志年表

Issue	Year	形式	主编	编委
1	1994	Newsletter	李忠明	冯和贵、何祖明、温宁、林海琳
2	1995	Newsletter	李忠明	温宁、林海琳
3	1996	Newsletter	李忠明	温宁、林海琳
4	1997	Newsletter	李忠明	蒋青、温宁、林海琳
5	1999.1	Newsletter	李忠明	蒋青、温宁、林海琳
6	1999.12	Newsletter	蒋青	华非非、朱凯靖、郑慧敏等
7	2000	Newsletter	蒋青	华非非、朱凯靖、郑慧敏等
8	2001	Newsletter	华非非	蒋青
9	2002	Magazine	陈文乔	
10	2003	Magazine	陈文乔	
11	2004	Magazine	陈文乔	
12	2006	Magazine	瞿德霖	罗首初、洪钧言、徐慧丽、田瑞芬
13	2007	Magazine	吴攸承、罗首初	瞿德霖、蒋青、洪钧言、徐慧丽、田瑞芬
14	2008	Magazine	吴攸承	瞿德霖、蒋青、徐慧丽
15	2009	Magazine	吴攸承	瞿德霖、蒋青、徐慧丽
16	2010	Magazine	吴攸承	瞿德霖、蒋青、徐慧丽、叶秋怡
17	2011	Magazine	吴攸承	瞿德霖、蒋青、徐慧丽、叶秋怡、周玉书
18	2012	Magazine	吴攸承	瞿德霖、蒋青、叶秋怡、王家斌、周家钧、叶善章、华非非、孙雯、朱凯靖
19	2013	Magazine	吴攸承	瞿德霖、蒋青、叶秋怡、王家斌、周家钧、叶善章、华非非、孙雯
20	2014	Magazine	吴攸承	瞿德霖、蒋青、叶秋怡、王家斌、周家钧、叶善章、华非非、孙雯
21	2015	Magazine	吴攸承	瞿德霖、蒋青、叶秋怡、王家斌、周家钧、叶善章、华非非、孙雯、李忠明
22	2016	Magazine	叶秋怡	瞿德霖、蒋青、王家斌、周家钧、叶善章、华非非、孙雯、吴攸承、李忠明
23	2017	Magazine	周家钧	瞿德霖、蒋青、吴攸承、王家斌、华非非、孙雯、李忠明、余振中
24	2018	Magazine	周家钧	瞿德霖、蒋青、吴攸承、王家斌、华非非、孙雯、李忠明、余振中、蒋文奕
25	2019	Magazine	周家钧	瞿德霖、蒋青、吴攸承、王家斌、华非非、李忠明、余振中、蒋文奕

(据有限记载及回忆。若有遗漏差错，请指正。)

文乔学长托付的 《钟声》第十二期前后

瞿德霖 66届初中

位育北美校友会年刊“钟声”四分之一世纪走过来，特别骄傲和自豪。

1999到洛杉矶工作，经谢宇新学长（谢伯伯谢船长是我父亲同事，两位船长在洛杉矶相聚导致后一代认识）介绍，联系上郑慧敏学姐，加入了北美校友会，开始听到北美钟声各位编辑如雷贯耳的大名，同时投稿给负责钟声的文乔学长。

2003年11月15日校庆60周年时在位育新校区首次见到相貌堂堂的文乔和钧言两位学兄，并留有合影。因为我对新校区不感兴趣，就溜走了，所以当时没有机会详谈。今年5月在新州罗格斯大学参加毕业典礼和钧言教授欢聚时，回忆我们的结识，还是因为文乔编辑钟声的原因，异常高兴激动。

2005年夏天，文乔学长突然电话我，坦言病况，问我是否能接手完成钟声第12期。我记得我没有犹豫就接受了，首先是学长委托我义不容辞（尽管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类事），其次是学长问我必定有组织原因我不便多问，于是我就硬硬头皮了。承蒙当时徐慧丽洪钧言田瑞芬罗首初各位学长和文乔夫人曾璧华等各位的鼎力帮助，第12期才得以按计划出版。再读当时自己写的编者按，记忆犹新。在第12期后，我晓得自己肯定是不胜任的，所以蒋青、非非、罗首初、秋怡也先后在需要时挺身接任主编，数不胜数。

可以高兴的是，北美钟声的高效率编辑组渐渐形成，到如今的家钧攸承蒋青孙雯家斌非非忠明振中文奕各位大师。忠明学长创刊后连续编辑五期钟声；攸承学弟在第12期之后连续编辑九期钟声；蒋青学长承担了大部分的校对重任；秋怡的招牌国画封面；特别要提到的是，家钧学姐本是位育知名人士，因为其父亲周应聪海军少将和家父同是起义将士而结识，不但每次参加校友会活动，还身负钟声编辑，北美网站编辑维护，和北美校友会团聚三大重任，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灭也。

我自己自2005年受文乔学长托付起，亦一卷入而不可收拾，享尽和位育各位出类拔萃的校友，尤其是服务组编辑组的同事之乐，受益匪浅。



1994年第1期



1995年第2期



1996年第3期



1997年第4期



1999年第5期



1999年第6期



2000年第7期



2001年第8期



2002年第9期



2003年第10期



2004年第11期



2006年第12期



2007年第13期



2008年第14期



2009年第15期



2010年第16期



2011年第17期



2012年第18期



2013年第19期



2014年第20期



2015年第21期



2016年第22期



2017年第23期



2018年第24期



2019年第25期

位育高中部《钟声》杂志

现今

花繁

余生 2017届

采访录

周家钧 65届高中

据闻现今位育中学高中部也出版了命名为《钟声》的印刷版杂志，不由兴起烦请潘老师陪同，在2018年五月份的烈日下拜访了位育高中部文学社和《钟声》杂志的指导老师左永明。年轻的左老师非常热情，连连称赞我们北美的《钟声》杂志，也欣然提供了我所索求的电子文件和高中部的《钟声》杂志2017期。以下是左老师对杂志的介绍：

《钟声》杂志由学校团委学生会组织指导，语文组左永明和金竹悦两位老师作为文学社指导教师，全程给予指导关注。《钟声》已成为学校文学社和诗社旗下的专门刊物，社团自己开展和社团相关的活动，学校还在适当时间，开展社团的集中展示甚至跨校交流。因为社团参加者皆出于学生爱好和自愿，所以活动参加者兴趣浓厚，内容丰富生动，形式自由活泼，既培养了学生兴趣爱好，又锻炼成就了一批学生“领袖”。参加社团学生占学生总数比例，虽无精确统计，各年份也不尽相同，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参加，大约是个保守的估计。有些社团一届届传承，越办越好，像位育中学“诗社”，在钱涛副校长指导下，成绩显著，曾评为全市“十大优秀社团”之一；2016年，位育中学文学社刊《钟声》又荣获“上海市十佳校园文学社刊称号”。之前一年若干期，现在一年一期，有点类似合订本。

虽然位育高中部出版的《钟声》着重于锻炼和展示学生们的文学创造能力，与偏重于校园和师生生活报道及交流的往日的《钟声》黑板报和如今北美《钟声》杂志均有些功能上的差别，然而《钟声》能在母校得到传承和关注，足以令我们这些老位育人感到欣慰。在此转载2017期

中的一篇散文，与大家稍稍分享现代位育小师弟师妹们的文采。



要说我对春天最早的感知，那必定是蔷薇，也不是如今只有走进公园花园才能窥其面貌的矜娇的蔷薇，而只是一株移栽至我家的花园的野蔷薇。

约莫是两三年前，两株从奉贤乡下带来的蔷薇移栽到了我家的院子，据说只是一株野蔷薇，容易种活，平日也不用管，对于我们这样的闲着更愿意懒着的人再合适不过。两株蔷薇一株种在东南角，一株种在西北角，不过相距7，8米的距离，东南角的一枝吃饱了太阳，悄没声息地掘了土生根发芽了，西北角的蔷薇在长青叶的遮蔽下，默默死去了。存活下来的那一株，起初还不怎么会开讨人喜欢的花，只是那荆棘带着蜚人的锋芒一个劲儿地长，春夏秋冬过去，不知不觉，就攀上了篱笆。那花也越开越多，越开越茂盛，到了春天，第一丛花骨朵不过3月就迫不及待地吐蕊了，那艳的直教人眼睛发直，想想刚过冬的那暗色的草丛和黄叶中间突然窜出来几朵艳红的蔷薇花，怎么能不让人驻目流连呢？

那蔷薇像是从来不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似的，那长势从来不知收敛，为了争夺更多的阳光和雨露滋润，她招摇地一路往上长，爬满了篱笆还不够，我眼睁睁的瞧着她从我的小腿一直长到非得我抬头垫脚才能嗅嗅看是不是有像花瓣颜色一眼明艳的香味的高度。她的顽强是我第一眼瞧见她时完全无法想象得到的，那枝条长得越是繁茂到乱七八糟，那花就开的越是起劲，一朵一朵的摩肩擦踵，把粗壮的枝条都压弯了腰。

因为这一株蔷薇，我与花结缘，与春天结缘，这花让我看到春天，看到花繁的烂漫。许多人相信一花一缘，由花繁总起，请静观我们的缘，如花蜜沁甜，如花瓣湿然，如栀子花含笑，如樱花泪落。

登载于上海市位育中学文学社 2017期《钟声》



我是五十一中学68届初中生，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只接受了一年的课堂教育，在校呆了三年多一点。然而有几件校园里的事却让我记忆深刻，终身难忘！

最让我难忘的是五十一中学的“特产”——练笔簿。记得刚入学时，作为新生入学教育活动之一就是参观“练笔簿展览”。展览的是中二以上各年级中选出的优秀练笔簿。走进展览教室只见桌上摆有的本子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硬面笔记本、软面黑皮本、作文方格簿、白纸合订本，更多的是从不同作业簿上撕下空白页装订成册的。稍加讲究的，在外面糊上白纸封面，或包个封皮，不讲究的就“赤膊”，里外一个样。大多封页上写有“练笔簿”几个字，有用毛笔写的，有用蜡笔写的、钢笔写的。形式和字体上也是各尽其能！翻开一本本练笔簿，有的一篇文章的头尾配以饰画：一盏台灯，纸加笔，笔配墨水瓶，一朵浪花，一片祥云，一抹彩霞……有的则在文字旁用彩色蜡笔配以各种饰框图案。还有的像报刊杂志那样排版，错落有致。当然也有中规中矩像作文本上写作文那样的。总之，看得出，人人在练笔簿上恣意驰骋，个个竭尽所能把练笔簿作为彰显个性的媒介。至于其中的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不像作文课上的统一题目，练笔簿上的文章完全是自立题目，自由发挥。有的写读后感、电影观后感，有的写身边发生的事，写春游，秋游，写啥的都有；题材也多样，记叙文居多，其次是议论文、日记，甚至还有诗歌。总之，这次参观，练笔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学后，我也按老师要求准备了一本练笔簿——一本练习簿后面空白页的合订本。老师只要求每周至少一篇，多则不限，其他一切任由发挥。一般两周收一次，老师不打分，但会在好字好句下面打圈，再写个“阅”字和日期。记得有一次，语文课上一调皮男生用“不但……而且……”造句，他说“我不但有鼻子还有眼睛”，话音刚落就引发哄堂大笑。我针对这事在练笔簿上写了篇短文，文中指责了造句同学的无厘头及反省了自己的行为和笑后的深思。不料，这篇短文后来被老师选登在教室外的墙报上，虽然那位造句同学愤然表示抗议，对我骂骂咧咧的，可我心里还是喜滋滋的。两个学期下来，我们大概每人写有四十篇左右的短文（不包括作文课上写的），是名副其实的练笔！对提高写作水平和能力无疑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常想，现在的中小学真应该学习，借鉴并推广我们当年的练笔方式！

五十一中学里最让我迷恋的莫过于红楼图书馆了（相信每个五十一中学的人都很熟悉）。红楼是幢欧式红砖四层楼建筑。

从外拾梯而上的二楼是图书馆，呈长方形，几乎占了二楼面积的大半，看似英国人的客厅兼舞厅。中间是借书的通道，两边陈列着几十架的书。连着借书柜台有一排镶有玻璃的书架，从玻璃一面可清楚地看到架上直排的每一本书的书名。

玻璃中间有一溜无玻璃的空间，借阅者想借哪本书，只要从外面用手指一推，那本书在里面就会凸出，工作人员马上准确地取下办理登记，十分方便。当然也可通过卡片查找自己想要的书（可惜那会儿我不会使用）。当时十三、四岁的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藏书（曾去过街道图书室，只有两、三架书）。红楼图书馆成了我最爱涉足之地。课后一有空我就往图书馆跑，着迷似地频繁借书还书，记得有一次，我读完当天借的书，放学后去还书并欲再借，但被告知，当天借的书最快也只能次日还。就这样，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各种小说。在两个学期里，除了语文、数学、外语课上我不敢看小说外，其他课，如生物、地理、自修课的时间都被我用来看小说了。我的同桌曾无数次地拍拍我胳膊或扯扯我衣袖，示意我不要上课看书，可我仿佛走火入魔一般，从未听从或有所收敛。好在任课老师也不曾发现我这“桌下活动”。在这一年中我读了许多三十至六十年代初中国作家写的小说，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山乡巨变》、《苦菜花》、《迎春花》、《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风雷》、《被开垦的处女地》……。

记得中一第二学期的一天中午，我被分配到图书馆义务劳动——帮助借还书。那天我简直就像老鼠掉到米缸里一般狂喜激动，巴不得没有人来借还书，好让我仔仔细细在一排排书架前搜寻清楚，馆里还有哪些好的藏书。可几次刚抽空往里走，就被来者叫去办理借还手续，一个中午很快就过去了，我的狂喜激动渐渐变成了沮丧和失望，可内心却平添了一份期待，期待再一次的幸运：去图书馆义务劳动！然而，这份期待终究未能成为现实，因为不久文革开始了，图书馆被贴上了封条。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居然以一种非常的方式又继续读到了红楼图书馆的藏书。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我去楼上邻居家玩，见她家床上有本书，拿起一看是《三家巷》，翻开扉页，上面赫然盖着“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图书馆藏书”的印章。我顿时诧异不已，要把书拿回去看。玩伴不从欲夺回，我执意不肯放手。玩伴抢不过只能从之。但再三叮嘱不得外传，我连连点头许诺。原来书是她哥哥（也是五十一中学的，长我一届）在红卫兵驻校值夜班时从校图书馆里偷出来的。看完一批（大约三、五本）再伺机换一批。这段时间里我又继续读了巴

金、丁玲、矛盾、冰心、鲁迅（那时我比较关注作家的名字）等人的作品和《牛虻》、《简爱》两部翻译小说。后两部翻译小说引发了我对翻译作品的浓厚兴趣。虽然这一藏书来源不久戛然而止，但我对读翻译作品的欲望却被撩拨得无以复加！我到处借书：亲朋好友，邻居同学，亲戚的朋友……在文革的逍遥期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读了许多翻译作品。读过的许多作品后来又成了我们知青户插队生活的调味剂：在雨天或漫长的冬夜，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给户友们讲小说故事，我讲得津津有味，她们听得如痴如醉。后来她们戏称，我是她们的文学启蒙者，而我的文学启蒙者则是红楼图书馆。是红楼图书馆引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在踏上工作岗位后，图书馆始终是我最常涉足的场所。在我久远的记忆深处，是最温馨的红楼图书馆！

在中学三年多的时间里，还有些让我揪心难过的事。文革中我亲眼目睹的一个场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记得那是1966年9、10月份，学生已不上课，但每天来学校蜻蜓点水似地走一遭，报个到。

那天班里几个女同学在教室后面闲聊，听见几个男生从前门走进教室。开始我们谁也没关注是哪几个男生、他们在做什么。只知道有人在低声说着什么。突然，传来啪的一声扇耳光声，伴随耳光声是一个低沉而又厉声的“说”字。女生们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只见我班唯一的一个资产出身的小男生坐在椅子上，周围站着的是班上的男生，他们都木然旁观，既未动手，也不发声。动手的男生是干部子弟，站在被打者的对面。紧接着，他又连续掴了几个耳光，每个耳光都伴随着一声“说”字。耳光声清脆响亮，那男生稚嫩的脸上顿时像发面似地鼓出了个包。他开始努力克制默不作声，最后还是嚤嚤地啜泣起来。当时我们这些女生既不敢阻拦也不忍再去看下去，于是就都悻悻散去。回家路上我心里格外沉重、也十分困惑。这是怎么啦？昔日的同窗咋就转眼成了“阶级敌人”？！他爸爸开厂，他何罪何错之有？而打人者——一个仅十三四岁的男孩怎么瞬间成了如此冷酷残忍的魔鬼？还有什么事比被同学扇耳光更感羞辱，更伤自尊？每每想起这件事，我眼前就会浮现出被打者印满指印肿成包的面颊和屈辱的泪水。尽管挨打的不是我，可我当时就是感同身受，且一直无法释怀（听说学校里有学生打老师的，我没见过，更不会参与）！当时的场景，那厉声的“说”和被打者的抽泣声一直印在我的脑海。我愿意相信“人之初，性本善……”，那位打人者是出于当年革命造反的糊涂……我希望他能有机会对被打者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遗憾的是

我始终没有关于他们两人的信息。近20年的同学聚会也从未见过两人露面。不知这件事对被打者以后的成长有无影响，有无在心理和性格方面留有阴影？不知他一向过得可好？

弹指一挥间，这些校园往事已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五十一中学的练笔簿和图书馆让我终身受益。在职期间偶有文字变铅字，我的中学基因功不可没。随着岁月的流逝，对掴耳光事件的难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当时的弱者的牵挂！这些往事一直在我的记忆深处，从不曾淡忘，直至今日想起，一切还恍如昨日！真可谓往事如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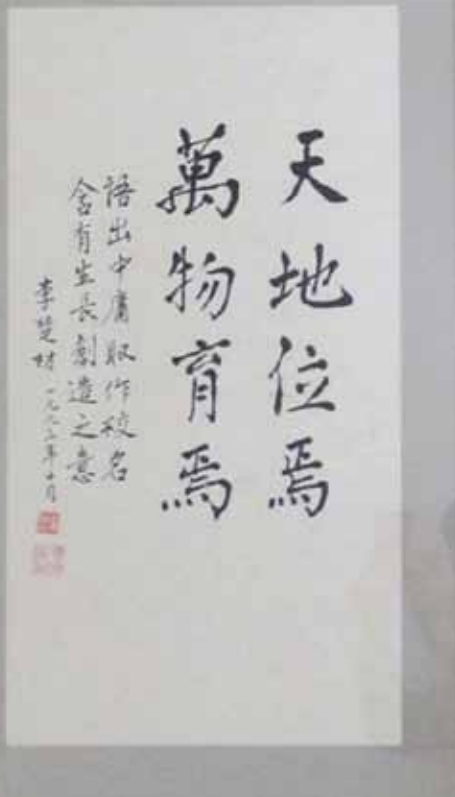


叶雕 - 鲁迅

周国辉 59届高中

位育校名之思考

冯和贇 61届高中



位育人常以位育为自豪，但不知有多少人了解这“位育”二字的出典及含义。我于1955年进入位育初中，1961年高中毕业，在这六年之中，没有任何人给我们对此校名作过解释，我也不记得有任何学生对此好奇而提出疑问。离校之后也再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1993年位育五十周年校庆时出版过一本纪念册，记

得其中提到位育二字来自“中庸”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但未作进一步的说明。此后，偶见一些零星文章中把这个短句解释为因果关系，即“如果把天地的位置摆正了，万物也自然就生长繁育了”，看了之后觉得似是而非，似懂非懂。在进一步的关注中知道在“中庸”中，有关的完整句子应该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最近61届毕业的顾钢同学在网上证实他曾在李楚材校长的家里亲耳听到李校长对他说过上面这句话就是我们校名的来历。这样就为我们的校名正名了。

但明白了校名出典不等于就搞清了其含义，那么这句话倒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又值得用来作校名呢？这里先要来看看“中庸”里是怎么说的？它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什么意思呢？大致来说，这里提到了二个概念：即“中”与“和”，一个目标，即“致”。所以全文的中心是“致中和”，即要做到中与和。那么什么是中，又什么是和呢？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当喜怒哀乐的情绪没有发出来的时候，这种状态就是中。中是一种静止的、本初的、绝对的状态。当喜怒哀乐发出来的时候，人若能够保持合适的状态，做到“皆中节”，那就是合适的。“中”是符合的意思，“节”是指有度，有控制，有节奏规律。这里的节奏规律就是指该喜怒哀乐的时候就喜怒哀乐，但不会喜怒哀乐过头、喜怒哀

乐到失控。用数学的思维解释：把所有的发至中节的喜怒哀乐加在一起，就是零，就是中。这种中节的状态就是和。人追求和的状态，和以中的状态为标准。推而广之，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本源本初本质，和是天下万事万物所追求的最为通达的大道。

当事物达到中和的程度时，天地就各就其位，各行其是，各自会正常地发挥出各自的功能，在这样的和谐环境下，万物就得到了化育，获得了蓬勃的生机。天地大自然都是如此，天地大自然所化育的人伦世界的一切物、事演化都是如此。

如果说“大学”一书讲的是价值观，那么“中庸”讲的就是方法论。中国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人的智慧，人的行为必须符合自然规律才被认为是合适的。因此中庸里讲的是平衡，不偏激越份。“致中和”也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理解位育的创始人对学校取名如斯，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了解，及对学生的殷切期望。要学生理解中与和这二个基本概念，而在行为中做到“致中和”。这是中国文化人之行为思维的准则，也是教育之本。办校并非只为了教学生文体数理化，而最根本的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学会了正确做人，安家治国平天下都将游刃有余，否则便是舍本逐末。

所以“位育”只是结果，“致中和”才是理想，目标与准则。如今我们已离开位育多年，但回过头来思索校名的真谛，检察自己言行与“致中和”的差距，仍不失为一堂重要的人生之课。我们要把当年在学校里未学到的文化精髓补回来，用到生活中去，传给下一代位育人。

以上乃我对“位育”校名之思考，愿与各位分享并探讨，也望识者指正。（文中引用的对中庸内容的一些解释参考有关网文。）



探索“位育”內涵引發的 對李楚材老校長的深度懷念

顾钢 61届高中



十分感謝馮和賚吾兄根據《中庸》，對於我們的母校“位育”之確切的內涵，作出了十分深入的研究與探討。實在是獲益匪淺！

馮和賚兄僑居紐約，是60多年前，位育“鐘聲”黑板报的核心人物，他的文章和粉筆畫，相信當年的同窗們都是不會忘記的.....而今，馮和賚兄對於“位育”內涵的探索與研究，不但重現了幾十年一貫的風格，也重新勾起了25年前，我們對位育中學創建老校長李楚材的深度回憶.....

今天，我匆匆寫下若干回憶點滴，權作學友們共同探討“位育”深邃含義的旁白與補充吧！

我們的位育中學創校75週年了，真可謂桃李滿天下了！遠在美國的位育之子們，都深深地銘記着位育的教育之恩，並早已組織成立了北美位育同學會，進行了各種活動，還年復一年地繼續編輯出版幾十年前，我們的學生時代開始就創立的，延續至今的“鐘聲”雜誌.....我們相信，李老校長的在天之靈，也是一定會感到欣慰的！

今天，借重馮和賚兄的探索精神，讓我們一起回到25年前、前往李老校長家看望他老人家時的一些點點滴滴的往事.....

25年前的1994年，我是隨着李楚材老校長的長子李健雄去看望李老校長的，那是因為我與李健雄曾一起創建香港校友會。香港校友會之成立，是受到朱家澤校長的委託、經過幾位50年代初期畢業的老校友們的共同努力，好不容易才召集到了大約二十多人，這才勉強成立起來的。開始時的幾次籌備會議，都是在我家舉行的。但香港寸土寸金，要舉辦校友會活動，實在是太不容易了！正好，李健雄剛剛新調來香港工作，時任華潤集團紡織部總經理，辦公室就設在外貿部的華潤大廈中！這可是天助我們啊！於是，我們公推李健雄為首任會長，我與另一位學長為副會長，我們在那座辦公大樓的廣闊的天地中舉辦了兩次校友會活動。

不久後，正巧我和李健雄都要回上海，於是1994年，我在他的陪同下看望了李校長。那次李老校長依然十分神清氣朗，一點也不象是一位耄耋老人。他迎我坐下後不久，我們就隨着他仍然十分敏銳的思想，深深地進入了他的回憶之旅.....他坐在沙發上，雙眼炯炯有神地看着天，若有所思地回憶起了他在籌創位育中學時，在一些社會賢達的幫助下收購位育土地時的點點滴滴。只可惜時日久遠，我已經記得不太清楚了.....李校長回憶說，40年

代初期，正是抗戰最艱苦的年代，當年兵荒馬亂，而位育中學的前身，除了襄陽路復興路的沿街有房子外，位育的現址，在當時大都是小叢林、菜地、幾塊玉米田、雜亂無章的小房子，還有一些土丘與洼地，它們分屬於不同的業主，十分零亂，很少有人打理。李老在許多朋友的支持下，終於收購到了這片土地。但限於資金，並沒有能夠取得更多的土地建校，這是他創校時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與遺憾之一。

李校長告訴了我那些社會賢達的名字.....可惜除了鄒韜奮先生外，我一個也不知道，所以也就沒能記住。在回憶這些往事的時候，除了李健雄在旁之外，還有一位老先生在場，李老還指着身邊的這位老先生告訴我，他也是當年幫助他創校的元老！這位老先生一時興起，隨即提筆為我書寫了一幅宋詞送給我。而李校長更當場洒墨，一揮而就，為我寫下了位育校名的由來：那是出自《中庸》中的一句名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句。另外，李校長還揮毫書寫了「位育校訓」，也一併送給了我！這就是我之所以有幸珍藏着李校長墨寶的原因。我相信這是老校長留在學生手裡的唯一的一組關於校名的墨寶了。

李校長當年一直想為位育中學寫一首校歌，他當天叫我過幾天後去取歌詞，讓我交給我的一位朋友——上海音樂學院的副院長譜曲。幾天後，李健雄果然打電話給我，我於是又去到李校長家，拿到了他所寫的校歌歌詞的手跡原稿。不過沒幾天後，李健雄又一次打電話給我，表示李校長已經把歌詞交給了位育的畢業生朱鍾堂去譜曲了。朱鍾堂也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副院長！——這就是位育校歌創作的由來。於是，李校長為位育校名所題寫的幾件墨寶，以及所寫的校歌歌詞原稿，還有那位位育元老為我潑墨書寫的宋詞，就一直由我珍藏着，現已25年了！不久前，我終於將所有這些原稿，一併捐給了位育校史紀念館珍藏。

那次看望李校長，我的目的之一，就是向他匯報香港校友會創立的情況，並希望探討一下，能不能為位育母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於是向他提出了想要在位育校園裡，樹立一座“志在雲天”紀念碑的設想，目的是鼓勵孩子們志在雲天，攀登高峰。我的建議馬上得到了李校長的鼓勵.....隨之後，他陪同我走遍了全校，找到並確定了合適的地點。

我告訴李校長，我想請趙樸初老前輩為紀念碑題寫“志在雲天”幾個字。.....想不到他告訴我，樸老也是他的老朋友，而且也是當年支持他創建位育中學的社會賢達之一，只是除了在幾次政協會議上見過面之外，已經很多年未曾見面了。他讓我帶一封信給樸老表示思念與敬意。後來，我取到了李老校長的手書後就赴京了。.....

樸老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我打電話給樸老的秘書，表示我想請樸老題寫幾幅字。樸老的秘書一方面問我想題寫幾幅什麼字，我當然如實地告訴了他，同時，秘書又坦誠地告訴我說：找樸老題詞的人早已排成了長長的隊伍，一年都不一定能夠如願。.....但我還是執拗地請求他傳達！.....真是萬萬沒有想到，第三天，秘書就打電話給我，說樸老為我們所作的二幅題詞都已經完成了，讓我去取，並問我這裡面有什麼“機密”？我只能笑笑，我能夠說什麼呢？（關於這裡面的“機密”，就是另外一個關係到我哥哥的，長長的故事了，與位育無關，在此就不表了）第二天，我應約到了樸老家，樸老非常熱情、非常客氣地陪同我參觀了他家花叢繁茂的四合大院，還特別仔細地介紹了他剛剛新建成的“家族佛堂”。.....後來，我把李老校長的信交給樸老，樸老起碼讀了幾遍，向我仔細詢問了李校長的情況，並讓我向李老轉達問候！回上海後，我就開始了紀念碑的緊鑼密鼓的籌建工作。.....

當時，我們公司正在投資興建改革開放不久，浦東新區的第一個，也就是001號地塊的外銷房地產小區——《世外桃源花園別墅小區》。我的總顧問是東方明珠的總設計師之一王同寵老師。我把李校長和我自己的設想告訴了王同寵老師，那是我最早提出的關於“志在雲天”紀念碑的設計方案。此後，我去了河北的曲陽——曲陽地區是中國的石雕之鄉，也是我國最大的、最優質的白色大理石的產地，附近的山區，都呈現出白色的景觀。我由位育老校友、時任河北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的潘文禮同學陪同，他從石家莊市政協借來了一輛老爺轎車，從石家莊一直開到曲陽，陪同我一起開始了工作。

我國自元朝開始、從北京故宮的初建伊始，曲陽就是御用大理石的產地了，所以優秀的石雕人材輩輩相傳。我找到了我的朋友、一位石雕藝術大師，請他為我雕刻一座“雄鷹展翅，志在雲天”的大理石雕刻。.....不久後，雕刻就十分順利地完成了，我於是調集了我在《世外桃源花園別墅小區》工作的工程隊，在我的總顧問王同寵先生的指導下，開始了位育的施工工程（按：王同寵先生是東方明珠電視塔負責垂直工程之設計、施工、驗收的總工程師，他的小組在成功完成了468米高的、我國當年最高的建築後，獲得了國家科技創新獎，並獲得了上千元人民幣的獎金。上千元！這在當年，已是一筆不小的款項了！不過，王工的設計工作大都是在家裡進行的，在扣除了紙張、復印、筆墨、臨時工具等等成本之後，就已經一無所有了。王總與他的設計小組的成員們，歡天喜地的進行了一次聚餐，仍然感到十分的欣慰。.....）

朱家澤校長為我安排了大操場旁、原衛生室及體育辦公室中間的一間小房間，作為我們的施工辦公室，許多退休的老師們回校領工資時，都會關切地前來我的辦公室看望。這使我有機會重新拜見了久違的老師們，與他們重新建立起聯繫。.....大約二個多月後，工程就順利竣工了。學校請來了位育的老校友、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沙麟學長為雕像剪彩。那天，滿校彩旗飄飄，張燈結彩。.....我感到十分欣慰：我終於實現了老校友們報效母校的一絲感恩的心願！.....

如今，我們在美國舊金山灣區的位育同窗們，常常在一起聚會敘舊。兩年前，我們一起回憶起了昔日的往事。.....位育建校快75年了，我談到我想把李校長送給我的墨寶，奉還母校，並以58屆初中、61屆高中畢業生的名義，共同捐建一座紀念碑——“騰飛”，以懷念李校長當年創校的業跡。.....但是，遙迢萬里，回母校建立一座紀念碑，這是一件何等艱難而又浩大的工作啊！我們于是在一起，緬懷起了老校長當年題寫位育校名及校訓時的有關故事。.....不過，兩年前開始策劃的關於“騰飛”紀念碑的事，是我們共同奉獻給母校的第二座紀念碑的故事了。而我發起籌款建這第二座紀念碑，是由于兩年前，我深感自己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已無權再獨享李老校長25年前送給我的題詞了。於是，我們一批住在美國舊金山灣區的位育同人們進行了研究，他們是：周國權，周玉書，彭容，錢冠方，張秉頤，方靜。.....我們決定，把李老的題詞等，一併奉還母校。我們還決定以58年初中61年高中同學的名義共同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不久後，我回到上海，很快便成立了一個由藍維鰲同學為組長的工作組，正式提出了建立“騰飛”紀念碑的建議。為完成這個設想，我們在回母校後，向位育中學的現任校長作了匯報，並決定成立一個執行小組，組員有：位育母校負責校友會工作的吳祥華老師、吳明華老師，還有分工財務的李珍珠同學，以及李廷鏞、何曉星、洪宇、應曰正、錢熊、洪佳敏、姚彤煒同學。.....而且，借着“微信”之便，我們成立了一個“微信群”，由現任校長焦爽老師為群主，校長助理王玥華老師及藍維鰲為輔助，開始了工作。.....我提交了“騰飛”紀念碑的初步設計方案。這個方案，是我找到了全國知名的雕塑藝術研究所——位於河北省保定市的雕塑研究所所長劉樹輝先生，我們以“影視會議”的方式，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面對面的會議討論，初步提出了方案，後來提交給了位育中學的校務會議。經過校務會議的多次研究，修改和提高後才最後確定下來的。.....其主體結構是：“WY”，即為位育的漢語拼音，上面盤繞着一群展翅高飛的海燕，兩側則是刻有李校長二幅墨寶的石碑！寓意孩子們向未來、向世界、向理想騰飛！整個雕像呈現古銅色，顯得莊重而又活躍！雕像的主體結構在保定市的車間里完成，運抵位育後進行了土建、總裝及質檢，並於一年後再進行了第二次的質量復檢。這座紀念碑，是我們奉獻給母校的第一座紀念碑——“志在雲天”的發展和延伸。

11/28/2018

新一代的 北美位育人

李禹
2005届
高中

加入北美位育人也有几年了，一直在关注《钟声》杂志，看到各位叔叔阿姨们的精彩文笔，了解了很多位育的历史，不由得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我和位育也是有着很深的缘分，庄中文副校长自己单干以后创立了西南位育中学，我在那里念的初中，别人也许会误会西南位育是位育的分校，可确实就是两个不同的学校。可最幸运的是，庄校长把位育的老传统：排球，也带进了西南位育，于是我从刚进初中（12岁）就开始了排球之旅。那时候区比赛是在复兴路的位育，我们每一年都打不过他们，一直拿的亚军，当时我内心的想法就是：我要去位育高中校队打排球！由于初中时候成绩还算拔尖，也轻松实现了考进位育的理想，开始了我为期三年的美好的位育之旅……

我是2002年进的位育，没有红砖楼的记忆，有的只是对“位育路1号”这个霸气地址的回忆。每周日坐着晃荡的718从上体馆的公交总站一路到底便是学校，每周五又坐着它晃荡回市区。住读，是新位育的特色，也是很吸引我的地方。在那里的三年，我从连叠方块被子都不会的小孩，成长为高中毕业就自己背上行囊到外地去念大学的翩翩少年，继而又成为大学毕业也没任何独立顾虑而踏上美国国土自己生活到现在的成年。那是宝贵的在位育的三年带给我的。

关于位育的记忆，当然，进位育的第一件事，便是找体育组老师进排球队，当时的我知道位育的校队都是体校的特招生，作为虽然一直在西南位育校队打主力但还是以学习为主的我来说，技术上差的不是一点两点。怀着忐忑的心敲了叶菁老师办公室的门，没想到她挺爽快的就答应我可以试着跟着训练，简直喜出望外！（虽然后来毕业的时候她说，本以为我会觉得训练太苦而自己放弃，没想到我还是坚持到了最后。）

2002年八月初，我参加了分班考试，由于我初中是搞数学和化学学科竞赛专业，也比较轻松地就考进了理科一班。（当时上海的市重点高中已经扩招，我们这一届一个

年级14个班，通过考试会有两个理科实验班，重点培养数理化的竞赛，两个双语班，绝大多数学科都是英语教学。）但我大概是理科班学习最不上心的一个了，那时候全部精力都在跟着球队训练上，每天下午下了课别的班都是自习，我们两个班还有各种科学类的讲座或者竞赛培训，我都放弃了（化学竞赛没放弃。），都用来参加排球训练了。每天的训练很苦，常常叶老师说每人扣二十个好球，然后这个“好”真的难达标啊，都是手臂都抬不起来了，人都跳不动了还没达标。四十摄氏度的上海，训练完出了体育馆还觉得倍儿凉爽。

那时候的位育高中的很多寝室已经装上了空调，而我们的高一时代，有四个班便“幸运”地分到了没有空调的5号楼，还是顶楼，夏天一白天的太阳晒完，晚上睡在挂着蚊帐里的床上，简直觉得自己要熟了。永远难忘的是我们军训的第一天，孤单的一个吊扇在书桌上方摇曳，完全吹不到床上，熄灯以后过了很久，大约已是深夜。突然有人问了句：“有人没睡吗？”所有的人都给了肯定的回答。于是一个寝室，六个本来完全不认识的新同学，搬到了书桌边，聊了一整晚的天，变得一夜熟悉起来。学校考虑到我们的困难，让我们军训期间都拿着自己的席子毯子，晚上在语音教室（有空调）睡地铺的通铺，感觉瞬间回到了上幼儿园时代睡午觉的日子，热闹而美好。等到上高二的时候学校就马不停蹄地把5、6号楼也都装上了空调。

当时我念位育的时候，我们的食堂那叫一个好，号称全上海滩高中里“吃在位育”，早饭有小笼包豆浆油条生煎烧卖等等等等，午餐晚餐有各种菜，也有面食，晚餐还能去教工食堂吃小锅炒或者麻辣烫，最要命最棒的就是每天晚自习以后的夜宵时间，往往下课铃一打就看到同学们乌压压一片飞奔进食堂（晚一秒钟可能就排在十个人后面了）。我那时候老开玩笑说，体育老师应该在这时候测冲刺跑的成绩，保准比上课时候还好。夜宵虽然是不变的小馄饨和鸡腿，但也是不变的美味，吃得饱饱的回寝室洗个澡要么接着学习，要么美美地睡上一觉，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最近一次回位育，听说食堂已经没落了，感觉特别可惜。不过好在经历过最美好的时代。

我是2010年大学毕业来的美国，如今已经八年时光了，虽然看着叔叔阿姨（应该叫学长学姐，哈哈）们的文字，感觉那么久远，又感觉有些许陌生，但每每看到“位育”两个字都觉得内心暖暖的火焰在奔腾在燃烧，也许就是这两个字，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学姐学长们写下了这些关于位育历史的文字让我了解了许多，所以我想我也该写下一些关于后来新校区新生活的文字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依然是这样，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昨天我以母校为荣，希望明天母校以我为荣：)



追忆我的父亲

奋 搏

父亲尊名鲍文希，生于彻底推翻帝制的辛亥（1911）年，卒于1989年10月7日。七十八载人生不算长久，却留下了颇有影响力的《中国史话》和《近世史》、《近古史》、《中古史》、《远古史》（被选作民国时期的中学历史补充读本），以及记录前半生履历的自传体小说《征程》。年青时的我不谙世事，加之繁体字难认，未能认真捧读。退休后，产生了用简体字来打印全书的冲动。敲打着键盘，仿佛又回到了父亲身边。我的心始终被冲击和震撼着……。

父亲有一颗不断挣扎努力上进的心，坚持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永不退缩的拼搏精神求真理，在“历史”一科终成大器。父亲啊！您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您是我们儿孙后代人生的楷模。

我沿着《征程》的脉络，追寻父亲的脚印，试图再现他那不平常的人生轨迹。


1、少年时代

父亲降生在上海青浦商榻镇的一户农家。因祖父不幸染上烟瘾，致使本不殷实的家庭日渐衰败。他十一岁时，祖父即撒手尘寰，扔下了祖母和父亲兄妹俩。日渐贫困的家境，使父亲一直未能进正规学堂。尽管家庭发生如此重大的变故，但祖母为了培养这独苗的儿子，只能送他进一所私塾式的学堂。因年幼，不堪忍受先生戒尺的威吓，便擅自逃离学堂。祖母不愿他就此沉沦，遂又请一私塾先生到家里辅教，朝夜攻读四书五经，总算熬过两年寒窗。这两年的私塾生活对铸就父亲的性格志趣有着极重要的影响，从此一改他自小就较为放纵的野性，他开始思索怎么才能践行男儿浩然之气。十六岁那年，他偷偷逃离家乡，独自到昆山乾泰布店当学徒，指望日后学出本事，能独立生存。哪知学徒的生活除了整天忙着服侍，还要遭人白眼，根本就学不到手艺。父亲经受不了这样的“奴隶”生活，仅仅半年，就得病了，祖母知道后心里难受，便怨气冲冲地将他领回家去。哪知那年家中祸不单行，祖父去世后，因家族中的横蛮势力欺负同族弱者，将祖母逼入牢狱，这使得我那年幼的父亲兄妹俩成了一对失群的孤雁，迷途的羔羊。当时幸亏还有父亲那仁厚的婶母抚育着这两个可怜的两个孩儿……。当祖母身陷囹圄，受够了残酷的折磨，终于从牢狱中出来时，我父亲眼泪汪汪地望着自己敬爱的母亲，心头如刀割一般：“我的母亲，到底犯了什么罪，要忍受这地狱般的生活，难道这世界就没公理了吗？”这给我父亲稚嫩的心灵从此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父亲的少年时代就是这般凄苦悲凉……。

2、孜孜求学

雪梅

（鲍依群，68届初中）



父亲的成长，始终与苦难结伴。他从此开始潜心自学，在小学校长逸农先生的鼓励下，十九岁的父亲考上了崑嘉青三县乡村师范学校。乡师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对于一个酷爱学习、奋力搏击的青年人来说，那是一种难得的尝试，“虽在乡僻的一角，亦感到生活的意义，这学校是做教学的试验场所，清朝担水夜上灯，扫地抹拭自动手，一天留心三餐，割稻挑粪不停，上课探讨理论，下堂实地试验，那种和爱合作的精神，真有隔世的观感。”父亲在《征程》中如是描述这段对他人生起着重要作用的乡师生活。而后的一年，父亲因常爱看报，得知信息后终于受聘于上海某公馆担任家庭教师，教课之外的空余时间，更是专心学术的研究，尤其对历史一科，父亲格外的感到兴趣。

二十三岁，父亲又考入了中华职业教育社鸿英师资训练所。一年后分配到鸿英乡村小学任国学教师。当时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硕学之士，提出在不改变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通过发展乡村教育来改造乡村，进而改造中国，最终实现民族振兴。父亲积极响应，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教育实践的尝试之中。白日里教书忙得不可开交，入夜还要与农民兄弟滔滔不绝聊天谈心。农民的心是坦白的，情感是丰富的，只要先生能和他们亲热，他们恨不得把自己内心的隐衷，直言不讳地向先生倾谈。父亲经过了两年的观察，感觉到当时中国的所谓乡村教育，能达到的目的仅能粉饰门面，点缀视听，任你舌敝唇焦的传道说教，总不及政治力量的强制执行。他在潜意识的思考里，觉得必须要有充实的高等学历，方可唤醒上层的知识阶层，否则是不足以切实推行乡教的。于是又毅然决定了继续升造的打算，在这年的暑天，二十六岁的父亲又考取了大夏大学。

三年的大学生涯是父亲求学生涯中最幸福的时光，尤其是对于一个求知欲特别强烈的人，处处会感到无限的兴趣，他总是聚精会神地注意听讲，尤其是历史一科，更使他乐而忘倦。这三年，对父亲的人生道路起到了转折的作用。自己虽然是一个无依无靠的穷措大，可是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有恒不辍坚忍不憾，那学问的成就，是不难达到的，这时的父亲，似乎已到了平坦的学术大道。三年的大学生涯，是父亲此生求学的最高阶梯，他通过自己的拼搏，达到了理想的彼岸。尤其是历史学科，那更是有了深刻的领会。取得了那宝贵的大学文凭，父亲的求学之路，

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

3、热血救国

二十九岁父亲大学毕业，本可以实现自己理想的父亲却遇上了灭顶之灾，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彻底打破了父亲理想中的美梦。当时（1940年）的上海已遭日寇蹂躏而沦陷，作为热血青年，父亲毅然投身到上海收容所，从事难民的教育工作。住芦棚草席，吃玉蜀珠米，睡长凳破板。物质条件极差，精神上却很满足。



大学毕业

三十而立之年，父亲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他觉得井底之蛙，既不明白天的幅圆，地的广阔，更难发现新的世界。人生的事业，必须要以经验的积累中，得到更多的价值，于是他毅然决定离开了物质文明的上海，奔赴祖国的大后方，去参加兴盛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在全国以振兴乡村、复兴民族为目的的“乡村教育”，去完成理想之梦。在民国二十九年的一个寒冷深夜，父亲偷偷地爬上海轮，沿着西南联大学员走过的路一路西行。他很想揭示沦陷区民众的痛苦，以及唤醒国人应有的觉悟。他曾在南海的风浪里，回望着上海——故乡，暗暗在心中默祷着：“苦痛与罪恶之焦点的上海，你得暂时忍耐，上帝的公义必行在你的身上，希望在前，事实在后，真理要使你自由。”在《征程》中父亲如此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同时“我体味着慈母晚年的凄凉情状，不竟又泪如泉涌。可是在这个民族的生死关头，一切的一切，都应以大我为出发，一旦国破，家还能完整不亡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抗日救亡，无问西东，毅然挺身投入祖国的怀抱。父亲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含辛茹苦的母亲，出奔远方，直向西南。

由于日寇的残酷侵略，致使交通瘫痪，数千里路途还不能直达，于是先只得往南经香港再到昆明。“大海易过，高山难越，崎岖曲折的山道，犹然是人生的历程，盘不尽的斜坡，走不完的深谷，在车上仰望云天，脚下真象是一条修长的隧道，两旁层峦高耸，四周丛林密布，远听虎啸猿啼，近看飞泉流水，瀑布倾泻，穿过了一百多个乌黑的山洞，尝够了四五天仆仆的风尘，在这万山环抱的自然界里，哪里会想到前线血肉横飞的勇士，他们为着大好的山河，而竟不顾自己的生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多值得人的惦念和崇敬呀！”这也是父亲在他的《征程》一书中的描述。

父亲在云南石屏县师范教书仅半年，但就大后方的风土人情、当局治理等情况也略知一二，也因教学的认真负责及观点有异而再次离去。随后的近两年父亲分别在昆明昆华女中、重庆职教社、青木关职业训练班任教职，走尽千山，尝遍万苦，体验着中国当时乡村教育的种种困难，力图为此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但终因对世俗偏见的估计不足，事业上未有进展，难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又因好友在

浙江几次邀请他帮助创办新校，便结束了两年的后方执教，父亲登上了回归故乡之路。

父亲终于回到了上海，为了生活，他兼职三个私立学校，执教历史学科。没有书本，完全以口授笔记为主，由于有了前两年的生活经历，他的讲课素材丰富，学生非常喜爱听他的课，因而感到一生奋斗终有结果，于是信心满满，很想一展抱负。正好一九四三年，李楚材校长创办私立位育中学，便邀请父亲来校一起协助，父亲欣然接受。从此，我父亲终于结束了他的“流浪”生涯。

“在这三四个年头里，最值得纪念的，就是在‘复华中学’里担任训导的工作，这一幕是他在生命史上的不朽之点。”父亲在《征程》中写道。“复华中学”就是当年的位育中学，李楚材校长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第一批学生，他找到我的父亲、母亲（他的学生），与另一位教员郁定一老师四人，在当时的位育小学内，开始创办一所有自己办学理念中学。在这个学校里，父亲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找到了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在这个学校里，父亲一工作就是三十年，直到退休（其中一九四六年出任中国纺织公司工人子弟小学教务主任，三年后回位育中学）。也就是在这所位育中学，1945年，我的父亲、母亲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次年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我的大姐，这样，事业、家业双双有了着落。

自十六岁后的二十年里，父亲经历了难以承受的艰辛、苦痛、挫败和挣扎，颠沛流离，饱经风霜，这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征程》中有真实鲜活的记载：如“骇浪”、“觉悟”、“族变”、“决断”、“挣扎”、“深造”、“战祸”、“出奔”、“归途历险”、“虎窟求生”等篇章。尽管生存之路遍布荆棘，崎岖坎坷，父亲却始终不辱使命，在自学、求学、教学、研学的道路上，竭力前行，直至理想的彼岸。

耕耘

1、云开日出

1949年解放了。在李楚材校长的带领下，老师们日以继夜地投身于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创建发展中，位育中学也搬迁至复兴中路新校址。时任教导副主任的父亲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劳累，加之严重的高血压，使父亲鼻腔大出血，急送医院抢救，好在抢救及时转危为安。可父亲人在病床，心系学校，休息不久又回到那个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我前不久在拜访当年的党支部书记胡蔚英校长（今年已89岁高龄）时，他告诉我他们当年学校领导最担心我父亲鼻子大出血，那是很危险的。老校长还告诉我，“鲍先生上课游刃有余，极富艺术性。很少写文字教案，只带教具（挂图、作品等）上讲台。一口浓重的上海本地乡音，引领学生进入那遥远而有趣时代。课本内容

经鲍老师娓娓道来的讲述，变得生动形象，鲜活新颖的一节课会在下课铃响起时圆满结束，老鲍讲课的精彩是一致公认的。”他还说：“历史学科是不易被同学们重视的课程，可同学们非常喜欢鲍先生的课。”就这样父亲在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的三尺讲台上，竭尽全力将自己肚中的知识象春蚕吐丝般地慢慢喂给他的学生，当他的学生在1955年就能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时，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兴奋激动，那是多少年来的梦想啊！

一个贫瘠乡村的穷“教书匠”，如今能实现自己当年“知识救国”的理想，那是多么巨大的向前迈进的一步啊！父亲在给他的六年制第一届学生毕业纪念册赠言中是这样写的：“同学们：勇敢、猛进，我愿和你们在一起，发奋学习，努力工作，建设伟大的祖国，歌颂祖国的伟大！”

对中国历史钻研颇深的父亲，深知是共产党拯救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教学环境，并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1958年教育改革，市里交给学校创办半工半读模式的试验任务，尽管当时身体状况很不好，父亲还是热情高涨地作为班主任，带学生去新建造船厂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在母亲准备的行李中，除了铺盖卷、洗漱品，就是每日必服的药。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父亲事业的高峰期。政权回到了人民手里，兵荒马乱的时代结束了，可以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捧读《征程》，能真切感受到父亲一腔沸腾的报国热血，他把自己的有限精力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的教学事业。1959年，父亲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作为民主促进会的上海代表到首都参加群英会，受到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北京回来后，这巨大的幸福感化着父亲，他加倍努力工作。在当年的《解放日报》上以“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为题，将一腔肺腑之言向党倾诉。1960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宽广胸怀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中国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教育领域成了重灾区，文科教学更是处在基本停滞状态。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父亲和同事们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面对不公和委屈，逆境中的父亲被迫离开最钟爱的三尺讲台，拿起竹扫帚，推着垃圾车，踏遍校园各角落，去打扫楼道和厕所，时不时会遭到低年级学生的辱骂、唾沫，甚至棍棒……多年以后，他的学生曾和父亲有过这样一次谈话：“鲍老师，文革初期您受苦了”，“不算什么的，我是学历史的，冤假错案、严酷变故见识过许多。我就把对我的每次批斗，当作一回上舞台的表演，我只是饰演了个反派角色而已”；“我们都觉得您是好人，没有人支持他们乱搞”，“我知道，那些低年级的学



中纺子弟学校

生年纪小，还不懂事，我不怪他们”。父亲博大的胸怀赢得了学生的敬佩，他们说：“几十年以后，你能想起鲍老师当年对我们说过的哪句话，在今天看来是错的吗？没有！”。

在最困难的时刻，父亲告诉我们：“孩子们，你们要相信，爸爸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没有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情”。所以那时的父亲每日清晨总是干干净净走出家门，晚上回到家里尽管没有欢笑，但也沒有唉声叹气。后来父亲母亲又

被隔离起来关到学校，晚上常有不归家的时候，我们的两个姐姐都住宿在校，仅13岁孪生姐妹的我和妹妹经常在傍晚，趴在学校靠马路的东楼窗户上巴望着爸爸妈妈进晚餐的情况（因为那里可以看到食堂里的一切），倘若正常，回家才安心，啊！总算安全过去了一天……。几年后，父亲告诉我们，因为他是研究历史的，所以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历史上真的只是小小的插曲，历史上冤假错案比这严重的还多的是。父亲啊！您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我们在今后人生的道路上，如何面对风浪与不测，让您的女儿们深深地敬重您。

那段非常时期还未结束，我们四姊妹却全要离家远行了，大姐70届大学毕业分配到马鞍山，二姐66届初中到黄山茶林场务农，我和妹妹68届初中上山下乡到贵州插队务农。大姐是1971年最后离家的，那时父亲刚冤得雪，她还记得父亲扛着行李包送她上了火车。除大姐而外的我们姐妹三人出行，印象中却没了父亲为我们送行的情景，那时的父亲因还被囚禁于学校，故无可能回家看我们一眼。父亲啊！您一定在心里为我们鼓励，虽不能见面，但心心相通：“孩儿们，爸爸不能送你们了，但你们是爸爸的心肝宝贝啊！你们要当心，保护好自己……”父爱如山，之后来信中的字字句句，浸透了老父亲内心的牵挂与厚望：“万物欢腾报新春，年轻壮举攀登程。老眼远眺千里外，雏雀腾飞念亲人。回旋长空顾盼情，天涯咫尺心连心。愿借天公传佳音，宏图大展祖国兴。他年学成归故里，满园春色慰双亲。”

学校终于复课了，却没有安排历史的课程。父亲被派去校办工厂，对集成电路进行分类。但只要一空下来，他还是一往情深孜孜不倦地埋头钻研他的历史。时值《辞源》第二次修订，父亲被邀参与这项巨大的工程。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除了上班、就餐、晨练外，身不离桌，奋笔疾书。终于双腿不听使唤了，严重的关节炎竟让他无法行走，只得躺到病榻上。这是1973年，教师生涯结束了，父亲退休了。

父亲卧床在家。在母亲精心的照料下，他以顽强坚韧的毅力与病魔奋起抗争。1976年奇迹出现，父亲又能下地行走了。全家人好高兴啊！

3、发挥余热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教育系统开始拨乱反正。高考的恢复，更使学校教育迎来了春天。形势喜人，令父亲坐不住了。恰好徐汇区教育学院院长登门，请父亲出山任学院历史教研组顾问。父亲好激动啊，全然不顾刚刚病愈的身体，忘了已经68岁的年纪，一口答应。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父亲奔波于教育学院与区里各个中学，指导学校的历史教学，带教年轻的教研员。据爸爸带教的最熟悉的教研员汪凡老师回忆：“鲍老每周二上午到教院与我商讨制定一周的听课计划和近期的教研活动，每周四下午参加并指导全区的历史教研活动。他还与我一同去各校听课评课，了解历史课堂教学现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即使后来教育学院来了新的教研员，父亲不再担任顾问期间，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关心本区中学的历史教学，经常约我去他家商谈工作，参加区里的历史教研活动，为历史课堂教学改革献计献策。”那些年，我偶尔探亲回家，也常能遇到汪凡老师到我家与爸爸长谈，他们就像一起研究学术的老朋友，老同事一般，有时研究都忘了吃饭。学院要给父亲一定的工作津贴，被父亲婉言拒绝，他真的是从心里想为中断了十多年的祖国的历史教育事业快点复苏做点事情，后来在领导的再三劝告下，父亲说：“那就给我一点‘车马费’吧，谢谢组织关心”。



古稀之年

父亲的晚年生活是充实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父亲一直追寻的生活准则。

“……鲍文希同志早在二十年代末即开始从事乡村教育工作……他毕生从事人民教育事业，勤奋工作，教书育人，达半个世纪之久。他特别致力于中学历史教学，勤勤恳恳，一丝不苟，造诣深厚，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历史教学》、《历史教学问题》和《上海教育》等教育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并有专著《中国史话》一书，是五十年代在上海市历史学会中担任理事的唯一中学历史教师。由于鲍文希同志教书育人成绩显著，一九五九年光荣地被评上了上海市先进教师……”这是父亲病逝后追悼会上位育中学校方的悼词中的一段，浓缩了也高度评价了父亲几十年的教学生涯。父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

呼唤

父亲走了。但这样的情景还一次次地屡屡浮现在女儿梦里：依稀中见您微笑着走来，越来越近，我又惊又喜，立刻张开双臂扑向您的怀中：“爸爸！爸一爸！！……”，可是一霎那，不见了您的身影。我顿时惊醒，思念的泪珠盈满眼眶，揉揉眼睛，披衣开窗，凝望夜空，怅惘失落。二十九年了，一直没能盼到您的归来。唯有记忆中桩桩件件的往事反复在脑中浮现：您总爱带着女儿们漫步在襄阳公园绿草坪，戏耍在长风公园铁臂山；每年除夕夜，

您会送给我们每人一摞练习簿、一打铅笔；夏日的夜晚，您饲养的金铃子、纺织娘会唱着欢快的催眠曲陪伴我们入睡；您培育的五针松、小叶黄杨、枸杞子、杜鹃花、月季花总能将阳台装点得蝶飞蜂舞，绚烂幽香，生气盎然……您热爱生活，收音机里每晚播放着娓娓动人的评弹说唱，您总是忠实听众。躺在那张用长凳搁起旧棕绷的简易床上，您惬意地欣赏吴侬软语说表弹唱的场景是多么熟悉，常常是一档节目结束，您也鼾声渐起进入甜美的梦乡。这让女儿心里甜丝丝的，点燃蚊香，从您身边轻轻走过……。

父亲啊！倘若能用奔跑追回那失去的岁月，我定将拼尽全力；倘若能用我的哀声唤醒您的“沉睡”，我会悲哭直至您睁开双眼。天国遥遥，路途漫漫，女儿无力无奈。我时刻期盼着您还能回家与我们团圆，能再次听听您对女儿的嘱托，哪怕就那么一会儿，哪怕就那么一句两句，可是等呀等，望呀望，二十九年了，您却再也没有回来！

如今女儿们都退休了，您还能回家来看吗？在您最熟悉的进进出出的家门口，女儿每天在那儿等您。

尾声

师德高洁育桃李，博学睿识诲儿女。学术精湛辅众生，善心拳拳助邻里。

出身乡村庶民家庭的父亲，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虽是普通教师，却有广博的胸怀；作为历史学家，一辈子谨慎自励，勤学不辍；一辈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一辈子无私奉献，甘当人梯。尤其在冤屈缠身和受辱之时，没有动摇，没有放弃，没有退缩，勇往直前，最终成为上海徐汇区教育界的一代名师。请允许女儿向天堂里的您说一声：“爸爸，您是我的榜样，是后辈的楷模。我们永远崇敬您，怀念您！”

“大雪”已过，“冬至”将临，北方窗外的夜，没有星星，月亮也躲进浓浓的黑云中，此刻正寒风凛冽，我不由自主搓搓双手更加握紧了手中的拙笔。哪能忘啊！那五斗柜上父母亲结婚时的见证物——“三五”牌的老式座钟还在“滴滴哒哒”地摆个不停，它陪伴着我母亲走过艰苦而幸福的四十三个寒暑，又让母亲守着它度过二十五个春秋，如今整整七十二岁了，每日里轻轻擦拭它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与慈爱的父母亲在一起的日日夜夜。时光啊，你是那样不留情地往前迅跑着，而我的心绪漫漫难休止，我的思念绵绵无绝期……。

父亲啊，女儿永远爱您！

附注：本文部分素材由赵家骝校长、胡蔚英书记、汪凡等老师提供，也有摘录潘益善老师翻阅校史馆，提供的位育第一届六年制毕业生纪念册，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我的初、高中阶段都是在位育中学度过的，按理说应该算1964届的，谁知道毕业前体检出肺结核，休学8个月后复读，就算65届的了。

由于肺结核没有钙化，65年没能参加高考，1966年文革开始就与大学绝缘了。在共产党的号召下，我支边去了新疆兵团，而后一直在石河子总场的一个偏远连队里当农工，历尽艰辛。

1977年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欣喜若狂，这时我在一个连队的乡村学校里代课。

那一年对考生的年龄限制到30岁，也就是1947.9.1以前出生的就不让报名了，可我是1947.1.1生的，所以反复报名三次都被退了回来——那时候谁又敢弄虚作假呢？

直到最后，上面开恩照顾大龄知青，允许只要是1947年出生的都可以报名，可这时离开正式开考只有两个多星期了，而且白天我还得正常上班，谁给你时间脱产复习呀！

十年浩劫，不要说复习资料，就连一本高中的课本都找不到，好在我们上海知青还有老家的亲戚朋友寄一点复习考题过来，我根据这些习题系统回忆整理了高中数理化各科的主要内容，尽管时隔11年，我俯拾即是，对各个概念、公式记忆如初，理解清晰；特别是思考问题的方法及解题的能力不输当年。这不能不感谢位育中学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

我原来在位育就是学习尖子，虽说年过三十，成了家有了孩子，但我毫不怯场，依然保持了极强的自信心，坚信在这场高考中，舍我其谁？

这半个月，只要眼睛睁开的时候，我都在拼命复习。12月份的新疆已经天寒地冻，连队还经常停电，我买了个小马灯，半夜二三点起床，穿上皮大衣，钻到屋外的小柴棚里读书。那时的政治科目既无课本，也没有复习提纲，我就找了一大堆旧报纸，揣摩可能要考到的内容，自己编题，自己作解答，然后把这一本“复习提纲”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就这一科，高考时我还拿了91的高分。当然，这种自学的办法



和能力也是位育培养我的。

可能有人觉得当年的考题比较简单，但毕竟大家都荒废高中学识十几年，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简陋的条件下复旧履新，没有扎实的基础、顽强的毅力、巧妙的方法是很难脱颖而出的；况且当时对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大龄考生又处处设限。据查，1977年考生570万，录取了27万，录取率仅4.8%，我以新疆考区第三名的成绩被新疆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数理化语文政治各科的平均成绩为92.5分（满分100分），其中数学满分。在我们石总场十几个“老家伙（大龄知青高中生）”中，我是唯一第一批被录取的。

这一次高考成功也拯救了我们全家，从荒僻农场进入城市户口，爱人调到工厂，两个孩子得到较好的培养，我的才华也得到了更好的施展，上海的老父母得到了真正的慰藉。

以后，我也搞了三十多年教育，经常面临的少不了是教育质量问题，我的高考经历就活生生地检验了位育的教育质量。而且我们在校时，位育中学的学习负担并不重，记得我们放学后还经常观看校园里的排球比赛；我还参加了区学生合唱团、市少年科技站，学校的篮球队、文工团；我们的寒暑假没有什么补习班，有大把的时间去图书馆看书，或参加各种兴趣活动。这不正是现在到处嚷嚷的“素质教育”吗？

当年，知青中也有不少高中生没有参加高考，或者没被录取，但文革后拨乱反正人才奇缺的时候，他们也被重用，走上教育岗位，拯救民族文化于危亡之际。据我亲身体会，在那些穷乡僻壤，一个合格的高中生可以带起一个班，而散布在全国的位育弟子为国家抢救的青少年何止几十万？要不然这个国家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起死回生呢？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呀！

记得当年李楚材校长倾家荡产忍辱负重办位育，现在我才体会他的良苦用心和博大胸怀，他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的高考经历说明：位育的精神并不在于一时的声名显赫，而体现在隽永流长的民族复兴之中。

- 七律 -

纪念恢复高考四十週年

赠交大学友位育罗鸿仔学姐

林嘉陵 66届初中

忽传高考当恢复，欣闻佳音泪满眶。
十载樵枝花悴落，一朝碧野草留香。
自修室里幽灯晚，运动场中笑声扬。
位育情思交大缘，青春追梦赋新章。

沉痛悼念 敬愛的劉光坤老師

何祖明 67屆高中

心耽教育 老師斯文雅風 有範後學小輩
身秉義德 先生正直清氣 無愧摯愛人生

尊敬的劉光坤老師安息

悵然紫落蒼垠 喆嗣茹悲瞻淑範
僊去雲水他鄉 桃李銘恩報春暉

劉光坤老師千古

光曜芳蹤 莘莘桃李蒙澤惠
坤靈普道 鬱鬱桑梓薦馨香

悲緒縈繞，又撰三輓聯，遙祭劉老師在天之靈。

眷懷微言大義 以師為範
篤信道心不古 有君啟風

先生心地上息風波 執著是守護杏壇神聖
老師性天中有化育 恩澤能續桃李豐盈

原期神暢意勃 徒負卻杏壇雅苑未盡情興
那堪遽息殄瘁 但贏得舊雨仁棣已然愛尊

又想起劉光坤老師，可欽，可敬，可師，可效，我們真有幸有過這樣的老師。又作嵌名輓聯再致悼念之意。

沉痛悼念敬愛的劉光坤老師

光風霽月 欽仰懿範
坤道師尊 銘懷碩德

有君杏壇炳燭余光
如師桑梓高蹈履坤



我亲爱的妈妈刘光坤於12月28号凌晨15分平静地离开了。妈妈在医院住了18个月。我完成了对妈妈的承诺，让她舒适平稳安静的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享年90岁。妈妈一生都热爱她的教书工作，一直记得学生们对她的爱，希望将自己美好的一面留在大家记忆中，要我代她感谢她的学生惦记着她。我心有不舍，有失落，但想到她到了天堂不会孤单，解脱了多年的病痛困扰，也是她的期盼吧。遵照她的意愿，后事一切从简，家人以鲜花和音乐送别。

女儿 李纯 66届初中

悼恩师劉光坤女士

两首

徐宏亮 65届初中

27日起入院检查，冥冥中打开旧作《永远的绚烂》，不期刘师正弥留之际，31日出院即获李纯老师泣告。悲乎刘师，终究离我们远行，倘有来生，我们再投入您门下……

—

碧玉年华请父命，长街斗胆斥仇凶。
青衣一袭拥慈暖，玄轮单骑显侠风。
讲坛频催耳聆音，学座细察口成诵。
最怜孺子懵懂时，扶肩励言呈奇功！

二

腥风恶雨竞相摧，鲸首倒屣痛未终。
独美真善平素志，笃信望爱天国梦。
桑榆避喧静心止，桃李难访热泪涌。
祈愿契阔会有涯，师门定现人比踵！

喋血太行的巾帼英雄

余振中 65届高中

夜深了，书桌上并排地放着同一个文件的两个版本，我正在一字一句地对照阅读。一件是一封珍藏了七十六年的家书，写于抗战时期的1942年。隽秀的墨笔小楷和流畅的文言笔法衬托出作者的语言功底和文采，泛黄陈旧的信纸和深浅不均的墨迹也凸显了它历史的沉积。另一件是这封书信保存人的手抄稿，她是我的姑妈余泽篆。我家籍贯湖南，曾祖父有个大家庭，生有五子二女。我祖父这一房下面是一男三女，即我父亲和三个妹妹。二妹篆姑，是他们四兄妹中唯一健在的长辈，目前居住多伦多。她虽已97岁的高龄，仍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清晰，生活自理。仅举一例来看她老人家的状态。前年我小阿姨来加游玩，见面时篆姑像如数家珍一般将我妈妈十二个兄弟姐妹的名字说得一个不错。我有幸能与篆姑经常见面，听她侃侃叙谈家史。我们建议她有精力将家史中一些精彩的人和事记录下来留给后代，说您可以口述，我们录音。她不愿意，说她要书写下来，便于推敲和修改。这几年她还真是写了不少篇，但只有她觉得满意了，才拿出来与我们分享。

不久前的一次见面，篆姑拿出了这封家书和她的亲笔手抄给我看，问我：“你知不知道我有个表姐，就是你的表姑叫黄维祐的？她是在抗战时期牺牲就义的。”我答：“以前听说过，但印象依稀，知道不多。”篆姑回忆说，黄维祐长她九岁，1912年生。她很喜欢这位表姐，在长沙时对她的印象是：漂亮，大方，无私，可亲可敬。她接着说，黄维祐和她丈夫王默磐抗战时均在八路军总部属下的新华日报工作。1942年日寇扫荡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撤退被围后坚贞不屈跳崖牺牲。这封家书就是王默磐写给岳父黄友郢的亲笔信，禀报维祐为国捐躯的经过。当时黄姑爹将信转给剑叔（我祖父的胞弟）。伤痛之余，剑叔将此信油印复制几十份分发给我们的兄弟姐妹留念。

篆姑感慨地说：“我珍藏了此信七八十年。逃难，搬家，出国，东奔西走，丢掉了许多东西，但我始终随带此信。这不是两张纸，这是我对她永远的爱戴、怀念和情

感。现在我想将此信整理出来留给后辈。遗憾的是那时条件简陋，油印本不清楚，又相隔如此之久，已模糊不清。最近我按原稿逐字逐句地手抄了一个草稿，希望你能帮我再进一步修改完善。”我闻之感动不已，钦佩篆姑如此高龄还孜孜不倦地为传承家史出力，当即一口承诺，定当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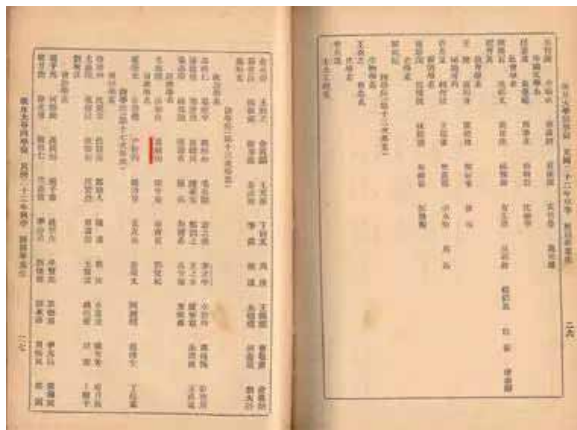
黄维祐是我祖父的胞妹余友传和妹夫黄友郢的女儿，她还有一个大两岁的哥哥黄维立。维立维祐兄妹聪明能干，在中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信仰共产主义，参加了共青团和共产党。黄维立1930年初去德国留学，成为远在异国的革命党人，但不幸在1935年去世于国外。黄维祐（抗战后改名黄君珏）15岁参加共青团，在长沙做妇女工作。1927年5月马日事变之后，长沙白色恐怖严重。黄只身逃离湖南，赴上海求学，先后就读启秀女中、上海中学，十七岁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九一八事变爆发，黄维祐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三次组织复旦师生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1930年在复旦时加入共产党，32年复旦毕业，又到交通大学读研究生。当时她父亲黄友郢在南京财政部做机要秘书，深得孔祥熙信任。33年初其哥黄维立留德的同学刘思慕（共产党人）回国，结识了黄维祐。同年12月刘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上海总部，并打入政府内政部工作，专门收集国民党军政、财政和经济情报。34年1月经刘思慕介绍黄维祐也加入远东情报局。黄回南京父亲处搞到了绝密的财政收支预算资料，包括“剿共”军费开支、特务费用开支和“国防”预算等情报。黄也因此深得远东情报局苏方领导人华尔顿的信任。



黄君珏(资料照片)

1935年，刘思慕调往武汉蒋介石的“剿匪行营”第五处任专员，直接与刘联系的就是黄维祐。第一个来往上海武汉间的交通员是王默磐。第二任交通员是远东情报局中方负责人陆海防的弟弟陆独步。35年9月底陆独步抵汉口时被捕即叛变。刘按维祐事先函告的时间地点会陆未遇，电报通知黄。华尔顿派黄冒着危险立即飞武汉，带钱给刘思慕让他立即离武汉出逃。

刘和妻子分道先后离武汉。刘妻搭货船先到上海，住东亚旅社，由黄照料。不几天陆海防来旅社看刘妻，跟踪埋伏在旅社的特务误认陆为刘思慕，当即捕捉。黄得知情况有异立即将刘妻及子女转到租界沧州饭店。黄在上海协助了刘思慕一家出走脱险。陆海防被捕后自首叛变，并带特务抓捕了远东情报局领导人华尔顿。之后黄回南京父亲家躲避，但因已经暴露很快亦被捕入狱。这就是上海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



1933年秋复旦大学同学录

在狱中，黄维祐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法庭上她舍己救人，将她下属蒋浚瑜被冠的“罪名”全都包揽在自己身上，使蒋浚瑜获释，自己却加重了刑罚，被判七年有期徒刑。1937年国共二次合作，抗战全面爆发。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保释，黄维祐和其他案中人均被释放获得自由。黄出狱后改名黄君珏，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妇女工作。次年，黄君珏和夫婿王默磐一同奔赴抗日前线。1939年她俩一起到达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山根据地。黄担任华北《新华日报》和《新华书店》的总会计师和经理部秘书主任。1942年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太行区领导提出“咬紧牙关，渡过难关。黎明曙光，就在眼前”的战斗号召。就在这年二月，黄君珏生下独生子。儿子出生三天就放在老家抚养，自己又投入紧张战斗。1942年5月，日寇集中几万兵力扫荡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并施行“铁壁合围”战术，妄图包围消灭八路军总部及其下属机构。5月26日凌晨，日寇突袭包围八路军总部，万余敌人在十多架飞机掩护下向我军围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就是在这次反扫荡时指挥部队掩护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不幸被炮弹击中头部牺牲。28日，新华日报部分人员突围成功，但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在突围中背后中弹为国捐躯。当时身为华北《新华日报》电务科长的王默磐同何云一起，也受重伤，但被敌军误认已死，虎口逃生，后被战友转移至附近山洞养伤（详见王的家信）。

此后日伪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报社未能突围的人员只能化整为零，分散隐蔽。6月2日黄君珏带领十余名战友登上耸立云霄的庄子岭道士帽山，隐蔽在一石洞内分析敌情准备对策。根据在场的程庆丰在回忆录中记载，黄君珏鼓励战友们说：“我们走到一起，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牺牲，也是值得的，光荣的。我们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我们总有幸存者，要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做的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当时他们与战斗部队分离，文职人员的枪支弹药极其有限。黄君珏有一支手枪，她说：“我们绝不当俘虏。我还有三颗子弹，必要时非干掉两个敌人不可。”因为该山洞太小，容不下这么多

人。他们决定只留三名女同志（黄君珏、王健康和韩瑞）在洞中，其余另找地方隐蔽。不久敌人包围此山。下午3时，敌军登山搜索，渐渐逼近山洞。晚6时，数十名敌军蜂拥而上，向山洞进攻。黄君珏突然从洞中一跃而出，向敌人射击，击毙两名敌兵，第三枪卡壳。敌寇惊慌失措如鸟兽散，不敢轻举妄动。7时，敌军从后山登山顶，引绳索牵柴火，烟熏山洞。黄君珏临危不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毅然冲出洞口，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纵身跳崖殉国。

其余两位女同志未及效法，遭一伙蜂拥而上的敌军枪杀。黄君珏生于1912年阴历4月19日，死于1942年阴历4月19日，她的生日又是忌日。她在人世间的仅仅度过了三十个春秋。但她在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毫不畏惧地以身报国，用她的满腔热血书写了永垂青史的光辉业绩。

毋庸置疑，黄君珏烈士英勇就义的事迹是十分震撼人心的。抗日战争是我们民族的悲壮史歌。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共两党合作，不论在国民政府领导的主战场上，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艰难卓绝的抗战八年孕育出无数为国捐躯可歌可泣的英烈。表姑黄君珏仅是其中一例。但因她出自我的家族，自然有着更加刻骨铭心的感受。她，一个富裕家庭出身的青年女子，本来可如她的兄弟姐妹一样，按部就班地读书就职，平度此生。但她却抛弃舒适安定的生活，为着自己选择的信仰，去走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这本已难能可贵，但更非寻常的是，她面对凶残日寇的进犯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殊死一搏，以一己巾幗之躯，谱写出一首惊天动地的史诗。姑父王默磐给岳父的亲笔信，读后令我惊叹不已。他受重伤在对面山洞亲眼目睹黄君珏跳崖就义的全过程，其心底的煎熬和痛苦是语言无法表述的。他文笔的感人之处，在于对战争残酷血腥以及对爱妻真情的描述，尤其是君珏牺牲当晚他爬行至出事地点在皓月之下与亡妻双手相握的情景，栩栩如生如好莱坞大片，动人心弦而至催人泪下。他文言书信的水平亦令我辈难以望其项背。

因为年久的关系，王默磐给岳父的亲笔信多处墨迹模糊，部分字句淡退到难以辨认的地步。我从篆姑处拿到她保存的油印件之后，用摄影得到高清图像。然后放大以后逐字逐句地推敲，幸能将大多疑惑之处确认成文，但仍有几处无法辨认，遂用符号标出。我将书信全文用中文繁体输入软件之后，又请篆姑审阅，再一同讨论修改。她老又找出几点不恰之处，予以纠正。她语言造诣之深不仅令我诚服，也想象不到97高龄的老人能有如此敏锐的眼力。书信成文之后，我又查阅收集了有关黄君珏的文史资料，综合整理成此文，和盘托出，作为我这个后辈对本家族之英烈呈上一份迟到的哀悼和敬意。



王默罄給岳父的親筆信

王默罄給岳父的親筆信

岳父大人膝下：久未奉讀手諭，遙念殊切，謹以寧維為頌。五月間敵再次對我掃蕩，婿中彈被俘，佯死倖生。君珏奮身苦戰，壯烈犧牲，除君珏之殉國，致最沉痛之哀悼外，謹將前後詳情，泣訴於岳父尊前：

五月初旬，君珏去麻田視查工作，與我作別，而竟永訣。敵以三萬之眾，對我施行所謂『鐵壁合圍』，圖將我一舉殲滅，悉力於麻田、偏城、黃澤閑間之山地，形成半徑廿五里之重重包圍，配合飛機多架，進行篋梳式之反復清剿。當時君珏隨新華書店行動，婿則率報館全體，與敵周旋，未克與君珏相偕，若他次掃蕩然。廿四日形勢轉危，各部化整為零，分頭突圍。君珏率女同志數人，突其重圍匿附近山間。婿則奉命單槍隻身馳援何雲社長，外攜電台一部，相機聯絡，堅持工作。

廿八日晨七時，婿等猝然與敵百五十餘相遇，匆忙應戰，已被包圍。突圍之頃，彈飛若雨。何雲當即殉難。婿左股中彈洞穿，倒地不起，亟欲自殺，槍彈已罄，乃猛力咬碎唇舌，滿臉被血，佯死聽命。敵奔至檢視，云彈自口入，當已斃矣。僅搜索全身，攫掠錢物而去。及夜被抬至距君珏五十米之對面山洞中隱藏，君珏聞訊，每夜派人贈送藥物，函囑靜養。

此後敵搜山更繁，君珏等即往復穿插於敵寇罅隙間。六月二日晨五時君珏率十餘男女同志，登一聳入雲霄之山頂石洞中，商討敵情。敵百餘包圍該山，攀登搜索。君珏等當即散開應戰。自晨迄晚，敵不能渡越當地一步。該山與婿處對峙，洞口窺望戰況了然。每欲奮起助戰，礙於腿傷不能步履。入晚六時，山頂槍聲漸絕。敵自四周上衝。敵十餘漸近山頂石洞。君珏突然躍出，以手槍連續開槍 x x x x 應聲倒地，其餘四散奔逃，匍臥不敢前進。七時，敵自後山登山頂，以繩牽柴下引，焚燒洞口，君珏度不能 x x 恐被生俘，乃決然出洞，湧身跳崖而下！其後，圍敵蜂擁向前，圍住洞口，其餘同志悉被槍殺。

夜九時，敵暫退，婿勉力裹傷潛入敵圍，爬行達該山。時皓月正明，尋獲遺體，無血無傷，服裝整齊。雙眉稍鎖，側臥若熟睡，然已心胸不溫矣！其時婿不知悲悽，不感創痛，跌坐呆癡，與君珏雙手相握，不知所從。但覺君珏亦正握我手，漸握漸緊，至不可脫！迨山後槍聲再起，始被驚覺，時正午夜，負遺體至適當地點，以手掘土暫行掩埋。即竟，敵且至，自覺腿創已無痛楚。收羅



黃君珏生前與丈夫王墨磐合影

同志三人，各檢遺棄槍支，與敵作殊死戰，短兵突圍，飛步卅里不疲。五日我軍自外圍攻入長治，大舉破襲平漢、百晉、同浦各線，內外夾擊。敵倉皇退卻，復遭伏擊，死傷不貸，狼狽竄去。同日備置棺木暫斂寄山間。『七七』舉行莊嚴之追悼，現正趕築墓地與紀念碑，定『九一八』與左權何雲等同時舉行公葬。

君珏之犧牲，其堅持戰鬥，寧死不屈，親手擊斃數敵，英勇壯烈，不僅為若干女蒙難者之冠，抑且為全區犧牲者之模範。對照婿之苟且偷生，愧罪無已矣！婿幼年喪父，奮力苦鬥，十三歲卒業縣中，赤貧無以為生。出奔異域，痛嘗人間苦味，南北流浪，

求一飽而不可得。蒙師友資助，十六歲考入齊大，十九歲卒業赴滬，賣文執教為生，而零丁孤苦，無所歸依。廿歲相識君珏，迄今已達十載。居滬期間，獲伊力助，始得借書苦讀，努力深究。當時稱為至友，雖有傾愛之心，自以微賤不敢啟齒。結褵以來，欣幸無已。君珏處事明達，待人柔和，彼此情意，最是融洽。號稱本區模範夫妻。方期戮力同心，並肩殲敵，攜手笑培自由花。孰料勝利在望，壯志未酬，伊竟捨我而殉國！婿自幼家族破散，無復追尋，君珏而外，世間無親，而伊竟逝矣！此中情境誠非筆墨語言所能達。婿失君珏，此生無法補償，此後亦無復顧眷，誓為加倍努力，殲我仇讐，竟君珏之志，展君珏之眉。

君珏遺子尚在襁褓。原名王子倅，現名黃繼祐，意彼誌母勿忘，來日為母復仇，為國爭光。繼祐碩大健壯，神采一若伊母。出世半月即擠眉弄眼，對人微笑，聰慧善悟，實屬鮮見。昔時見彼小手亂舞，咿呀笑躍，為之心花勃放，今則XXXX更其響亮而聞之若巨椎擊頂，疾首痛心，不盡其悲矣！嗟乎繼祐，雖質地聰慧，尚稚幼不知母也，而今無緣見其母矣，維祐乎地下有靈，應默佑繼祐長成也！

痛自岳母大人逝世以來，每捧手諭，無不相與嗟嘆，乃與君珏相許，來日生女當自育，生男歸岳家。謹嚴遵君珏遺志，一年或若干月後，當委託好友或由婿親送繼祐之重慶，敬獻君珏遺子於吾岳膝前。前此，君珏寄奉二寸兩人照片一幅，或以達覽，昨日攝得繼祐照片數張，待洗妥奉寄。

君珏為國捐軀，伊戰後數載，多樹功績。伊英勇殺敵，視死如歸……凡此一切，已深埋千萬人之心，雖死猶生。吾岳有不朽之女，婿獲貞烈之妻，概屬民族無上之光榮。抗戰五年於茲，死傷何止百萬，沙場白首，皆屬他人父母妻兒，至全家罹難，亦屢見不鮮。孰得不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得其所，幸矣，又何所怨尤。誠然，衷心所驅，仍不免於悲痛，敬懇 岳父為國珍重。婿左腿負傷，彈自左股外側之中段入，內側膝蓋上端出，未傷骨骼，原無大礙。不幸於裏傷突圍後，復墜另一重圍，隻身與敵周旋四晝夜，爬山登嶺，斷絕飲食，頻死者數次，後雖勉強再出重圍，而傷腿之微血管爆裂，創口破碎，血流不止，頗受損失。幸獲良醫治療，補品珍攝，始漸痊癒，目前健康尚未完全恢復，但創口已平，步履無大礙矣。

君珏生前用物掃蕩前埋之深山迄今尚未掘出，待來日取出後，當檢其有永久性者專寄以為紀念。繼祐育奶媽家(離?)我住處相距五里，每週前往探視，甚為方便敬祈 勿念。餘容續稟，肅此敬叩福安。

婿 默磐泣稟

『七七』五週年於
山西遼縣通訊處『山西遼縣郵局信箱十三號』

懷念佳奕

李嘉曾 62屆高中

佳奕是我的髮小。我倆的友誼持續六十多年，共同編織的故事數不勝數，至今歷歷在目。

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是一年半以前。我到杭州出席海峽兩岸文創產業白馬湖論壇，那天剛回澳門就接到佳奕的電話，問我在哪裡，有沒有可能見面。他說兩天前他到杭州，現在上海，過兩天就回美國。我不禁拍腿叫憾，問他為什麼這個電話不早打兩天，其時我就在杭州呀！他也遺憾而甚感後悔。此後仍有郵件往來，但漸漸便收不到他的回復，彼此失去了聯繫。

我不甘心。想起佳奕的妹妹家鈞（當年常跟在我們後面撒嬌的小丫頭）也在美國，遂千方百計從中學同學的微信群裡向母校上海位育中學老校長趙家鎬求助，總算獲得了家鈞在洛杉磯負責美國位育校友會網站的信息。滿懷希望地給她發郵件，果然第二天便收到回信。

郵件是這樣開頭的：“佳奕於今年二月十八日因肺功能喪失去世。他走得很瀟灑。把家安排妥當，親筆簽署了放棄治療和遺體全部捐贈於醫學研究的文件後的第二天早晨安然離去。我從南加州趕去也遲到了6小時。第二天見到他時，只見他微帶笑容。此時他的眼角膜已捐掉了。”讀到這裡，我不禁大慟。一個活生生的人，怎麼說走就走了？於是，往事潮水般地湧上心頭。



周佳奕(前排右二) 李嘉曾(前排右三) 與南洋模範中學話劇隊的部分隊員



初中時的周佳奕(左)與李嘉曾(右)

我與佳奕小學便同學了。其時我對他總是仰視的，因為他的經歷足以讓我五體投地：出生在英國，一家子跟隨任職海軍高官的父親四處漂泊而屢屢變更居住地。為插班跟讀，佳奕在小學階段就曾兩次跳級、三次“留級”，故而雖是同班他長我三歲。別看這區區三年時間，全是豐富的閱歷啊，所以他明顯見多識廣和富有生活經驗。會講英語自不必說，他還知道北京同格林威治的時差是8小時，知道俄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原來是中國的海參崴；出門他會隨身帶些有用的小玩意兒，比如一上公交車便掏出一個“S”形小鐵鉤，一頭掛在橫樑上，另一頭便可掛住沉重的書包，讓我們羨慕不已。

小學六年級時因學區調整，我們被轉入新組建的高安路第一小學，成為該校的首屆畢業生。我和佳奕都擔任了少先隊中隊委員，帶上兩條杠的臂章。一同升入南洋模範中學後，佳奕對我的影響愈加明顯。一天放學後，他鄭重其事地通知我，已經代表我報名參加學校即將舉辦的文藝匯演：參賽節目是兩人說相聲。我本想拒絕，但經不住他用“逗哏”引誘，便就範了。不料結果竟得了“演出獎”，是初一新生唯一的獎項。於是我倆一下子成為校園“名人”，過了一把“明星癮”；但也就此留下難以割捨的綽號：他叫“橄欖”，我叫“小胖”。

高中時他留在南模（當時叫七十一中學），我則進入位育中學（當時叫五十一中學）。雖不同校，交往卻一如既往。後來我讀南大，他則考入清華。大學畢業時適逢文化革命，命運將我們拋至社會底層：他到保定勞動技校教書，我去青海高原找礦。文革結束後，我倆又分別考上研究生。佳奕到中科院研究生院學習自然辯證法，我則回母校南京大學攻讀礦床學。

佳奕的弱點是身體差。他自幼患哮喘病，經常氣喘吁吁，稍一運動便上氣不接下氣，要用噴霧劑治療。對於我的壯實，他一向欣羨不已。有一個大冬天我到北京出差，約他同去拜訪朋友。他穿上幾件絨衣毛衣外加皮夾克，還用厚厚的軍大衣裹得嚴嚴實實，見我只在襯衫和羊毛衫外套一件不厚的羽絨服，便坦誠告知：“對我來說是這輩子不可能想象的事。”我騎自行車帶他從薊門里去北太平莊。經過薊門橋時，上坡稍費了點力，下坡便

順勢向前猛衝。正在得意之時，聽到身後傳來佳奕的喊叫聲：“等一等！等一等！我掉下來了！”原來下坡時自行車顛簸，把他從後座上甩下去了我竟沒有發覺。可見我的粗心，也足見他的瘦弱：重重包裝還是那麼輕。

然而，身體雖輕的佳奕思想的份量卻頗重。他的個性自小便充分顯露。例如，在我們都憧憬於長大當科學家的小學時代，他公開表示要當火車司機。考上清華大學精密儀器與機械學系後別人稱讚，他卻說我考這個系是看中了系名中的後半：為了學修自行車。然而，不管學什麼、在哪裡工作，他總是見解獨特，思維超前。我清楚地記得，1982年底，我到北京參加新興學科人才學的全國學術研討會，佳奕趕到西苑飯店看我，帶來一篇他寫的調研報告。文中列舉大量案例和數據，大膽提出“中國要大力發展民用轎車產業”的觀點。這對於還生活在自行車王國的中國人而言，簡直是天方夜譚。此後，當1984年4月國家首次允許私人購買機動車輛、1994年7月《汽車工業產業政策》明確表示“國家鼓勵個人購買汽車”，及至大小城市

的大街小巷停滿私家車的今天，陷身於南來北往的車流之際，我總會情不自禁想起佳奕的那份報告來。

二十多年前我訪問美國時曾去他奧克蘭的新家小住。他除了帶我去參觀金門大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外，還執意要載我去看一座摩門教教堂。是著名的奧克蘭加利福尼亞聖殿，雄偉的尖頂塔形建築和虔誠熱心的教職人員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歸途中不知怎麼就從宗教談到了生死觀，他表示去世後會毫不保留地捐贈遺體。我問為什麼會這樣想？他沒有正面回答，只是平淡地說了一句：“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直至二十多年後的今日，當家鈞郵件中描述的那一幕在眼前浮現的時候，我仿佛親眼見到他微笑的遺容，也終於理解了他的精神境界。我更深知，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周佳奕，必將在許許多多了解他的人的心中永生。

发表于《澳門日報》2017年7月14日“懷人专栏”

新时代 共享未来 NEW ERA SHARED FUTURE

---2018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览---

沈红卫 85届高中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2018年11月5-10日，在中国上海隆重举行。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女儿，很荣幸有机会亲身体验在自家门口举行的盛会。我应上海自贸区红酒交易中心邀请，参加上海自贸区酒类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酒品线上发售仪式。以及受委托，探访加拿大东部参展商，为2019年参展做准备。上海优势突出，经济实力雄厚，服务行业发达，辐射全国效果显著，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集装箱吞吐量连续七年位于世界第一，空港旅客超过1亿次，航班网络遍布全球282个城市。所以，定位首次CIIE在上海举行。全国，乃至全球人们，都见证了上海市民为此次盛大展会做出的贡献。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最大亮点是集成了包揽各个专业的展示展览，整合了各个行业的贸易资源。内容非常庞大：

1. 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邀请相关国家展示贸易投资领域有关情况，包括货物贸易、产业状况、投资旅游，以及各国有特色的产品。只展示不成交。
2. 企业商业展：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二个板块。货物贸易涉及所有领域的六大展区，总面积达18万平方米；服务贸易五个展区，总面积3万平方米。
3. 虹桥国际贸易论坛：邀请参展国家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国内外工商界代表和著名专家学者参加贸易论坛。

2018首届CIIE已经在上海大虹桥国家会展中心---活力四射的四叶草建筑群中落下帷幕，而此次博览会的效应和影响继续释放着。在这永远的新时代，让我们憧憬共享未来，2019年再见，CIIE！

2018-12-10于加拿大多伦多



悵望狐狸洞

康雪培 68屆初中



童年時我知道母親的爺爺康有為，是歷史名人，家裡有些陳舊而又寶貴的東西與其有關，僅此而已。記得在50年代時期，母親在很遠的虹口區的一條老式里弄房子裡有個小閣樓間，曾帶我去過幾次。在我朦朧的記憶裡，屋裡滿滿地堆放著積滿灰塵的書卷字畫，陳舊家什等物件。屋內光線不足，空氣滯悶。房間很小，母親進屋後就沒有空間了，我只有站在門口等候。再說我嫌髒，對那些屬於歷史的東西毫無興趣。當時那裡是屬於上海的「下只角」，房間裡沒有煤衛設備，地段又偏遠，雖然上海住房緊張，母親從沒在那屋裡居住過。用上海方言發音，那地方叫「洞狐狸」，我根據諧音稱其為「狐狸洞」，覺得我的編造很貼切，因為我討厭去那個髒兮兮的小房間。直到長大後才知道那條里弄名「同和里」。根據康有為1913年結束逃亡生涯回國後在上海居住過數年，「同和里」閣樓間堆放東西的主人應該就是康有為。

我出生在解放後的新中國，從小在阿婆（外祖母）家長大。生活中，康有為不是家人的話題，因為那年代中國幾經改朝換代，康有為和他的改革維新理念早已過時，無人問津。再者，阿婆岑德靜在30年代初就與外公康同錢離異，之後與康家後人不相往來。阿婆是清朝兩廣總督岑春煊之四女。岑春煊（1861-1933）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的政治風雲人物，能文能武，性情耿直剛烈。他支持康有為的變法維新，主張引進西方的現代文明，曾與戊戌赴京維新派人士諸多往來，並多次上書大清王朝條陳變法事宜。維新失敗後，兩人在政見上分道揚鑣。康岑兩家成為親家，順理成章。阿婆天生聰穎美麗，倍受父親寵愛，岑的千金女兒自小都反叛當時的社會傳統觀念，不接受裹足。阿婆在教會學校裡長大，畢業於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她會彈鋼琴，講得一口流利英語，是當時代極為少見的新時代女性。她與康有為之子康同錢（1908年至1961年）結緣，我猜想是經人門當戶對撮合的吧。阿婆嫁到康家時，康有為戊戌變法失敗，成為大清王朝的頭號「欽犯」逃亡在外，所以從沒見過公公。康家的一切由康有為的第二任夫人梁隨覺掌管，母親和阿婆都稱她阿媽。

阿婆和外公生有二女一子。由於家庭背景政見相悖，兩人性格不合之故，於1934年離婚。分手後外公康同錢帶著母親梁隨覺，兒子康保延去了台灣定居，阿婆和女兒留在國內生活。60年代初，母親和妹妹保娥阿姨決定將爷爷的遺物捐贈給國家，這樣就清空了「洞狐狸」的小閣樓，母親也隨之放棄了那間小屋的所有權。她們這一捐贈舉動後來被證明是十分明智和及時的，否則在數隔幾年後的文革中，康有為的書卷字畫必然作為「四舊」被付之一炬，其它家具古董也難逃避紅衛兵小將的打砸結局。母親自己也因此免遭因收藏「四舊」而帶來的災禍。康有為的遺物

是在60年代初分幾次捐獻給上海博物館的，所以在文革中安然無恙。在上海博物館大廳的正門大理石牆上，多處刻寫捐贈者母親和阿姨的名字。康有為的另部分遺物由母親陸續捐贈給南海博物館。

市侨办干部慰问侨眷



市侨办机关各处室长期与困难归侨、侨眷结对子，经常为他们排忧解难，送温暖，办实事。因为中秋节前夕，市侨办秘书处干部给多病的康有为孙女康保庄老人送月饼。康老曾无私捐赠几十万元祖传古董给上海博物馆。

李海东 摄

市侨辦幹部慰問母親康保莊（2002）

1965年年底，中共黨內醞釀著一場恐怖的政治大風暴。經江青（毛夫人），張春橋策劃，毛澤東支持姚文元炮製了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批評歷史劇為名，目標針對以國家主席劉少奇為首的「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成為中國長達十年之久的政治社會大動亂的直接導火索。同時歷史電影「清宮秘史」被提出批判，死人被活人利用，以達到你死我活的政治目的。1966年5月，毛澤東的「我的一張大字報」正式揭開了文革序幕。文革初始，康有為在青島的墳墓被紅衛兵破壞，屍骨挖出，頭顱被小車推著遊街示眾後放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展覽館」（青島市博物館）展示（1966-1967）。在文革浩劫中，流亡逃生十六年，離世39年的康有為仍不得安寧，慘遭迫害，實為荒誕，令人髮指。1984年康有為的墓得以重建，1985年保娥阿姨，龐蓮叔婆，潘慶昭表姨（康同復之女）作為晚輩前往參加。

當時我上初中一年級，根本不懂這場運動的來龍去脈。文革初始，經常會在報紙上看到或在收音機裡聽到康



保城阿姨，龐蓮叔婆參加康有為遷葬儀式



母亲康保莊在祖父康有為坟前献花

有為的名字，心裡便十分緊張，害怕哪天康有為的名字會連累我家。我也納悶：連毛主席都拜讀他的書，讚賞他追尋的大同社會，一向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好人祖先怎麼一下子變成了歷史罪人？母親一向敬佩爺爺，堅持爺爺保皇有其歷史原因，沒有罪，但她在外面是閉嘴不敢講的，以免遭來批鬥之禍。我的心裡很矛盾：既相信毛主席是英明正確的，又不願接受祖先康有為是個壞人罪人。從此我的心門緊閉，不敢向任何人提及康有為。還好，那時我的同齡人對康有為知道了解的人甚少。

文革以雷霆萬鈞之勢，席捲全國，其過程分為：「破四舊」，鬥「牛鬼蛇神」，抄「黑五類」的家，鬥「走資派」，造反派相互武鬥……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似乎人人都要經過「鬥人」及「被鬥」的輪迴。我上的是重點中學，學生中高幹、革命幹部出身很多。學校一停課，幹部子弟成為紅衛兵「打，砸，搶」的先鋒，高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向身邊的老師，出身不好的同學猛烈開火。我家的窗戶面對著我中學校園的一角，兩者僅一籬笆牆之隔。文革時期這一角落變成了批鬥重地。每天早晨我趴在窗戶上，心驚肉跳地看著我熟悉或不熟悉的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師，在這裡站隊，邊自打耳光邊唱「牛鬼蛇神之歌」。此儀式完畢後，他們就分別拿起掃帚等工具去打掃校園。之後的某一天裡，時而會有一兩個老師被紅衛兵揪到這裡，一陣拳打腳踢。我們樓裡六樓住的是我中學（原位育中學）的創辦人，前校長，教育界名人李楚材校長，文革中被打成「學店老闆」。由於「天時地利」，學校紅衛兵經常光顧。他們一來，整個樓裡響著革命口號，叫嚷聲，竄上竄下雜亂的腳步聲，樓裡家家大門緊閉，如臨大敵。紅衛兵走後，我們小朋友悄悄上樓去看，李校長家裡被抄得空空蕩蕩，講話盪出迴聲。他家保姆告訴我們，紅衛兵煽校長耳光，並抓把赤豆加綠豆，放在個大勺裡，往馬桶裡舀勺水，逼年事已高的李校長喝下肚去，說是要他體會解放前勞動人民吃的是什麼，我聽得心都揪起來。這些都是

那年頭的事，記憶裡揮之不去。

外婆家住址在位於黃金地段的襄陽南路（舊時為英租界的拉都路），距離聞名的淮海路（舊稱霞飛路）僅兩條橫馬路。襄陽南路不長，在馬路兩邊兩三層樓的弄堂房屋中，獨豎立著一幢六層樓的公寓樓房。周圍的人仰面望樓，稱之為「大樓房子」。「大樓房子」裡住的多為經濟條件尚好的「長字頭」（局長，院長，本文裡提到的校長），資本家，醫生，教授等，生活與樓下對面的低矮破舊汽車間的人們形成了鮮明對比。文革年代，除了新搬入一小間房的一家工人紅五類家庭，大樓所住人家無人幸免于抄家。大字報、批鬥會使得「大樓房子」人家威風掃地，進出老實低頭。下面住汽車間的人幸災樂禍，雙手插腰，爭看好戲。那時，只要聽到外面的鑼鼓聲由遠而近，停留在樓下，阿婆就怕得提褲子去衛生間，慢了就會小便失禁。最怕的抄家最終還是躲不過。那天造反派把家門敲开后，阿婆鎮定地將早已准备好的一包首飾交出，並出示了兩女兒捐贈給國家的文物清單。造反派也就沒有翻箱倒櫃，只是搬走了屬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席夢思和沙發。

文革其間已退休在家的阿婆被召回她原工作的化工廠勞動改造，她每天穿上褪了色的藍布褂，擠著公車到廠，洗刷沒完沒了的化工用瓶。從小嬌生慣養的阿婆成了洗瓶工，她為之自豪，說自己是工人了，還經常把她的工作證給人看。阿婆洗瓶子那幾年是她身體最差的階段。文革十年裡，她胃出血共有20餘次，有一年裡她胃大出血四次。最可怕的一次，家裡沒有別人，阿婆在馬桶上排便因失血過多昏迷，面如土色。我竭力將她身子托住，看著她靠在我肘彎裡的臉一下下抽搐並縮小，我驚恐地哭喊著「阿婆」，那恐怖情景我終生難忘。幸好那天死神沒將她帶走。文革後期，阿婆因身體關係，不再被要求到廠裡洗瓶，身體才漸漸好起來。1987年中國改革開放數年後，阿婆終於能到香港與別離幾十年的兒子保延和兒媳田良玉會面。兩岸往來開放之後，保延舅舅夫妻也來過上海小住，

與親人團聚。阿婆一生經歷了幾個朝代，因為她是历史名人岑春煊的后代，电视台聯繫採訪她。阿婆以年事高的理由婉言謝絕。她於2009年去世，享年98歲。

康有為的大多後人，默默無聞，生活平淡清苦，與世無爭。在我記憶裡，母親的四叔康同凝，妻子龐蓮，妻妹大毛（小名），生前同住康定路的弄堂房子裡。一樓亭子間住的是別家人家。獨身的大毛阿婆住二樓正房，四叔公和叔婆睡二樓過道暗小閣樓。白天三人均在大毛阿婆房間度過。三個老人都已退休，膝下無小，相依為命。家裡有一個很忠心的保姆照顧他們。文革期間，他們也被抄家。由於他們的低調為人，总算沒有遭受批鬥。文革中最受逼迫的是康有為次女康同璧，當年父親被迫流亡，「支那第一人」毅然离开家园寻找陪伴父亲。和父親一樣，康同璧始終氣節坦蕩，堅定不移。



阿婆岑德靜和女兒康保莊



我和阿婆（上海1999）

文革年代裡，我的出生成份為職員（知識分子），屬非紅非黑五類。但知識分子當時被貶為「臭老九」，職員成分的學生在種種方面也受到歧視限制。我一向品學兼優，積極向上，是班裡的中隊學習委員，學校的大小活動我都有份。文革終止了我在校的美好時光。出生好的同學都加入了紅衛兵，班上唯一一個「資產」出生的男生，臉給同學耳光抽得腫起來。校园里紅色硝煙滾滾，我和一些職員出身的学生争取当上「紅外圍」，被允許參加大串聯。千辛萬苦擠火車到了北京，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時，我們卻被限制在天安門廣場之外。接著學校召回非紅衛兵的學生回上海，下鄉勞動鍛煉。「紅色血統論」將人分成等級後，我領悟到這場運動與我根本無份。下鄉勞動回來便在家裡當起了逍遙派，買菜燒飯之餘和鄰居好友整天在一起玩，日子過得很快。

鐵路因「大串聯」幾乎癱瘓，全國到處群眾鬥群眾，武鬥成風，處於一片無政府主義狀態。「復課鬧革命」那陣風把散亂在外的學生刮回了學校，所謂復課，每天不是

上文化課而是學毛主席語錄。1968年全國幾千萬在校初、高中生（老三屆）面臨畢業，如何安置這批人是國家的一個大問題。毛澤東給當年他利用造反的紅衛兵小將一個新名字「知青」，大手一揮，就把千萬個知青揮到農村「接受再教育」，安置問題也就隨之解決了。我積極報名去黑龍江建設兵團，被拒絕了，原因是家庭有海外關係。1969年年底，我去了離上海較近的安徽農村插隊落戶。

我插隊在安徽東部窮鄉僻壤的一個小村莊，生活非常之艱苦，我和另兩個女生組成一個知青戶，過起了與當地農民一樣的生活。冬日打塘，春時播種，炎夏薅鋤，秋季收割，日出日落，歲歲月月。那時的生活對我們來說，是杯飲不盡的苦水。為了能有機會上調回城工作或上學，我們拼命下田勞動掙足工分，認真接受「再教育」，養豬養雞，被評為縣里的「先進集體戶」。我個人也被評為公社和縣的上山下鄉先進個人。

我插隊落戶的那個村僅二十來戶人家，竟有四家劃為地主成份，每月必須集中到大隊部受訓，不准亂說亂動。有次隊裡派我「押送」四地主去大隊部，地主們在大隊倉庫裡受訓，我在外面等候，與大隊倉庫外看場的一個農民闲聊起來，他有个当大队干部的大舅。他说其实这地方的地主不怎样，不過是辛勤耕種得法，有能力購置了幾畝田地，土改時就倒了霉。他還神秘地說他知道我們三個知青的出生成份，我覺得奇怪，要他道出。他說我們三知青裡就一人出身是好的，另外兩人（我和另一個成份為「資產階級」）的成份都不好。我一下給激將起來，問道：「瞎說，我怎麼成份不好？」那農民吱吱唔唔回答說：「不，不是你家庭，而是你家上，上人有問題，大隊幹部從公社那裡知道的。」我一下懵然了，心沉到了谷底，猜想他是否從他大舅那裡聽到些什麼，我的檔案裡有可能寫上了康有為的名字。可是四代株連，怎麼可能？但是我心裡還是多了個問號，與問號相連的是一團壓在心頭的烏雲。

那年代的中國，一個人的出生成份與其前途緊密關聯，出生成份不好，就像是天生的畸形殘障，成為其終身的捆綁和阻礙，無法更改也無法自拔。我知道要是我檔案裡真的寫有祖先康有為的名字，我前面的路將會坎坷難行。

1972年我爭取到了一個叫人羨慕至極的機會：參加首屆工農兵大學生文化考試。大隊里共有20多個知青，唯一一個名額能給我，使我激動得無法入眠。正像大家描繪的那樣，一張入學通知書就可以把我送到家裡的地板上。我找來了初中數理化課本，白天出工，晚上就著煤油燈的弱



血汗換來的上山下鄉先進個人獎狀（1973）

光，絞盡腦汁苦心啃讀起來。我報考的英語專業是我拿手的，因為上小學前就在家學習打好了底子。這次大學招生是自文革以來的第一次，考慮到考生來源於工廠，農村，部隊基層，文化程度有限，考試形式為開卷考。花了一個多月時間，掉了大把頭髮和十斤體重，我考試準備得蠻有把握了。的確考試結果很理想，數理化答題我都作對了，英語口筆試更沒問題。我回到了生產隊，心中有了盼望，期待著能收到錄取通知書。沒想到一天收工回家，掛在土牆上的廣播喇叭開始廣播《人民日報》有關考生張鐵生的「我的一張答卷」的社論。我木楞在小廣播喇叭下，流著眼淚聽完了社論。考生張鐵生交了白卷，在考卷上批判了文化考試的修正主義傾向，一夜間他成了轟動全國的「白卷英雄」。因此工農兵大學生招生改變了方向，考卷全部作廢。張鐵生進了朝陽農學院，而我呢，只是作了場好夢而已。沒有選擇，我還得在農村繼續我的艱苦生涯，心裡裝滿的是深深的無奈和無望。這種感情在心裡留下烙印，在離開農村后久遠的日子裡仍然會出現在夢中，淚水濕了枕頭。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1976年毛澤東去世，長達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隨之告終。同時，在農村煎熬的知青的不滿情緒發展到公開遊行抗議，最終中央政府同意知青回城，結束了十年的上山下鄉運動。1977年鄧小平恢復了高考制度，使中國的高等教育走向正規。我1978年參加了考試，被錄取於全國重點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外語系，當上了一名真正的大學生。四年後畢業分配到上海的一所大學當英語教師，可謂是苦盡甘來。

1989年為了趕上出國浪潮，捨棄了成真的夢，又去追尋那個誘人的未知。出國首站是新西蘭，就讀奧克蘭大學英語研究生課程。可是為了生存，精力全部集中在打工掙錢。一年後輾轉來到美國完成研究生學業。經過數年的「洋插」奮鬥，全家在休斯敦安居下來。但是曾經經歷的人間艱辛，不用提起，也不會忘記。

2012年下半年，休斯敦知青聯誼會會長打電話給我，說是想聯合寫本英語版的知青回憶錄。這是繼休斯敦知青聯誼會2001年由上海文匯出版社出的第一本書《三色土》

后的第二部書，《三色土》裡有收錄我的文章片段。考慮到中國將上任的新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半數以上的政治局常委委員都曾經是知青，我們有責任把中國知青這代人介紹給西方社會，也給我們在美國長大的孩子留下父母經歷的文字記錄，我同意參加寫英語版新書並負責總編工作。由此那個知青年代的事又被重新提到嘴上。

2013年慶祝春節，我邀請了幾個知青筆友來我家小聚，有個朋友恰是我先生就讀上海高中的校友，現是德州大學的教授。他當了整十年的知青，在那里和一位天津女知青成了家，女兒出生在北大荒的土炕上。我先生沈毅也是知青，曾插隊我們縣的另一個公社，我們就是在參加1972年「工農兵大學生」高考時認識的。那時他已從農村上調到縣城當英語老師，我們從各公社送上來的考生由他帶隊，他本人也參加考試。大家邊吃邊聊，天南地北，話題離不開當年上山下鄉、高考、出國等坎坷生活經歷，每個人都有講不完的故事。談到爭取參加74年工農兵大學生考試時，我先生突然冒出一句話：

「當年我們縣就兩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額，一個是給了上海市市長曹荻秋兒子曹稼祥，另一個給康雪培，非常不容易。」

「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愕然！又一次激動起來。

「是啊，你－康有為的後代嘛。你自己怎麼忘啦？」

在坐的每個人聽了都哈哈大笑起來，調侃說不管怎樣，工農兵大學生的考試機會給我們牽了紅線。談笑之餘，我的思緒又被拉回到過去，那個曾經壓抑我多年的謎在無意中揭開了。作為康有為的後代，文革年代我心理承受的壓力，只有我自己清楚，連我先生也難體會得到。他一直以為我是知道自己是被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推薦上來的，我卻一直蒙在鼓裡。我慶幸自己不知道，否則我會日子更不好過。我在美國已生活了二十多年，我的檔案可能還留在我工作學校的檔案櫃裡，與我不再有關係，這個謎底足以一笑置之。可是當年的那種苦澀，還是餘味猶存。

是個機緣吧，2013年三月，我兒子告訴我休斯敦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將放映有關康有為的電影，我很驚訝。我從來沒看過一部專門有關康有為的電影，國內前幾年放過「戊戌風雲」「走向共和」等電視連續劇，我人不在，錯過了。能在休斯敦看到有關康有為的新影片，機會實在難得。

從小時候起，祖先康有為的形像在我心中一直是正面的，就是在文革時期也從沒受污染改變。由於成長的時代背景經歷和對清代文字的一知半解，我對於康有為的認知僅限於「戊戌變法」「百日維新」等一些運動名字上。雖然我上海家的書櫥裡有許多有關康有為的書，床底下有

本碩大的《大同書》，我從沒有想過要翻書研讀。兒子沈康達從小在美國長大，不識中文，對中國近代史一無所知。祖先康有為對他來說，僅是個名字而已，名字響亮，提之會有反響，使他覺得祖先是個不凡人物。香港陳耀成導演的《大同－康有為在瑞典》擺脫了以往歷史記錄片的嚴肅沉悶，集記錄，戲劇，場景劇為一體，與眾不同，讓我耳目一新。陳導運用了「蒙太奇」的電影表現技巧，將跨越百年的史料，經過消化沉澱和篩選，採用父女對話形式將歷史真實地展現銀幕上，也將康有為和伴隨他流亡的女兒康同璧表現得有血有肉有生命感染力。影片開場與結尾也頗具美感新意。因為是康有為的晚輩，我看得極為認真，淚流不止，怒康之怒，悲康之悲。我不時地關注兒子，他也看得十分投入。雖然聽不懂粵語，但通過英語字幕，他能看懂情節。影片使他對康有為有了基本的感性認識，對祖先更加肅然起敬，特別是對美國總統羅斯福兩次接見康有為，解決他提出的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對華人進關時進行的侮辱性裸身檢查印象深刻。電影觀後，我們母子心潮澎湃，思緒萬千。畢竟有血脈親情的關係，我的感情裡多了份憐憫，為康有為遭受的政治重挫，逼迫流亡，最後被人下毒七孔流血致死的悲劇人生，心裡苦澀，久久不能平靜。

繼影片《大同－康有為在瑞典》，陳耀成導演又編導了續片《康有為二三事》並寄了張DVD給我。我連看了兩遍，很有感觸。續片以記錄形式為主，將歷史順時序呈現在銀幕上，同時插入《大同》主片的康有為在瑞典的有關主體鏡頭，形成一個吻合的整體。毛澤東曾稱康有為「中國的先進人物」，讚賞他的「大同社會」的理念。建國後毛澤東推出執行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期，康有為《大同書》裡的章節印成了小冊子廣泛地發到基層學習。毛澤東的「三面紅旗」路線在全國範圍迅速發展到極其狂熱極端的地步，接踵而來的是死亡人數高達數千萬的「三年自然災害」（1959-1961）。針對毛的錯誤路線，國家主席劉少奇指出「三年自然災害」實則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等批評，惹怒了毛澤東，引來了殺身之禍。擅長於搞「革命」的毛澤東認為他的地位受到威脅，而解決的方法就是再來一場文化領域的革命置劉少奇於死地。就這樣，毛澤東親自出馬，導演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國家主席慘遭迫害致死的悲劇。《康有為二三事》有這麼的一段旁白：

劉少奇提出了「人禍」之說——對曾經參考《大同書》去組織人民公社的毛澤東來說，這是否也是一場「書禍」？他對康有為有沒有生出一些憤恨？

我覺得陳導提出的「書禍」精準地道出了毛的內心世界。影片從康有為的中國近代社會延續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現代社會，提出了毛澤東對康有為從讚賞，效法到憎恨的演變過程，給出了為什麼康有為名字被用來作為文革浩劫開場白的一個明確解釋，並揭示了中國政壇高層領導

人物沉浮的深層內幕。《二三事》僅45分鐘，其作用卻能將觀眾引入對歷史更深層面的思考。從清代到文革結束，中國革命不斷，流血是每場革命的特徵，正如毛澤東的語錄：「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據統計，文革動亂迫害致死的人數高達數千萬。

陳導拍攝的《康有為在瑞典》和《康有為二三事》兩部影片在香港、台灣、瑞典、美國多處放映，紛紛獲得好評。台灣最近舉行了關於康有為的研討會，香港在2015年將上演康有為的歌劇。轉念：陳導的《康有為在瑞典》雖然曾經獲得《南方都市報》頒發的人文生活(2011)年度電影大獎，但他的兩部康有為的影片仍未能在中国內地任何地區與觀眾見面。作為后代，深感遺憾，心中不由填滿了“為什麼”？

我每年回上海陪伴照料母親一段時間。2013年年底回去整理母親的東西時，看到1961年母親和保娥阿姨聯名捐獻給上海博物館祖父康有為先生大量遺稿如《大同書》，《政見書》，《戊戌奏稿》等手稿，及舊抄稿，電稿，涵札，帳冊，章程，電碼，山水軸，書卷，字碑，畫冊，照片等遺物的清單，共141號，心裡泛起了莫名的惆悵，不由地聯想到幼年時看到的那間塞得滿滿的“狐狸洞”。除了這兩份清單外，她們之後還捐獻了一次給上海博物館，清單丟失了。90年代，母親和保延舅舅，保娥阿姨聯名捐贈現收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康有為手書真迹》。北京大學圖書館評語：嘉惠學林，功莫大焉。同時，母親將家裡留存的康有為的家具、衣物捐贈給南海博物館。母親無償捐給國家眾多的珍貴文物，可多年來她靠拮据的退休工資，生活節約朴素，從來沒向政府提出過任何照顧要求。



康有為文物捐獻清單（1961年）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將中國從「政治革命」引入「經濟改革」，這個政策改變了貧窮落後的中國面貌，使百姓的生活有了質的變化。今天，我們共同目睹的是改革給中國帶來的好處 - 「小康社會」的實現。但年前的一場全球關注的對中國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濫用職權，貪污受賄的審判反映出長久以來中國高官內幕里黑暗腐敗的一面，也使人們看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中國新當政的領導人與以往領導人的不同之處是他們本人經歷文革浩劫，當過知青，出自於最窮苦的基層，他們的「接地氣」特質促使他們朝著建立一個以社會為本，以人民至上的社會作出努力。作為他們的同齡人，我們身在海外，仍心系故國，期盼著這代國家領導人在政治改革上能不負眾望，做出有突破性的改革措舉。先祖康有為改革的出发点不是要推翻政府，而主張政府以民為本，順民意政改，以完善其自身。他曾提出的眾多改革措施對當今的中國政治經濟改革應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我和母親合影 (2015年)

2015年4月於休斯頓
原載《明報》2016年6月刊

芳华

康雪培 68屆初中

我們的青春

若問我們的青春是什麼？
那是芳华碎了一地，
踩入淤泥，無法拾起，
不用去想，因不會忘記。

若問我們的青春是什麼？
那是長莖的手，扛担的肩，
面朝黃土，脊背朝天，
四季輪轉，年復一年。

若問我們的青春是什麼？
那是一滿缸子的苦水，
日復一日，飲之不尽，
丝丝苦涩是熟悉的回味。

若問我們的青春是什麼？
那是一整代人的悲傷，
歷史輕意翻過的那頁，
是我們血汗蘸寫的篇章。

Our Youthful Years

What were our youthful years?
They were shattered flower buds
Trampled on the ground.
Trodden under foot,
Irreplaceable, yet unforgettable.

What were our youthful years?
They were callused hands, hardened shoulders
Toiling in the fields, backs to the sky.
We sowed and we harvested,
The seasonal cycles spinning out the years.

What were our youthful years?
Like a mug of bitter water
Not emptied at one gulp.
But sipped away every day,
The bitter taste remains to this day.

What were our youthful years?
They were a heavy loss
Shared by a whole generation.
A page turned effortlessly in history,
A chapter smudged with sweat and blood.

康有為的曾外孫女康雪培Kang Xuepei (英語名 Connie Kang)，位育中學68屆初中畢業生，現居休斯頓市。她曾為美國不同的文學雜誌翻譯當代的中國詩詞及短篇小說，曾任The Texas Review<德州文刊出版社>的翻譯及顧問。康雪培以英文創作的回憶錄《插隊農村》(In The Countryside)一書，及她擔任主編的英文版《知青 - 中國的特殊一代的故事》(Zhiqing - Stories From China's Special Generation)一書，先後於1992年及2014年6月由Texas Review Press出版。兩本書在Amazon.com 都有銷售，也可聯繫康雪培本人(<http://kditoptical@yahoo.com>) 購買帶有作者簽名的版本。

大清舰队最后一次出国访问欧美

陈怀谷 66届高中

记得还在文革前在51读初中的时候，一次偶然在家里看到一本“中正医学院民国三十八年毕业纪念册”，是一本大红烫金字 hard cover 本子，很是精致。我母亲说是做医生大舅的医学院毕业纪念册。因有“中正”字样，母亲胆小，叫我把它烧了。我不舍得，偷偷藏起来。那时集邮，就用来贴邮票。翻到里面我大舅的那一页，除了穿黑袍，带有流苏博士帽的照片以外，下面一段介绍引起我一点兴趣。大舅名字下面，就是海军总长程璧光上将之孙也…我奇怪，就问母亲，从而得知，她的祖父，即我外曾祖父程璧光，是1910年代孙中山广州政府的海军总长（部长，或司令），后孙封他为海军上将。1918年被刺杀于广州海军办事处附近的家门口。记得1950年代中，有一次母亲带我们小孩清明去上海闸北的“联义山庄”扫过墓，去拜见过程的墓。一个圆的大围墙包围了这个种有不少松树的墓，一人多高的碑上写着“海军上将程璧光”。文革中墓被毁。九十年代宝山建造居民楼，挖地时发现程的墓碑，网上报道过此事。

这里我想讲的是程璧光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带领大清帝国巡洋舰队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回来后大清已不复存在的故事，挺有意思。

参加甲午海战

程璧光十五岁入福建水师学堂学习，毕业后历任广东水师元凯，广甲，广丙等舰管带（舰长）。1894年带领广东水师三舰参加甲午黄海大海战，并任广丙舰管带指挥作战，腹部受伤，血染内衣。战败后解职回故里。1896年由李鸿章推荐复出，任海天，海圻等舰管带，并统领大清巡洋舰队（晚清南北海军分为巡洋和长江舰队）。13艘战舰，总排水量1.8万吨的巡洋舰队，其中“海圻”号巡洋舰是当时最先进的战舰之一。1911年4月，舰队司令程璧光率

全体水兵



海圻巡洋舰

领“海圻”号远涉重洋访问欧美，途经4大洲，进出8国14港，总航程30,850海里，开中国军舰走向世界海洋的先河。“海圻”号于清末出发，中华民国成立后回国，跨越了两个朝代。真是一次漫长的远航。

参加英王加冕典礼

宣统三年三月初，海军大臣载洵奏：“英皇加冕，大阅兵舰，拟派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率领海圻巡洋舰前往，以将敬意而敦睦谊。”朝廷准奏。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庆典为1911年6月22日。清朝政府除派专使前往祝贺外，还派舰艇参加舰队海上校阅仪式。其规格之高，兴办之隆，在清朝260多年的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以海圻舰为旗舰的清海军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领受率舰出国的命令后，当即督舰从浙江象山港启航赴沪，紧急进行出航准备。海圻舰管带以下，配有帮带，总大副，驾驶大副，枪炮大副，粮饷大副，鱼雷大副、二副、三副，中医官，西医官，正、副电官，总管轮，大管轮，二管轮计24人。除此，因程璧光驻舰办公，增设参谋，副官，英文秘书3人。另有16名来自烟台海军学校、马尾海军学校的见习生，由临时超编的一名大副和一名教练员统管。总计全舰官兵共450人左右。

海圻舰军官



访问美利坚合众国

1911年4月21日。下午2时30分，海圻舰从上海杨树浦锚地拔碇启航，开始了近代中国海军首次环球航行的蓝色征程。海圻舰驶离国门前夕，舰队统领程璧光便置天朝律令于不顾，一声令下，剪掉了所有军官和海校实习学员拖在脑袋后面的那根长长的辫子。“留着一条发辫反倒显着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了。”程统领解释说。在这连跨三大洋的逾万海里漫漫航中，海圻舰先后顺访新加坡、科伦坡、亚丁、塞得港和直布罗陀五大海港，作一至三天短暂停靠补给。从新加坡港启碇，驶向科伦坡途中，程统领命舰值更官集合全舰水兵于后甲板，正式发表了关于剪除水兵辫子的训令，并训谕道：“我国人留发始于明代，但无辫；自清朝发展为辫，已有200余年之历史矣。然长发污衣藏垢，既不卫生，又有碍动作，尤以误害海军军人为甚，故实无保留之价值。为此，本统领下令，自即日起，凡本舰之兵士，一律仿照官生，应予剪短发，以符合世界潮流。”话毕，获得聆训兵士的一致拥护。不过一个时辰，400多名水兵后脑勺上那条长辫便一剪而光。进入大西洋后，海圻舰沿大洋东岸北上，进入英吉利海峡。6月20日，终于驶抵朴次茅斯军港。

英王乔治五世，定于1911年6月22日举行加冕庆典，并于24日举行隆重的海上多国舰队校阅仪式。6月21日，海圻舰与各国前来参加受阅庆典的军舰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已按预定计划，全部在斯匹赫德水域集结完毕。是日，各国率舰将军及舰长均接到英方请柬，获邀出席英王加冕典礼。程璧光统领，汤廷光管带及随员同车前往伦敦。应邀出席典礼的中国要员还有清朝政府特派专使载振，驻英大使刘玉麟等。

22日，在受封加冕的英王乔治五世的日记里被记载为：“阵雨，阴暗，天空散布云层”，且“凉风刺骨”，但整个伦敦城仍张灯结彩，成了欢乐的海洋。英王乘坐校阅艇一一校阅军舰，每到一舰，该舰乐队高奏英国国歌和本国国歌，官兵肃立致敬。一俟奏乐完毕，官兵们一齐挥动军帽，三呼“Hurrah！”（万岁！）乔治五世国王与玛丽王后神情怡然，频频挥手含笑答礼。回港途中，乔治五世国王及王后接见了率舰赴英参加舰队校阅的中国海军统领程璧光，并向其颁赠“加冕银牌”。1911年6月26日，完成赴英庆贺英王加冕大典外交使命的海圻舰，自朴次茅斯港启航，驶向英格兰东北部沿海工业重镇纽卡斯尔市。海圻舰就是在纽卡斯尔港著名的阿姆斯特朗船厂建造的，在那里进行维修。

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维修和保养，海圻舰启航向美利坚合众国东海岸进发。这是中国军舰首次横跨大西洋。8月10日左右，经过两个星期的连续航行，海圻舰越过4000海里的浩瀚大洋，抵达纽约。美国海军部派出万吨级巡洋舰北达科塔号作为陪访舰，与海圻并舷而泊，并指定一名中校军官为联络官驻舰协调。抵美次日，美国国务卿、海军部长便分别会见了程璧光统领和汤廷光管带等人。第三天，两位军政要员又联合举行盛大招待酒会，款待海圻舰官兵。第四天，程璧光，汤廷光等应邀前往波士顿，晋见了正在避暑别墅休假的塔夫脱总统（William Taft）。



程璧光陪同纽约市长盖诺尔和小格兰特将军检阅清朝海军

在波士顿访问时，程璧光一行还应邀观看了在美国轰动一时、连演300场不衰的著名话剧《红寡妇》。坐在贵宾包厢里，程璧光在英文翻译的讲解下，看得有滋有味。新任统领副官灵机一动，试探美方联络官：“演出结束后，不知能否安排统领到后台参观？”程统领未置可否，显然是动了心思。美方联络官心领神会，立即耳语侍者办理。及至剧终，程璧光刚刚起身，剧院经理便笑容可掬地站在包厢门口，恭请统领大人一行驾临后台指教。程统领以“恭敬不如从命”之态，欣然随经理来到后台。此时，全体演职员以饰演红寡妇的女主角领头，男女分列鼓掌欢迎中国海军将军。程璧光见状大悦，即席致词，对演职员的精彩表演给予高度赞扬，语谓：“此剧乃吾人此次出国访问以来所见演艺之最出色最精湛者”，再次赢得满堂喝彩。剧院经理兴奋地鼓动道：“Girls, get acquaintance with the Admiral!（小姐们，来熟悉一下这位海军将军吧！）”还没有等程璧光明白是什么意思，数十名浓妆艳抹、酥胸高矗的美女蜂涌而上，瞄准目标一番狂吻。

程璧光与纽约市长William Jay Gaynor



纽约儿童和中国军官



大清海圻舰水兵在纽约街头列队行进



顿时，身为舰队司令的程统领成了大花脸，两颊密密麻麻印满了美女们留下的口红。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程大人，这回算是开足了“洋荤”。

中国军舰首次出访美国本土，在全美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已故美国总统格兰特之子，驻纽约区陆军最高司令官小格兰特将军热情接见了程璧光统领一行，并派夫人陪同海圻舰官兵拜谒了格兰特总统墓，参观了格兰特纪念馆。美国海军纽约造船厂厂长罗伊泽将军也热情邀请程统领前往该厂参观访问。美国铁路公司总干事也邀请程统领于返程途中到伯利恒钢厂参观。

海圻舰在美国纽约访问的一个星期，是在热烈欢快的友好气氛中度过的。中国驻美大使张萨棠为使海圻舰访美达到预期效果，在上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美华侨华人商会团体更是全力以赴，各种联欢会、招待会一个接着一个，让海圻舰官兵大有宾至如归之感。

访问拉丁美洲

8月中旬，海圻舰由纽约启航，沿美国东海岸南下，穿过佛罗里达海峡，驶抵古巴首都哈瓦那。旅住古巴华侨总商会闻讯，组织数百人到港口迎接。旋即，侨领联名柬请舰上见习生以上官兵，至中华总商会隆重举行欢迎宴会，为远道而来的祖国亲人接风洗尘。据亲历者日记记载：“一时宾主咸集，如逢老友，如归故乡，无不开怀畅饮，谈笑风生，极人生之乐事。”更令官兵们感动的是，每当离舰登岸，一遇侨胞，无论男女老少，都竞相请至家中，盛情招待。临别，还赠送各种纪念品。如遇同乡同宗官兵，更是一请再请，情真意切，令人难忘。海圻舰抵古巴第三天，古巴总统接见了程璧光统领和汤廷光管带。谈及华侨，总统表示：“古巴军民决不会歧视华侨，因为古巴对西班牙战争期间，华侨曾与古巴军民共同战斗，为古巴的独立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历史事实，将为古巴人民所永志不忘。”但据侨领反映，1847年首批华侨抵达古巴时，其境遇十分悲苦，形同猪狗。现在虽有改善，但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许多侨领与普通侨民一致认为，海圻舰的到访，为改善旅古侨民的处境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

华侨华人反应最强烈的行程当数海圻舰抵达古巴。海圻舰受命赴英庆贺英王加冕之际，适值墨西哥发生反华排华暴乱，清政府驻墨使馆代办沈艾孙急电国内派舰护侨。清政府于是令海圻舰由纽约南下，以宣慰侨胞。海圻舰在古巴停泊10天后，原拟继续西行800多海里，访问墨西哥。但因墨西哥政府已就排华事件与清政府驻美、古、西特命全权大使张萨棠签订了协议，正式向中国政府赔礼道歉，偿付受害侨民生命财产损失，又正值墨与邻国发生战事，因此，经请示国内，中止前往。

海外易帜，响应革命

海圻舰经过近120天的航程，完成了所有外交使命，

就要返航回国了。然而一场改朝换代的空前大革命在中华大地爆发。1911年9月下旬，国内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主旨的民主主义革命风起云涌，燎原全国。消息传来，群情激昂。海圻舰三副黄仲煊，烟台海校第二届驾驶班毕业生，福建闽县人，中华民国首任海军部长兼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的胞侄。早在烟台海校学习期间，他就秘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此刻，“辛亥革命”爆发，黄仲煊立即在舰上展开活动，争取海圻舰在海外易帜。他首先秘密串联三官厅同僚、巡查、总头、总炮手、见习生等20多人，然后分头到兵舱和二官厅展开发动和组织工作，获得广大官兵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就在此时，又传来武昌起义胜利的喜讯。黄仲煊立即率骨干分子公开请求程璧光统领、汤廷光管带率舰呼应，出面领导全舰官兵参加革命大业。经过与驻英大使刘玉麟一番紧急磋商，程璧光、汤廷光同意领导全舰官兵加入革命阵营。

1912年1月1日，是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海圻舰在巴罗港举行了隆重的易帜仪式。全舰官兵军容严整，列队后甲板，由40名水兵组成的仪仗队持枪站在最前列，雄壮的军乐声中，随着程璧光一声“换旗”令下，管带汤廷光将一面新制的中华民国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双手捧给值更官，值更官在两名持枪护旗兵的护卫下，驱步舰尾旗竿下，首先降下黄色青龙旗，然后升起五色旗。

1912年5月末驶抵上海杨树浦码头，海圻舰和官兵由大清海军出发，经过一年多的航程，回来时已是中华民国海军的一员了。日月穿梭，时光荏苒，一个新的世纪向我们走来。如今，海圻舰官兵早已作古，但他们创造的中国海军远航史和军事外交史上的辉煌纪录，将载于中华民族史册。

附录：

1. 在广州海珠石东端的地方，1921年起立有程璧光像（孙中山在程被刺杀后立），后来因扩筑新堤而被移至虎标永安堂东面前（长堤大马路路边）安放。1960年代，程璧光像被毁，去大炼钢铁了。换成今日见到的工人雕像（陈本宗、凌镇威合作的《创业者》）。塑像基座原有的碑文：“故海军上将军程公璧光，治海军四十年，于民国五年任海军总长。持大节，尚廉信，屹然为天下重。六年乱作，奉黎大总统南下，遂与今总裁孙公定大计，偕今总裁林公率舰队至广州，倡护法，国命赖以弗坠。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被刺于海珠军次，天下痛惜，相与范金铸像，垂哀思于无穷。中华民国九年春，二月二十六日立。汪兆铭撰并书。”

2. 此文根据母亲的回忆和网文写成。

2018.12.5 于 Ann Arbor, Michigan USA



柯晓明 67届初中

儿时在父亲的督促下曾似懂非懂地背诵过东晋文学家陶渊明（326 - 427）的《桃花源记》，初中时在语文老师老师的讲授下学过这篇传世散文，并使我喜欢上文章清新质朴的语言，倾倒于其所描绘的悠闲祥和的田园风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丰富，我开始对文章的结尾更为欣赏，“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向往宁静安谧和无拘无束的世外仙境源于历世历代的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却又无可奈何而产生的一种美好梦想，桃花源里农夫渔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与世隔绝，不涉尘俗的写照，但这却如鲁迅先生后来曾经说过的：“一个人要想离开社会而生存，那正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

July 4, 2018

Independence Day's Sentiment

柯晓明 67届初中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分离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 摘自《美国独立宣言》

In the summer of 1986, my third year in the United States, I was working as a summer associate at a law firm in Washington D.C. On the afternoon of July 4th, I walked alone, a bit awkwardly, as a newcomer and outsider, with the flow of people to the long and grassy National Mall where people gathered together ready to celebrate Independence Day. 32 years have passed, but the scene of that evening is still fresh in my mind. By 5:00pm the National Mall was packed with families and friends who brought with them easy chairs and blankets, relaxing and chatting on the lawn while kids were playing around. Holding the American Star-Spangled Banner in their hands were not only local residents, but also people from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During the evening celebration activities, there were the jubilant outdoor concert and a riot of colors from fireworks that rose to the sky. However, it was the sense of confidence, gaiety and pride that the people displayed in celebrating their national day of independence that became most memorable to me. You could obviously feel that the patriotic feeling was not instilled from outside, but exuded from the hear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who were fully aware that the universal value and human dignity they celebrated was not bestowed as merely a gift, but rather won through battles at the cost of lives. When I left the National Mall and walked back to my apartment in Georgetown, I felt that I became a part of that crowd.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adopted by the 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 meeting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on July 4th, 1776. The thirteen colonies declared their independence from the British rulers as sovereign states. Honestly, I have never rea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its entirety, not to mention a serious study of it. But many of the classic sentences in the Declaration have long been familia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me,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at captures its essence more than the oft-quoted sentence: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不记得最初是在哪里读到过“乌托邦”，但是我对“乌托邦”的理解至今仍只是停留在名词的本身，Eutopia的中文翻译除了“乌托邦”以外，还有诸如“理想国”、“乌有乡”和“空想社会主义”等。“乌托邦”一词最早出自于英国人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 2/7/1478 - 7/6/1535）1516年用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一书，后来又产生出不同的“乌托邦”的思想流派和社会试验，最后均以无果而告终。陶渊明早于托马斯·莫尔一千一百多年就为我们描述了他心中封建农耕时代的乌托邦乐园，并最后明示那是寻之“遂迷，不复得路”和“无果”的乌有之乡，陶公真可谓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圣贤也！

“乌托邦”思想对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和哲学都有一定的影响，而陶渊明的“桃花源”情节更是经常出现在后人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中，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王维十九岁时写的一首七言乐府诗《桃花行》。既然“乌托邦”是“乌有”的美好愿望，“桃花源”是“无果”的世外仙境，那么将“乌托邦”或“桃花源”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似乎成了自欺欺人？非也，其实心中保留一些渴望，哪怕是不可企及的美好愿望也是心情的一份释放和人生的一种憧憬。

西雅图山水秀丽，景色怡人。我喜欢这里暮夏到初秋那充满遐想的短暂时光，满树叶子渐渐由深绿转金黄，飘落的叶子在地上随风翩翩起舞，空气中飘来一缕缕淡淡的桂香。世间少了些浮华喧闹，却多了些生命的成熟和沉稳。我愿意借之为自己的人生添上一份精神的寄托：我多么希望秋风、秋叶和秋实就是永恒的现实世界，成为我心中的乌托邦和梦中的桃花源。

9/22/18

从今年6月底到9月底，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四次，然后再从9月26日去上海到10月19日回来，时差一直倒到11月感恩节这个星期，还是自然而然地在倒，睡了就睡，醒了就吃喝读写听，导致我对时差特别感兴趣，尤其是我发觉倒时差时睡醒的那个时段，是脑子特别清晰的时候，但不会持续过一个小时，然后又开始被时差了。

回来后大量的公事私事家事政事，已经不可能详细地记述上海之旅，故从人情世故和衣食住行八个字出发，尽量挑我自己认为有意思并可以分享的，记录下来。

离国34年，只有两次回上海逗留长达20天，2003年扶老携幼一次，和今年一次。尽管每年有机会回去，但是我还是要说，无论媒介舆论谣言如何，事实是硬道理，今日之上海乃至江浙长江三角洲，真是完全的世界榜样。

人

沈师傅不劝架。回来总是先请沈师傅扞脚指甲捏脚，这次去了三次。不用介绍他的高超技术，而是目睹店里老板和员工吵架，这位员工技术很好，仅次于沈师傅，顾客不满意一位新手，老板就怪技术老二没有帮助新手，技术老二不买账，顶撞起来，老板也不开除他。整个过程沈师傅一句不吭声，我却瞎起劲在那里吆喝大家吵什么吵，沈师傅是佛陀，佩服。

“被工矿”工厂的同事们。既然是大学入学40周年，对我来说就是“被工矿”50周年和脱离劳工苦海生涯40周年。聚在一起，开心的是仍旧是一帮无所不谈的工人阶级，尽管没有一个是工人家庭出身；更开心的是大家身体都很好，记得那时在工间工余举杠铃俯卧撑长途骑车上班，每天偷懒，吃高温津贴泡热水澡，自然而然地给现在的状况打下一点基础。

国庆假日的外滩人山人海，当然全是外地的游客，引得四警出动站岗，特警武警交警协警。我偶尔路过站在面对黄浦江的大楼前等车，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看到这么多兴趣昂扬的人了，比当时挤过江渡轮还踊跃。

中国投资人，已经不是我90年代帮助的进出口贸易商人，也不是21世纪以来的房地产开发商，这次遇到的全是高科技人工智能虚拟货币主流媒体的投资人，年龄普遍地趋向40多到50，虚拟货币的都是30或30以下的年轻人。全球化世界已经成为历史潮流，中国的信息工程和技术普及

堪称世界第一流。

有富有的人就有冒充富有或诈骗的人，有自称“国际什么家”的死乞白赖找上来，我坐下一看到他穿的衣服特别是他的皮鞋和袜子，就明白我不需要浪费时间，早早客气打发他。

上海第一名门后代黄律师故事多，每次我们都吃吃喝喝悠悠游游，上海超级大型事务所合伙人，肚皮里的故事比我还多。同时有幸和何律师周律师两位不同事务所的主持律师聚，何律是女强人，快言快语，周律则是相反，比较慢言慢语。他们的故事都带知识带乐趣，受益匪浅。

此行重头是入学40周年纪念，我们78大师欢聚，吃饭已经是吃啥忘啥了。当年脱离劳工苦海，我带薪读书，日子轻松愉快。78级同窗，有比我年龄大的更有比我年轻的，40后再相会，竟然每个人的相貌几乎依旧，真是神奇。

有幸第一次结识两位漂亮的女警官，过去脑海里的警方印象顿时消失，都很礼貌时尚通人情见多识广。思一，和谐从如此出色的警官开始应该是真和谐，思二，海外媒介诋毁中国执法界流毒很深。同样地，工商业投资界的漂亮女将们，天文地理海内海外。我记得小时后常听“送额女人聪明面孔笨肚肠”，上海话漂亮女人都是笨蛋，现在世道真的完全变了。

有机会去私人牙医那里查了一下我的一粒掉了补料的牙齿，医生说要拔掉并植入新牙，因为旧牙壁太薄了，我就信口同意了。晚上好友罗兄来聊起拔牙，他告诉我曾经有一位牙医在报上写过，凡是本身自然的东西，最好不要摘除，能留就留。我想起几乎所有的牙医都认为旧牙没了就要植入新牙，否则会影响前后正常位置的牙齿，可是我有一只右边下面的主牙掉了有很多年了，因为怕打麻醉针痛，一直没有去动，一点也不影响啊？再者我溜了一眼这位牙医的手指，胖胖粗粗的，顿时想起我美国牙医的手指和我自己的一样，灵巧细长，想来想去，就这样取消了我的拔牙预约。

小时一起长大的邻居近几年来都有欢聚，在座的，除了妹妹和我之外，都是工商企业家们的后代，从小在舒适的环境中长大，受尽文革沧桑，如今个个依旧旧侑，礼貌风度，海派作风万岁。同样的，位育同窗，年年聚会，这次终失上海出版界豪杰郝兄弟，无限思念和遗憾。

一定要讲两个出租司机故事。其一是那天大早要去虹桥，酒店忘了给我预定，下来一看好几辆车排队。第一辆司机装睡觉，因为他看我没带行李，故意不去；后面马上来一个原味上海话的老司机，已经退休那天来帮别人出车，一路聊得很高兴。为了酬谢他没有嫌弃我不带行李，给了他多一倍的车资，他谢声不断，这是普通老上海人之间的一点温情。其二是从淮海路回衡山路，出租司机得意非凡地教我说英文，梔子花是Gardenia，真没错。

多次参观我妹妹家里的重新装修进程，简洁舒适。那里大门口有个卖盗版片的安徽朋友，从我1990年代中期回去到现在，他还在，称呼我阿哥阿哥的，很亲热。这次和他聊天，得知他现在依然在卖盗版片，生意也好，同时还做手机贴膜，虽然很辛苦，但是他说值得。他太太做钟点工，月入8千，两人供养儿子读大学毕业都已经工作。我想，这不是和我闯荡北美一样，船到桥头自然直，只要坚持忍耐吃苦，都能生存和发展。

情

家乡的路好走。在上海的日子里，最感触的就是这里的每条路，尤其是淮海路衡山路一带，走在那里，好像是上中学时候的感觉，阳光明媚和蒙蒙细雨共存，花香雨露落叶伴随着所有美好的记忆。

家乡的人好熟。有幸通过中国脑神经外科两位鼎柱的故事，结识后代明州朱医生和上海钢琴家位育学妹海鹰，不是巧合胜似巧合。世界真小，海派人士的圈子小得更自然和谐，每个人都似曾相识，就和1970年代和父亲在广州的同事朋友马船长的子女一样，因为策划游泳到香港而情同手足。

各位一定都记得艺术剧场国泰上海和衡山电影院，这次我都路过了。除了学校附近的上海电影院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出还是不是个电影院，其他三个都门面内部装修整形过，对我来说，真是不减当年的吸引力。文革前毕竟还有东欧翻译片苏联自然科技片，中午在上海电影院隔壁吃一碗阳春面，再看一个小时的苏联科技片，我记得有一部是讲贝加尔湖的自然环境的，不知哪位也记得？艺术剧场稍微远一点，得从位育北楼逃离自修课溜出去才能赶上三四点的电影，看到天黑从淮海路走回家去。

有机会和昌宏兄嫂从南京西路边吃边走到西藏路口再从西藏路上高架桥观望周围华灯初上，一片歌舞升平熙熙攘攘，只是一个普通的周日，可想周末之热闹。看到南京西路什么路转角上有一家规模极大的西式面包点心店，外面顾客排长队等待入门，估计是生意太好分批入店挑选。在巨大的窗口张望了一下，在欧洲都没有见过这样大规模多品种的面包店，而且价格比欧美上等面包店都高。我是面包和点心狂，羡慕不已，真是厉害了，我的国！

但是如果上海这样，还不稀奇，昆山行再次震动我的乡情。那天黄律夫妇亲自带我去昆山阳澄湖畔一日游，车

入昆山境内，好像进入西欧发达国家的休假区域，道路建筑可以看出是经过细心和科学的规划，绿化面积之宽广，可见其规划不计成本，因为这里地价已经紧追上海。听在那里修树除草的农家妇人说，她们都是规划拆迁的农民，指给我们看现在住在附近的体面的高楼群，每天近百人民币带吃午饭大巴接送，被雇来从事绿化工作，何乐不为，权当公园散步练功。

都说中国不用小费，其实只要给，都收的。更重要的是住酒店，网上报道关于中国五星酒店客房清洁弊病尤甚，通常我按住宿时间的长短和需要，一入宿就请客房服务员“喝茶”，通常是100块起。然后过几天看到不同面孔的，再请“喝茶”一次，这是我表示尊重他人的习惯，得到的是我认为无可挑剔的服务和关心。这次还小试饭店吃饭小费，果然都收，而且收得神态非常自然，当然得到的是很好的餐后服务。

九十月，是上海白兰花和梔子花的季节，我妈妈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在衬衫前襟别上一串白兰花和梔子花，那天我在淮海路转转，特地买了一些晾干后带回美国撒在妈妈墓碑前。



新民晚报有赵韩德先生好文“上海街头的那声声‘梔子花——白兰花’”，小引几段如下：

“说到佩饰，上海街头最海派味的花儿，非梔子花白兰花莫属。”

“难忘从前那沿街叫卖之声，它是谦卑的谋生手段，双方都能和和气气地接受；它亦是草根阶层生存创业的萌芽。街头小卖，于我，绝对深入于心的，就是那唤卖梔子花白兰花的优雅。”

“无论是我家浦东小镇的街旁，还是淮海路法国梧桐树下璀璨华贵的店铺边，卖梔子花白兰花者都是衣着朴素简净、举止素雅的中年妇女。一只精致小巧的扁竹篮，铺一层微湿的深蓝色蜡染方巾，摆上新鲜芳香宝珠嫩玉般的梔子花白兰花。她们像是从老上海的月份牌里走出来的，温馨得使叫卖声都一声声化作了柔情万端的绵软苏白：‘梔子花——白兰花……’时间定格在了清凉透明的早晨或

美丽的傍晚，再就是华灯齐放之时，暗香盈路。大白天不适宜娇嫩幽芬的栀子花白兰花。”

画家贺友直对此也情有独钟，他写道：“每到热天，都会听到‘栀子花——白兰花’轻轻软软的叫卖声……它普通得只配铺在竹篮子里沿街叫卖，却受到不同身份的妇女的喜爱。它令人感觉纯洁、素雅、有生命。无论佩在何等人的衣襟上，虽不耀眼夺目，却显得自然大方，透出平易脱俗的气息。”“配饰也是艺术。栀子花白兰花这种配饰，则是通俗的雅气。”“艺术，若能做到通俗得雅，雅得通俗，就会使人永远不厌。”

连带想起，乾隆年间，诗人黄景仁剑气箫心，孤身寓宿客栈。清晨忽闻卖花声，不觉披衣：“何处来行有脚春，一声声唤最圆匀。也经古巷何妨陋，亦上荆钗不厌贫。过早惯惊眠雨客，听多偏是惜花人。绝怜儿女深闺事，轻放犀梳侧耳频。”

“栀子花——白兰花……”仅此软糯唤卖之声，上海已足够令人回味。对我来说不但是回味上海，更多的是闻到那飘悠的细香，想念妈妈，于是乎眼泪直流，只得赶紧在边上的老大昌蛋糕店找个位子坐下，戴上太阳眼镜，才没有引起众人注目。

世

网络和手机之普遍和应用之广泛，在上海尤其。记得今夏在卢森堡弹丸之地还看到规模相当的中国农业银行时我觉得有点意外，这次在徐汇区想找农行FULL SERVICE就很难找，基本都是电子网络分店，从一个三到四开间的普通银行变成一个类似ATM的机器。

从城市规划上看，现在各个区域都不得了。市府拨款14亿要将衡山路打造成上海香榭丽舍，故天平街道高安路一带房价还在上升。我喜欢这个计划，多年以来每次回到衡山路，就觉得这个我长大的区域被极其土气的商业行为玷污了，那些破酒吧饭店等应该全部关闭，回到一尘不染的林荫大道。我84年离开，除了衡山饭店有很小门面卖汽水冰淇淋外，没有一家商店，那才是我的梦里故乡。

逸凡夫妇和瑜妹一起开车去崇明岛，一路高架高桥。妹妹讲我去崇明前哨农场探望过她，我已没有记忆。如果说昆山像是西欧发达国家的休假区域，那崇明和欧洲农村比较则一点不逊色，只是农人住舍设计比较中国化一点。崇明的北边有一地段是属于江苏省启东市管辖，那里有五六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价格在1万1千1平方米左右，设计相当好，比上海范围的价格要低多了。就是需要有车才能居住，否则不是很方便，因为一路过去，都是漫长的林荫道，据说是当年知识青年在崇明众多农场被工作时种下的树苗长大了，数来已有50余年，知青筚路蓝缕之功，造就了一个生态大岛屿。

特别要提一提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旧址）。

那天和昌宏兄嫂路过，正好台风余孽，进去避风雨，没有想到里面设置陈列等非常好，除了1949前后的那部分宣传色彩之外，值得一看。尤其是其中的视频音响点击等设计合理方便，比如上海所有大学的校歌，还有很多中学的校歌都可以点击播放，当然都已经不是原声带了。唯一遗憾的是纪念品商店没有一件有关博物馆的物品，比如纪念册碟片等。从博物馆出来，南京路华灯初上，一片国庆节前的轻松气氛，虽然知道已经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我们是在追寻青少年之梦，而家乡真是永远有无可抵御的吸引力。唯一不伦不类的是，此馆有两个名称，上海历史博物馆和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这次多住了三五天，有机会经过很多过去匆忙来去不会留意的区域，比如虹桥，长宁，打浦桥，外滩，沪闵路等，到处都整整齐齐，干净程度远超北美的大城市比如纽约。有幸拜访占据太古广场办公楼整层楼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亦有幸使用占整栋办公大楼的世界性理财公司的设施，他们的接待大厅比我们在曼哈顿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还气派，里面每个单间办公室也不亚于我们事务所，营业额都是上亿甚至几十亿几百亿的幅度。

上海如此，浙江也是这样的发达。有幸参观了现代化工厂的设计运作和生产，国人精英的聪明智慧淋漓尽致。那里的民俗村里原户人家还居住着，我非常喜欢整个村四通八达的灌水系统，全部明渠沿着每家门前轻轻地流过，同时有金鱼树荫相染，感到自然和民宅融合得美丽舒适宜人，也许这里是还没有商业化的原因。附近还有规模巨大的十里红妆博物馆，“十里红妆”展现的是浙东的婚俗文化、吴越的传统工艺、内房生活以及母亲文化。其建筑设计出于被誉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首位中国得主王澍，此前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包括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我个人认为，与其参观展览还真不如观赏一下这个相当不错的展览馆建筑，现代中国风格和明清浙江因素巧妙和谐地混为一体。

从三联书店到季风书店。说起来心酸，上图地下层的季风被迫关闭是上海乃至中国的不幸。淮海路三联书店还在，每次必去转转，真心希望不要也被迫关闭，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原因。书店是知识人的圣地，尽管如今网络处处，但是卷书在手的享受可真不是普通人能理解的。

两次在上海滩饭店聚会，都在边上中共一大旧址门前仔细观察，看到成群灰色衣服的佛家子弟们排队参观，有点哭笑不得。在价格不菲的上海滩饭店吃饭，会想到对面



一大的那批党代表当时是否真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要消灭他们后代都在享受的豪华奢侈的所谓腐化生活。

马桥遗梦。记得1965年中二时秋收下乡在马桥，谢志民老师带我们中二（8）班两个星期，错过了苏联红军歌舞团在文化广场的演出。这次承蒙开裆裤朋友王教练招待，到马桥旗忠国际网球中心观摩上海公开赛决赛。网球中心规模庞大，设施齐全，包括只有中国才会配建的宴会大厅等。尤其浪费的是，此设施一年只用一次，即上海罗莱克斯网球公开赛。那天决赛的包厢专座，包括万国自助餐的费用（菜肴品种繁多，但是味道真是一般，看上去热闹，不过服务员态度是非常地好），竟然要一万三千人民币一位，我后来才知道。

故

多次提到上海有规划发展，只要走到任何一个小时候或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你就会觉得绝大部分的变化是值得赞赏的。不去说新天地之类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周围的大片地段也水涨船高，维修或改建得很出色。一反过去听到任何一个不属于我们那一带的路名时的调侃或茫然。如果看到有过去的衰老遗迹，很多是在等待政府收购拆迁时狮子大开口。

那天特意步行去汾阳路，从我下榻的衡山路慢慢地一路走一路回味每一栋房子可能带给我的记忆。永嘉路保持了昔日的宁静和干净，岳阳路同样依旧，普希金铜像已经陈旧不堪，右弯进入汾阳路。五官科医院周围今非昔比，来往人流开始增加。各位还记得这里的市少年科技站，曾经参加其船模小组，因手艺太笨被离开；记得对面的中国画院，曾看到丰子恺在文革中被扫地的凄凉景象；记得铜像周围情窦初开的中学同学羞答答地约会；记得汾阳路丁字路口的工艺美术研究所和转到汾阳中学的张老师是我们位育中三时的语文老师。在汾阳路私宅阳台上喝茶，眺望永康路一带，班上好几个同学的旧居和我外婆故居（已拆除），那里曾经还住着几位出色的女孩，在刚开放时就纷纷外嫁欧美。

过了几天的晚上，又从衡山路去东平路，夜色遮掩，一路上好像和几十年前一样的谧静和安详。绕东平路靖江路一周，顿时回到文革前的最佳年代，真是我的地盘我的梦。

浦江两岸，从外滩的时尚餐厅望到两岸的繁华，从对岸的江滨星巴克望到旧日的外滩，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的话，那就是一个新的世界水平的都市缩影。

最开心故里到处桂花飘香。特意挑了淮海路的夜与日去荡马路，虽然两边的建筑都已经不熟悉，但是这里的路，人，树，音，还是那样的亲切；几次走过我的出生地，淮海路上正对着思南路的那个弄堂，探头张



望，里面好像也是很干净，虽然一岁不到就搬到安福路，两岁时再搬到淮海路衡山路间直到离开上海，那毕竟是我的出生地，有一种陌生神秘但很亲近的感觉，就是因为酒饱汤足只得违反环境卫生规则，也是冲到出生地隔壁曾经是伟民邮票店的那条短弄里方便。

那天和黄律慕名吃了阿娘黄鱼面，停车在科学会堂地下车库，然后冒着蒙蒙细雨小游复兴公园。游人少，但有很多无所事事的老年人在打牌嚷嚷，大片的草坪已经缩小了一点，记得和被工作时的劳保医院医生约会的地方就在那里，希望她一切都好。下榻酒店隔壁是衡山宾馆然后对面就是衡山公园，趁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那里挑了一个晒太阳的位子坐下，听扫地阿姨们的唠叨，看十来个画家搭架草画，回忆从公园被关闭到今年又开放的那段历史，回到曾经带红领巾的年代.....

衣

上海男士衣饰仍旧和美国人一样欠品味，留意到穿米色卡其裤的稍微多了一点，而且穿带稀奇百怪字样的颓废套衫的少了一点，这是进步。同时也注意到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的服饰过分讲究了一些，我觉得如果不是出庭或对方服饰奢华，西便装即可。

我来自中西部，那里几乎没有女士的服饰能赢得我回头；事务所总部在纽约曼哈顿，职业服饰见到多了，唯独缺乏有风度有风格有风采的仕女休闲简装。要赞赏上海仕女在简装上超越欧洲，这次碰到的女将们个个服饰低调却夺眼，搭配上乘，色彩融和（鹅黄，苹果绿，黑白，细条纹粉红或浅蓝牛津等），各显品味。

食

烹饪不是高科技，只要色香味俱全，就是上品，而且色为先。世上应无美食家，各人口味不同，只要对自己口味就是美食。我是凡夫食客，也有自己的喜好，这次在上海和江浙所有尝试过的食肆在10月底已经按日期排列出来，在此仅举印象深刻的几例。

最贵的应该是新荣记1600人民币/两的野生黄鱼，所以网上盛传的什么40多万一桌实际上并不稀奇。摆在顾客挑选海鲜的冰柜里的小黄鱼，好像是首饰店柜台里照亮的金条，难怪上海人从1940年代起就称金条为黄鱼，可那时小黄鱼就几分角把钱一斤。

最便宜的应该是小笼汤包，10人民币一笼8个，而且味道相当好，就在高安路建国西路的南京汤包店，很小一家，三四个小方桌。很多人知道这个店。

最好吃的这次是东海湾老赵饭店的洋山芋海蟹汤。我极喜欢美国蛤蜊奶酪汤，如今在条件容许的情况下，立即喜新厌旧，不过

一定得是老赵饭店的洋山芋海蟹汤，一点油腻也没有，洋山芋成细羹，淡碧绿色，海鲜鲜美并红色，见此照。

最实惠的应该是光明邨，只要看每天4点钟就开始人头拥挤排队晚餐（可以预定位子），就知道网上的照片不是宣传。而且不但是淮海路原店，田林路新开的那家格外开朗明亮，相当入味而且相当合理的价格。同类的饭店还有衡山小馆和记小菜梅园邨瑞福园梅陇镇，凡是挤满上海食客的地方，必定是实惠好吃的。

最舒服的应该是带阳台的包间。我总觉得包间如同牢房，几个人在里面不见天日地吃饭，还不如大堂里吃饭，如果不太挤的话更舒服。这次在乌鲁木齐路的吉品轩，这个小时踢球的煤渣地体育场早就变成高大上的会所式上海菜餐厅，包间打开阳台门，风和日丽的秋日上海，很是舒适享受。

最慕名的应该是阿娘黄鱼面，多年前因为肮脏不堪我三顾茅庐而不进，如今整齐干净多了，红汤黄鱼面，当然这个黄鱼一定不是野生黄鱼。

最省时间的应该是上海点心，就是大食代上海弄堂，几乎样样都有，价格比外面要高，但是干净和省时，味道也可以。在浦东看到的1192弄食肆，还有南京路大排档王家沙，都属此类。

最挂念的应该是上海阳春面，市上已经很少见，失望之余，竟然在离开上海时在东航浦东机场会员俱乐部里吃到，味道虽然一般，但心满意足了。

最适宜的应该是昆山的Fairmont 颐丰阁，全国第一县昆山阳澄湖畔高大上，全落地大窗，导致里外环境一流，整个色香味没有任何挑剔的理由。梦寐以求的水芹菜就是在这里吃到的，螃蟹膏脂丰满，不是阳澄湖也非得是阳澄湖不可。

最方便的应该是超市排挡，比如盒马超市城市超市等，均有干净的座位，价格合理。不过好像人不多，可能是因为还有更便宜的排挡存在，抢了这些比较好的超市的生意。

住

过去有提到，回上海已经不习惯老家上海新邨的房子，一是因为两边隔墙就是美日领馆而在里弄里面有三个武警岗哨，走往里弄底部的家里，好像走在他们的监督注目礼之中；二是因为房子年久无论怎么维修都有一股陈旧的味道，这和我在上海拒绝去那些所谓私房菜的餐馆一样，再保养也逃不过我的眼光和嗅觉。

通常住衡山路上，原来风雨操场的上海国际网球中心即Regal酒店，或者就是住衡山宾馆，因为这是我的故里。这么说吧，西到衡山电影院最远第六百货公司，南到肇嘉

浜路，东到茂名南路，北到静安寺路，是大范围，真正小范围的话，就是淮海路衡山路这区域，当然还有复兴路的位育母校。住在这里，才会有兴趣出去走走，无论天雨天晴刮风和早晚，完全是回到家里的感觉。每一栋房子每一个转角每一排梧桐树每一家商店，都在我的心中有一段故事。

网球中心有一个相当满意的游泳池，水温摄氏27/28度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很适合年纪大只想适量运动的人。这次我几乎天天去游泳，在我每年回国下榻酒店时，从来没有空去游泳过。那天游泳出来看网球场上的中年人练球，觉得他们打得并不比我那时好。那时是1963年我在高安路第一小学读六年级，在游泳池边上的网球场师从传奇色彩的黄妙松大师教练，直到被我妈妈胁迫投考位育51中而放弃网球。一晃竟然是55年多，但是游泳一直没有放弃直到现在还几乎天天懒游。

行

各位一定都搭乘过传奇般的上海地铁，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地铁行驶时声音如风雷席卷地下长廊一长段时间，但实际只有走了一站路，比如衡山路到常熟路。我百思不得其解。

相比之下，上海开车就不是很实际，尤其是堵车的时间和泊车。那天晚上在南京路吃完饭，到地下车库取车，在出口前等了约有近半小时，里面空气几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惊恐一番。

驱车另一惊恐发生在从浙江回来的雨夜飞车杭州湾大桥，NC丈夫开车如飞，据说曾经积累了160多分的违规，还是照样神驶。那天从缴费关卡出来已经很快，前面交警电筒照着我们的车窗示意停下，我们还是闯关而过，不知有否后果。更神的是他对上海熟如指掌，我刚一说目的地衡山路REGAL，他二话不说马上开到，真是很酷啊。

直到这次和黄律一起搭乘高铁去浙江，才知道已经有沿海高铁沿着东南海岸线，从上海——宁波——深圳——香港的快速铁路。各位有时间真是可以搭高铁游览紧贴着海岸的各个地方。

又掠东京。从上海归来，临时改变计划，搭乘达美到东京两天公事。注意到去时海航和到东京的东航都是新飞机，服务好，尤其是厕所宽敞干净。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交通超级大国，然而机场工作人员培训还有待跟上，比如从浦东机场快速通道出来几乎是第一个，但是等待行李几乎等了一个小时；再比如浦东机场出口行李检查，乱成一团，结果海关干脆放开大门，几百乘客蜂拥而出。果然据报道，第二天下午浦东机场严厉稽查所有带代购行李，大笔罚款，令代购者大哭小叫地。

这个二十来天，能仔细地看看乡里，实是享受，与位育校友聊聊，希望大家不嫌弃拙笔。

音乐会 随感三则

柯晓明 67届初中



你可以舒适地坐在沙发上，泡上一杯清茶，通过发烧友级的音响在家里欣赏交响乐，但这和在一流的音乐厅里欣赏现场的演出是截然不同的感受。这不仅要归功于音乐厅无与伦比的音响，也是得益于听众凝神忘我的氛围，使你沉浸在一段超俗脱世的美妙时光里。评音乐作品和交响乐团的演奏水平对我来说是不自量力，但是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我想给自己留下一份音乐会随感。若干年后，当我坐在灯下重读这些文字，必有一番新意和欣慰。

随感（1） - 11/02/2018

音乐会的首曲是由匈牙利著名的作曲家贝拉·巴托克 (Bela Bartok, 1881 - 1945) 根据自己作曲的《神奇的满大人》(“The Miraculous Mandarin”) 的芭蕾舞音乐而改编的组曲。如同一些许多年以后才被认可的杰出音乐作品，这部舞蹈及其音乐曾因其内容的性色、荒诞和暴力，1926年11月在德国科隆首演后即被禁演。故事讲述的是在欧洲某个城市的贫民窟，三个惯偷和一个年轻女子勾结一伙以色相诱惑男人上勾后强夺钱财，“满大人”就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冤死鬼。具有诱惑色彩的主旋律以及并不悦耳的和弦使人感受到一种充斥在那个年代欧洲城市中某个角落里强悍和混乱的风气。音乐中除了明显的巴尔干半岛民族舞蹈的风格和节奏，你还可忽隐忽现地感受到一点东方异域的神秘色彩。为强调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特征，长笛、小号、尤其是黑管等乐器在演奏中被赋予独特的表现力。由于事先没有做功课，21分钟的演出使我难以进入境界。曾有音乐评论家称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音乐中巴托克的作品是必不可少的，有机会我还会再去聆听这部情节诡异而富有特色的音乐作品。

当下世界著名的青年小提琴家Alina Ibragimova 1985年在俄罗斯出生，10岁时随父母移居英国，后就读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她演奏的是俄罗斯作曲家Dmitri Shostakovi-

ch (1906 - 1975) 在1967年完成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 in C-sharp minor, Op. 129》，作品表现的是从内省冥思开始，转入绝望的呼喊和讽刺的幽默，音乐最后走向平静，在弦乐和鼓点中结束，留人余味。小提琴的演奏在这部29分钟的协奏曲中是重头戏，但是作曲家给长笛、短笛、黑管和巴松管，尤其是圆号时有耳目一新的独奏和合奏的机会。Alina的演奏一如既往，忠实对作品的诠释，她时而激情如火，时而又温柔似水的演奏风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协奏曲演出结束时掌声如潮，Alina三次走到台前向观众致谢。难怪《时代》杂志几年前就认定Alina将会在古典音乐领域大放异彩，这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小提琴演奏家。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Johanne Brahms, 1833 - 1897) 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曾有权威评论家把勃拉姆斯 (Brahms) 和巴赫 (Bach) 和贝多芬 (Beethoven) 称为三“B”。我是第一次听他的《第一交响曲 in C minor, Op. 68》，在冗长的交响乐演出中偶尔打个盹儿并非罕见，但在长达43分钟的这部陌生作品的演出中我竟然是全神贯注，唯恐漏掉任何一小节。后来才知道作曲家在21岁时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时深受震撼，立志要创作出一部能呈现同样精神的交响作品。这部作品从初稿雏形，几经修改，到正式完成前后跨越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成就了这部既受“贝九”的影响又有明显自我风格的作品。第四乐章是乐曲的高潮，带有“鼓乐齐鸣，群情激昂”的气势，其间几次听到近似贝九“欢乐颂”的旋律时我情不自禁地会有一种曾似相识，情绪亢奋的激动。期待12月28日去欣赏西雅图交响乐团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随感（2） - 11/10/2018

十九世纪末的法国诞生了两位印象派大师，一位是开创印象派绘画风格的莫奈，另一位是被誉为印象派作曲

家第一人的法国作曲家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 1862 - 1918)。提到德彪西, 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他最为著名的二首交响乐曲《牧神午后》和《大海》。当晚演奏的是他1889年完成的一首钢琴四手二重奏, 后经过他的一位好友改编成的管弦乐小组曲, 我是第一次听这部组曲。有音乐评论家说你并非一定要完整地了解乐曲的结构及其配器后才能欣赏交响乐, 音乐更应是对心灵的触动和情感的呼应。而德彪西则说, “我的音乐没有其它目标, 只是想融入愿意接受它们的人的脑海中, 并且与特定的景象或对象联系在一起。” 此话道出了印象主义乐派的精髓。有人说这段14分钟长的小组曲是作曲家试图摆脱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束缚的一个尝试, 在乐曲的旋律上多采用短小和不规则多形式, 并通过发挥乐器自身所固有的色彩和听觉效果, 给听众造成某种画面感或印象从而达到作品的主题。四个乐章的主题既互为独立又在展开的过程中得到适当融合。作品旋律流畅, 变化具有对比和冲突, 既有第一乐章(“In the boat”)水波荡漾而带来的诗情画意, 又有最后一乐章(“Ballet”)芭蕾舞般的轻快跳跃。我似乎感到秋日下午在温柔懒散的阳光的抚摸下, 独自一人在小树林里踩着飘落在地上松软的落叶悠闲信步, 思绪流淌。音乐的表现力既可通过富有戏剧张力和激情四溢的方式, 如气势磅礴的交响乐, 也可以以优雅欢快和色彩丰富的小作品呈现出来。德彪西当初是为业余钢琴手而谱写的这首四手二重奏曲, 不料组曲演出后大受欢迎, 有评论家称这一首貌似简洁的小组曲乃是别出心裁的杰作。难怪我那么喜欢这部作品, 原来它是可以雅俗共赏的。

西雅图交响乐团多年来一直致力推动现代和当代的音乐作品, 音乐会的第二部曲目是法国作曲家Pascal Dusapin (born 5/29/1955)的《双鸟戏水协奏曲》(“At Swim-Two-Birds for Violin, Cello and Orchestra”)。该作品完成于2016年, 是作曲家为妻子是小提琴手和丈夫是大提琴手的一对夫妇朋友而谱写的, 当晚的演出是在美国的首演, 并由这对夫妇亲自担纲独奏和二重奏。我对现代和当代音乐作品了解甚少。个人的直觉是这部30分钟长的作品的节奏变化和对比度很复杂, 不时会加入一些强烈的抒情性的旋律。传统的和弦令人轻松愉悦, 而富有现代气息的某些段落又让我不知所措, 我不知道如何欣赏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小提琴有大段的独奏, 小提琴和大提琴的二重奏给人一种女高音和男中音如同夫妻二重唱的美妙效果。因为是写给一对夫妇的, 所以整部作品的感情色彩丰富而又细腻, 风趣而又坦率, 既有卿卿我我的私密, 又有碰撞摩擦的摩擦, 给听众很大的想象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的曲名取自于著名的爱尔兰后现代作家Flann O'Brien 1939年的小说《At Swim-Two-Birds》这是一部被认为是“后设小说”(metafiction)的代表作品, 曾入选《时代杂志》100部最佳英语小说(1923-2005)。我没有读过这部情节多变, 结构复杂的小说, 所以没法猜测音乐作品和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场休息后演出的是长44分钟的俄罗斯著名的古典音乐浪漫主义作曲家柴可夫斯基(Lyich Tchaikovsky, 1840 - 1893)的第四交响曲(“Symphony No.4 in F major, Op. 36”)。即使你从来没有听过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作品, 你一定听过芭蕾舞“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的音乐。每次听柴可夫斯基的这部交响曲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关于这部作品的介绍和评论很多, 其中不乏关于作曲家创作当时窘迫的生活状况和破裂的婚姻关系。在欣赏一部古典音乐之前读一点对该作品的分析和作曲家的介绍有助于你进入角色, 但是过多的这种依赖容易造成先入为主的局限, 从而使你失去经典音乐所能带来的个性化的思绪和欣赏的美好片刻。就如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芬兰作曲家让·西伯留斯(Jean Sibelius)所言“如果想要通过分析来理解音乐, 那么聆听时你就无法融入到音乐最为隐秘的感受中。就像蝴蝶, 哪怕触碰过它们一次, 蝶粉就会飘落。失去光彩固然不能影响蝴蝶的飞舞, 但总会令它们黯然失色”。这正说明了经典音乐大化无形, 道隐自然的无穷魅力。

随感(3) - 11/28/2018

古典音乐中的许多曲目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曲》则是其中一颗璀璨无比的明珠。这部两百年前完成的伟大作品是这位圣人富有哲理的内心深处的展示, 而他根据德国诗人席勒的《欢乐颂》改编而成的合唱是这部旷世交响乐曲的特有标志和主题之一, 并使之更具感染力, 20世纪法国著名的作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称之为“人类历史长河中永远不灭的自由、和平之明灯。”

当第四乐章木管轻缓地引出人们期待已久的《欢乐颂》旋律的影子时, 音乐厅里听众按捺不住的心开始随之颤动, 人们犹如是看见冲破黎明前黑暗时的第一缕曙光, 仿佛是听到历经万般艰辛后走向希望的脚步声, 独唱、重唱和合唱的加入把乐曲一步一步地推向高潮。《欢乐颂》是对人类不屈不挠的奋进力量的赞美, 是对世界光明和辉煌的明天的憧憬, 是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追求, 和对人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向往。和西雅图交响乐团往来的音乐会会有所不同, 当晚的音乐厅里有不少是携一家老少的听众, 白发老人中也包括我91岁的母亲和85岁的岳母。当这部长达近70分钟的交响乐曲落下最后一个音符时, 全场掌声雷动, 热情似火, 不少人眼里噙着激动的泪花, 久久不愿离去。在2018年岁尾还有什么比全家一起去听一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更好的音乐盛餐和精神陶冶。朋友们, 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2019年!



荷兰随感： 智叟治海的故事



九月去北欧坐游轮，可谓走马观花周游列国。两周内走了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的七国九城，包括俄罗斯圣彼得堡。一路琳琅满目十分精彩，但只算是浮光掠影而已。因为游轮的启返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多呆了几天，略有余暇对该城做近距离观察。仔细留心看，还真有许多前所未闻的新鲜事。回家后又做了些阅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对荷兰这个以航海殖民起家的民族增添不少了解，感触良多。本文就分享一些认识荷兰的心得。

以前对荷兰知之甚少，但学过中国历史知道台湾岛被荷兰人占领殖民若干年。17世纪早期世界进入海权时代，欧洲列强开始跨洋远航，贸易殖民。荷兰步航海先驱葡萄牙和西班牙后尘，也到亚洲开拓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spice trade）。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拓展亚洲地盘，占据台湾东南今台南地区，修建热兰遮和普罗民遮二城，作为东亚地区的贸易据点。1626年西班牙也在台湾北部占地殖民，1642年被荷兰人驱逐。那时正值明朝末年，台湾仅有原住民，未受明廷管辖。荷兰人沿用葡萄牙航海家对台湾的称呼：“福摩萨”（葡文“美丽岛”）。1644年大明覆灭，京师失陷，天子殉国。明朝宗室南逃建立南明。南明将领郑成功抗清复明多年，屡次力拒清廷招降，并于1659年北伐攻打南京。但终以折兵损将败北告终，退回厦门沿海一带隅居。困窘於所部元气大伤军粮不足，郑成功决心攻占台湾，驱逐荷夷。郑於1661年4月率将士二万五，战船数百艘横渡海峡，登陆台南。郑部先用战船围攻，击沉荷军“赫克尔”战舰，遂攻下普罗民遮城。荷军困守热兰遮城顽抗达八个月，於1662年2月投降，结束荷兰殖民台湾38年的历史。自此郑成功执政台湾，成立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同年郑成功逝世，年方38岁。其长子郑经继位，按明朝官制建立东宁王国。1680年郑经去世，幼子郑克塽继位。1683年清军大举攻台，郑克塽降清，至此明郑王朝告终。1684年台湾首次归入中国版图，隶属福建省，设台湾府。

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明郑王朝，开创汉人统治台湾之先河，历史意义不可小觑。纵观明清两朝近代史，郑成功驱荷之战规模虽小，却是中华民族以一己之力击败西方列强的首例。大清政府与列强屡战屡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不堪回首。中国与荷兰历史上的相左，大约就是这么一回。荷兰（Holland）正式名称为The Netherlands，中文“尼德兰”，原意为低地国家。16世纪初，尼德兰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领

地，涵括今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地区。尼德兰从14世纪起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到16世纪已成欧洲经济发达地区，南有安特卫普，北有阿姆斯特丹，均为经贸重镇。荷兰人崇尚重商主义，与西班牙的封建专制统治矛盾剧增。尤其让荷兰人不满的是西班牙的重重盘剥，西班牙国库一半以上岁收来自尼德兰。宗教方面，荷兰人是反抗保守僵化的罗马天主教的先驱。他们受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影响，最早成为所谓的新教徒，亦称清教徒。自1566年起，尼德兰爆发由威廉·奥兰治领导，反抗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史称尼德兰革命，或荷兰起义。从陆地到海上，荷兰人用武装手段同西班牙宗主国进行多年抗争，赶走几任西班牙总督。1580年尼德兰北部七省组成了联省共和国，使尼德兰北部成为清教徒主导的独立政体（基本就是今日荷兰本土范围），南部仍旧是西班牙天主教的领地。

尼德兰南北分庭抗礼的结果，使西班牙控制下的安特卫普居民大批北逃，景气不再。而联省共和国（即荷兰共和国）的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却日臻繁荣，成为金融贸易中心。尼德兰革命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促进了相对自由宽容的新教传播。1602年，荷兰在东方经营贸易的14个公司为避免过度商业竞争，合并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上市的股份公司。荷兰议会崇尚无为而治的重商主义，在海外授予东印度公司独立的国家职能（如发行货币、雇佣军队、签订条约），便利推进殖民。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开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元勋。随后成立的西印度公司相应地开拓殖民了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今日美国的新英格兰，原名新尼德兰，而纽约曼哈顿，最初名称新阿姆斯特丹。尼德兰革命为荷兰带来了一百多年的鼎盛时期，亦称黄金时代（1588 - 1702）。

黄金时代的荷兰有世界最庞大的船队，足及大西洋，

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海上贸易和殖民掠夺为荷兰赢得巨大的财富利润。一直到17世纪末，荷兰在各方面都遥遥领先英国，阿姆斯特丹也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荷兰在新教盛行下形成一个摒弃保守，思想解放，重商宽容，技术发达的社会。17世纪荷兰的鼎盛，归功于这个小国敢于向海洋挑战，跨越重洋，开拓新机。谈到荷兰的黄金百年，还得提几件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其一，著名的英国清教徒群体（Pilgrims）不堪封建教会迫害，于1607年先迁移到荷兰避难，十年后再搭乘五月花号航船历经艰难到达美洲，成为开创美利坚合众国的先驱。其二，1688年，荷兰执政威廉三世率领精兵一万五千，跨英吉利海峡登陆英国，目的是保护英国清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人身财产安全，推翻了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君王统治。随后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史称光荣革命或清教革命。其三，著名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1697年隐姓埋名，微服私访西欧两年，大多时间花在荷兰，还在东印度公司属下世界最大船坞学习先进造船技术，为振兴俄国奠定了基础。威廉三世逝世于1702年，其后英国随工业革命超越荷兰，荷兰渐退次位。



荷兰的国宝：风车和郁金香

说到荷兰国小，它今日国土面积仅4.1万平方公里（相当200公里见方），人口却有1700万，人均密度在欧洲名列前茅。这个造就了辉煌历史的小国为大英日不落帝国和今世霸主美国的腾飞开辟道路，但近二百多年中它似乎偃旗息鼓，少有声息。荷兰在国外诸多殖民地大都被后起之秀英法等国夺走，只剩加勒比海地区数个小岛仍属今日的荷兰王国。荷兰摒弃了昔日扩张殖民颐指气使的旧习，却秉承了黄金时代创造的开放和宽容的社会风尚。宗教上的容忍自19世纪末演变成多种宗教的和睦并存。政治文化的宽容使现代荷兰社会成为最自由的国度，如接纳同性恋和LGBT权利，保护堕胎及妓女职业化，允许安乐死和大麻合法化，都走在世界前列。凡去荷兰旅游，都知道以下几项是荷兰最有特色的景观：古老的帆布风车，五彩缤纷的郁金香，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等等。访问荷兰之前，我对它的风车和郁金香只是印象平平，不以为然。但随着对这个国家的历史今昔有更多了解之后，才对这些荷兰国宝品尝出不同的味道。

游玩阿姆斯特丹，非去不可的特别节目就是坐船观

赏该市容貌。北欧不少城市（包括圣彼得堡）都有繁多的绕城运河，但与举世闻名的威尼斯水城相去甚远，唯有阿姆斯特丹堪称北方的威尼斯。阿城有上百条大小运河，将城市贯通一体。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城市主要运河构成一幅向外辐射的同心半圆形蜘蛛网状，如同巧妙工匠的艺术佳作。这都是17世纪黄金时代的产物，前后花费30年靠人工手挖开辟而来。沿河两岸是紧紧相邻的典型北欧式三四层高的楼房，深浅不同的咖啡色砖墙与奶色的窗架鲜明相衬，再加顶部各式装潢的三角形山墙和高耸的屋顶，形成一种经久的华丽。据说沿河的房屋是当年商人们争购的地产。他们用底层做商店，楼上住家，阁楼则是仓库，所以房屋顶上多有滑轮轱辘可将货物吊上吊下。17世纪的商船贸易使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当时地产昂贵，房地产税按沿街门面宽度来估价，导致那时的房屋狭窄高耸。如今这些沿河房屋很多成为艺术家的工作室以及琳琅满目的餐馆咖啡馆。沿河街道边满是顾客围桌，高朋满座。河岸边时常可见青年男女并肩歇坐，十分恬静浪漫。阿姆斯特丹人口密度虽大但少有高层建筑，这与荷兰低地有关。它三分之一的国土在海平面以下，最低处低于海平面6.7米。荷兰大片土地古代为沼泽地，多是远古植物死亡腐烂沉积形成的泥炭地质（peat）。所以此地的建筑，桥梁和运河堤坝都建在深埋入土的坚实木桩之上，木料为德国黑森林地区采伐的橡木。尽管如此，阿姆斯特丹有些房屋建后多年呈现些微下沉和变形，但荷兰人却能毫不惊慌泰然处之，不过高层建筑能免则免了。



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房屋

我们的游轮下午五时起锚。从地图看，原以为大游轮离开码头应往水域开阔的东北方向开，穿越艾塞尔湖再入北海。但出乎意料，游轮径直朝西行驶，进入一条几百米宽的河道后缓慢行驶。河道两岸多是工业区，又有垂直交叉的小河道将各个工业设施分割开来，一看就知这是人工开发的运河区。游轮在运河中行驶三四个小时，到夜幕降临还未出海。这事令我疑惑不解。第二天早晨在餐厅吃早饭，同桌来了两对西人夫妇，也是我等退休年龄。寒暄招呼一问，彼等正是荷兰人士。交谈几句我就发问，为何昨晚不走大湖，却在河道中折腾许久不出海。坐在旁边的荷兰老翁侃侃而谈，说荷兰的水域管理是多年成功治理的

结果，出海必走人造运河，入海前还要通过水闸通道，控制内外不同的海水和湖水。这个答案出乎所料，我随即问道：是像巴拿马运河那样的水闸门吗？答曰是的。因初次见面，不好意思盘根问底，于是又聊别的。发现对方英文不错，便夸奖他英文说得流利。答曰，荷兰人中学必须学三门外语。这个答案也令我吃惊，忙问你们学哪些外语。他说一般是英法德语。饭桌上有关出海的交谈，确实引起我的好奇，百思不解摆着好好的大湖不走，却偏要挖条运河出海，还用水闸通道，难怪出海如此费时。这些问题直到我认真读了一些荷兰地理史记才有答案，得知荷兰民族在退出列强争霸的世界舞台两百年之后，竟然在4万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里创造出鲜为人知的另一番辉煌。

荷兰地处欧洲西北岸，大部分土地是欧洲三大河流（莱茵河、默兹河、谢尔德河）交汇进入北海的河口地带。西南海港城市鹿特丹，就位于著名的莱茵-默兹-谢尔德河三角洲。古希腊地理学家派西亚思2000多年前远航欧洲西北低地国家时对荷兰有如下经典评述：“这里的人们在与洪水争斗中死去的人数要比与人争斗多得多”。历史上，巨大自然灾难多次降临这块低地。1134年北海大风暴使荷兰西南的西兰省（Zeeland）失去大批土地，将该处地貌变成岛链。1287年12月圣露西亚水灾是有史记载的最大天灾，北海的超级风暴侵入荷兰和德国北部，造成五至八万人死亡。1421年圣伊丽莎白水灾中，北海沿岸因强劲北风和低气压作祟潮汐涌涨，吞噬大批良田，导致数千人丧生。最近的一次北海大灾发生在1953年2月初，巨浪冲垮荷兰西南部多处堤坝，一夜间淹没良田和房屋，1800多人淹死。

面临险峻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幸的荷兰民族顽强地在这片冲积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是如何度越维艰创造辉煌的呢？中古时代，荷兰祖先就在这片河流交错的土地上选择地势稍高的小丘生活。随着北海季节性的涨落，他们的土地不时被大海吞噬，得而复失。荷兰人渐渐学会筑起堤坝来保护他们的家园，不仅在海岸线修建堤坝，也沿河筑堤防止洪水倒溢。起先堤坝围出的土地多为泥泞沼泽无法利用，圈地也容易被汹涌的北海夺回。这样的拉锯战周而复始地进行了许多世纪，直至荷兰人巧妙运用了风车才开始改变。风车在欧洲起源于12-13世纪，最初仅用于碾压谷物。16-17世纪，荷兰发明和改进出新型风车用于排水。



阿姆斯特丹运河网

垂直竖起的大帆布风轮，如同船帆随风向定位；巨大的风力推动风轮旋转，带动底部机械齿轮和水轮将沼泽地的积水抽干。单一风车抽水高度有限，他们就建起一组风车，将积水分段从低向高抽，最终排进河流或大海。在没有电力的时代，荷兰风车的排水机械成为世界领先技术。就这样，他们积少成多地夺回越来越多的土地。但是为维持这些土地的干实，必须昼夜不停地抽水。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从古式的风车到现代的电泵从未间断过。据统计，每年荷兰排出的地下水量，足以供应整个纽约城的居民使用十年。

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今日荷兰的国土有一半是从大海嘴里虎口拔牙般夺来。筑堤围田

得来的土地（称为Polder，新辟低地）均为肥田沃土，得益于起源阿尔卑斯山流经1500公里的莱茵河给下游土质沉积下丰富的养料，最适合农耕。这个大自然的恩赐加上荷兰人的辛苦耕耘，最终将小国荷兰变成一个出口丰盛农牧产品的大国。新辟低地是沼泽湿地，土质松软。排水抽干后地面逐渐下沉不可避免，抽得越急，土地下沉越快。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荷兰的土地下沉了2呎。正如地理学家所说，荷兰国土就像一个大浴缸，大半在海平面以下，周围被堤坝包围。一旦哪里堤坝决口，铺天盖地的洪水会无情地冲洗掉它遇到的一切，导致灾难性后果。这就是许多世纪以来荷兰人时刻担惊受怕的原因。尽管荷兰人创造过17世纪的黄金时代，但在自己家园这片土地上，他们虽有傲人的建树，却仍然处于听天由命的被动局面。北海既为他们称霸世界的航海贸易敞开过大门，却也多次无情地掳掠他们的家园。

在1287年欧洲史上最大水灾中，北海恣肆无忌的风暴和洪水不仅夺去数万生命，而且永远改变了荷兰中北部的地貌。它撕开一个大口子，开辟出一片新湾区，现称南海（Zuiderzee）。以后几百年，荷兰人在南海南岸建设起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意即阿姆斯特（Amstel）的大坝（Dam），后成为首都。荷兰许多地名都以“丹”字结尾，意即某某地方的大坝。又如鹿特丹，即鹿特（Rotte）的大坝。堤坝的确为城市提供有限的保护，但水灾仍然是挥之不去的威胁。1916年，新首都阿姆斯特丹又遭水灾肆虐，北海巨浪冲垮了新首都南海沿岸的堤坝，淹没城市北部数千幢房屋，无数百姓丧生。饱经洪水灾难的荷兰终于受够了北海的折难，痛下决心要找出保护家园的永久性方案。为治理作孽多端的北海，荷兰出了一位杰出的伟人，

名叫科涅里斯·列理 (Cornelis Lely 1854 — 1929)。列理本是土木工程师，以后从政，先后三次出任交通及水利管理部长。年轻的土木工程师列理在1891年就提出大胆冒险，但可行性强的北海治理方案：在濒临北海的南海出口处建筑一条长达30公里的巨型堤坝 (Afsluitdijk, 拦海大坝)，将脱缰不羁的北海阻拦于国门之外；大坝之内改造成淡水平湖，再用荷兰人拿手绝技来围垦新辟低地。

从提出方案到74岁逝世，实现堪称极端工程 (Extreme Engineering) 的理想花费了列理的后半生。1913年第三次出任部长时，他确保自己的项目在内阁议程中立案。1916年大水灾后，治理南海终于提上日程。他的提案于1918年经议会通过。这是一项史无前例但又充满危险的首创，无人可以保证它的成功。由于经费困难和工程筹备，南海工程1927年4月才正式施工。这是一项倾举国之力、牵动国民心弦的壮举。从全国招募的数千名工人、石匠和工程师投入筑坝工程。列理的施工设计是先在30公里长的出海口竖立起两道平行相隔90米的黏土墙，然后在两墙之间注入沙石。最具挑战的是如何保护两道墙承受住北海汹涌潮汐的冲击和腐蚀。在当时条件下，荷兰人使用了今日难以想象的方法来保证坝墙和坝底的牢靠。他们用灌木和柳条支编织起来做成巨大的保护网，铺垫于海底并包围坝墙两壁。工人们共编制150万平方米的保护网，确保了两堵巨墙的安全竖立。当柳条网沉入海底后，倒入几百万吨石块锚底，再将2.5亿立方呎的沙粒注入两墙之间的空间，最后用数百万吨的石块堆砌在大坝两侧。经历五年施工，拦海大坝终于在1932年合拢建成。遗憾的是Afsluitdijk之父的列理未能看到他梦想成真的这一天。

拦海大坝建成后，大坝的内湖 (称艾塞尔湖, IJsselmeer) 不再受北海风浪干扰。因为水源来自莱茵河分支艾塞尔河，它渐渐变成淡水湖。拦海大坝仅仅是南海工程 (Zuiderzee Works) 的关键一步。在以后几十年中，荷兰人用筑坝围田和抽水排水，逐渐在面积3440平方公里的艾塞尔湖岸边成功造就了四个新辟低地，为有限国土增添1620平方公里肥沃田地。南海工程成为荷兰人的骄傲。如今大坝顶上建起了荷兰第一条时速130公里的高速公路，是连接南北两省的交通要道。大坝两头有小型船舶的水闸通道，还有排水道将渐涨的湖水定向排入北海。读了这段历史，才明白为什么大船不从艾塞尔湖出海，而要从阿姆斯特丹向西开拓的运河入北海。新辟低地为荷兰赢得了宝贵的农耕田。几个世纪以来，荷兰人创造了高效的农业和畜牧业。虽然国土面积小，但每年出口大量农产品和奶制品。据2017年统计数据，荷兰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农业出口国。

南海工程为荷兰人口最稠密地区 (包括首都Amsterdam) 解除了水害威胁，但在首都以南150公里的鹿特丹地区，另一场灾难正在酝酿之中。鹿特丹是欧洲最重要的港口 (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世界最大货运港)，处于三条大河流入北海的三角洲地带。大河入海前形成许多分叉，交错纵杂。二战期间，同盟国为阻挡纳粹进攻，轰炸重创过鹿特丹地区。战后围堤大坝虽然重修，但这些堤坝却是分隔汹涌北海和荷兰最老新辟低地的唯一屏障。1953年2月1日，巨大水灾降临三角洲地区。北海以时速130公里的狂风掀起5米多高的巨浪，无情地冲跨堤坝，倒溢低地。时值深夜，大多数村民不知灾难的到来。当洪水淹没房屋时，他们逃上阁楼，最终却被洪水淹没或房屋倒塌时溺死。到天亮洪水已冲跨70处堤坝，浸没纵深达72公里。无数房屋被摧毁，荷兰9%的农田被蹂躏，近2000人丧生。尼柯·伏理特是村里少数幸存者之一，当时还是个孩子。他记得父亲带着全家躲到阁楼。幸而父亲有一把榔头和凿子将屋顶打开一个洞，才救出了家人。他祖母住在相隔几家的屋子，就被活活淹死。尼柯长大后实现了他自幼立下的志向，成为荷兰举世无双的三角洲治海工程的监管之一。

三角洲的这场水灾使荷兰遭受重创，灾后重修堤坝排抽海水的恢复期长达10个月之久。惨重教训使荷兰人认识到，南海的拦海大坝不能拯救整个国家。他们需要在三角洲地区建起新的屏障。但是这里河流出海口多，工程比南



东谢尔德大坝

海大坝复杂得多，在世界水利工程上史无前例。1958年三角洲工程正式启动，它包括建造13座大坝，修改河道，新建人工岛及内湖等巨型项目。12座大坝至1976年修成，最后剩下的是最大 (9公里宽) 的东谢尔德入海口，称东谢尔德大坝 (Oosterscheldekering)。此处海口潮汐涌流湍急，为便利施工，出海口中央修建了尼尔捷项斯 (Neeltje Jans) 人工岛。原计划仍建封闭型大坝，但施工进行到一

半，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三角洲居民出来公开反对封闭型大坝，因为这将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使捕鱼业受损（南海大坝已造成恶果，直到近几年才开始补救）。三角洲工程中途修改方案，决定将人工岛南端未完成的4公里改成开放型大坝。这一改变给工程增加极大难度，但荷兰工程师们不愧为世界一流。新设计的大坝由65个钢筋水泥墩柱和62个活动铁门构成。这些部件均在船坞中预制。每个铁门自重400吨。每个墩柱高35-39米，重18000吨。每个墩柱完工后，船坞进水以利用浮力运输到位，再将墩柱竖起至特定位置。他们为此建起各类专用工程船只，分别用于海底夯实，重载驳运，墩柱定位等不同功能。

墩柱在海底的精确定位及铁门降达海底时合缝都需要稳固坚实的基底。由于海口进退的潮汐造成海底沉积泥沙来回运动，这样的基底对工程质量威胁极大。聪明的荷兰人在建造南海大坝时在海底用柳条编织网垫底，50年之后他们发明用塑料板壳内装碎石层制成30米宽的长形衬垫铺在海底定位。但是要将近两万吨的墩柱在骇浪中精确入座且误差不超过几公分，是个难上加难的任务。每日进退潮汐的巨大冲力给施工带来极大困难，唯有在进退交替时会出现约30分钟的短暂平静。于是这一天两次的短暂间隙就是施工的最佳时机。工程进展必须争分夺秒。每到这个时段，铺底用船先将长形衬垫放入海底定位，驳运船将墩柱运到，然后再将近2万吨的庞然大物竖起并精确到位，每



马仕朗大坝

个步骤必须限时完成。幸运的是，65个墩柱都按时保质完工。同样，62扇400吨的铁门也毫无差错地安装到位。东谢尔德大坝于1987年竣工。正常气候时大坝62扇铁门敞开，海水河水畅通无阻。只有当特大风暴来临，大坝才闭门将肆虐的北海拒之门外。迄今31年间，该坝关闭过27次，保障了三角洲生命财产不再受水灾侵害。东谢尔德大坝使用期为200年，被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盛誉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观

之一。

所有天然海口都建起大坝后，三角洲工程瞄准最后目标：鹿特丹港出海运河，也称新航道（New Waterway）。新航道于1872年建成，长20公里。随货船吨位逐年增大，河道也数次拓宽，两岸筑堤坝保护。鹿特丹为世界最大港口，每6分钟进出一艘船只，相当每年8.7万船次。如何保护如此繁忙的港口免受风暴侵害，世界尚无前例。该项目名为Maeslantkering（马仕朗大坝）。新一代荷兰工程师面对挑战，表现出非凡的创意。投标胜出的方案是在两岸大堤上建造两扇可浮动的大门，平时完全敞开，风暴时坝门旋转到河中央，再充水沉入水底将整个河道关闭。方案看似简单，但实施难度极大。坝门处河宽360米，每扇钢制坝门长210米，高22米。坝门的两个移动手臂是空芯钢管结构，每个重6800吨。最大钢管直径近2米，长35米。每根钢管接头焊接需用6天完成且不容出错，因为任何缺陷都会给自重14000吨的坝门造成灾难性失败。坝门和手臂的负荷再加关闭坝门时海浪冲击力，都由手臂终端世界最大的轴承机构支撑。轴承是直径10米重680吨的钢球，为要害部件，由捷克Škoda钢厂制成。因坝门在风暴时遭受高达70000吨压力，坝门底部的特殊设计经反复模拟试验定案，确保稳定关闭。马仕朗活动大坝是独一无二的首创，其操作全盘自动化，由电脑处理所有气象水文资料。只有当北海浪高超过标准海平面3米时，电脑启动关坝程序，全无人工干

涉。大坝于1991年动工，1997年完工。迄今21年中，马仕朗大坝关闭过两次，分别为2007和2018年。从1953年大水灾到马仕朗大坝的完工，荷兰人花费近半个世纪的艰辛，终于实现了三角洲工程定义的目标：“保卫荷兰永远不再遭受海洋的威胁”。

荷兰治海的故事就到此止步。纵观历史，荷兰从中古时期围海造田，到黄金时代航海殖民，再到20世纪驯服北海，始终贯穿着这个民族勇于挑战海洋的精神。他们地处恶劣的沼泽低地，却硬是用风车排水围垦出肥沃农田；国土仅200公里见方，却能晋身农牧产品出口大国的前列，还用誉为国花的郁金香造就出世界第一花卉出口国；在饱受水害之后，创造了拒北海于国门之外的惊人奇迹；他们曾经开创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又在治海中建树了许多个世界第一。真可谓凡事躬亲，必达至极。上天对荷兰并不慷慨，但弹丸小国在历史上留下的足迹却是令人刮目，给人启示。在尼尔捷项斯人工岛同东谢尔德大坝相接的一端竖立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一句荷文：“Hier gaan over het tij, de wind, de maan en wij”，中译为“在这里共同统治着潮汐的是风、月亮和我们。”这大概就是荷兰民族精神所在之最佳诠释。

访 稷益庙

周家钧 65届高中

继前两年经历的几番收获丰硕的古壁画寻宝旅程后，游兴未尽的我们在2018年四月份又去中国大陆山西新绛、太原、大同，山东的济南、青州造访了当地有名的石窟、寺庙和博物馆，再次目睹和领受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精彩和魅力后满载而归。然而，归来后留在脑海中不时呈现的回忆却每每逗留在偏僻的稷益庙之行……

稷益庙位于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阳王镇，交通住宿都不方便。但我们被从画册及网上看到的庙中大幅精美的明代壁画所吸引，还是决意一闯为快。离新绛最近的高铁站和有适当酒店可居住的看来是侯马市。于是我们背起行装，於4月14日九时半从虹桥火车站搭乘高铁到西安北，再登上太原南的动车驱向那从未听说的侯马，历时九个多小时，到侯马西站已天黑。出站后按习惯找到出租车候车点。在暮色中只见一溜出租车排长队，司机们都站在车外聊天，没人来招呼乘客或抢生意。我们只能按规矩走到第一辆车旁，环顾四周找司机，只见一旁有个高高瘦瘦、烫着卷发的年轻人直瞪瞪地盯着我们。“这是你的车吗？”“是啊。”“去不去维也纳酒店？”“去，二十元。”“走吧！”就这样，我们与侯马的司机小李相识了。

小李很内向，话不多，但回答我们的问题却很认真。从我们的一问一答中了解到侯马这城市既没有独特的美食也没有知名的美景，经济侧重农业和石矿，但人来人往频繁，是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当我们问及到稷益庙的去法，小李说有公车，但不是很方便。我们再问打的去稷益庙所需的时间，他回答不到一小时。事先我做功课得知从侯马搭公车去新绛，再换车到阳王镇至少需两小时，又感觉小李师傅的回答和开价合情合理，于是当即决定请他次日载我们造访稷益庙。

侯马算是我们寻古代艺术精品所到的最陈旧单调的城市，连散步的欲望都没有。看来这里外国人平常不来，到酒店我们的护照把前台紧张得手忙脚乱。但当晚就证实了小李所说的这里确实是个繁忙的交通枢纽。我想在网上订明晚离开侯马的火车票，却发现都是满座，第二天早上才买到一班第三天到太原的动车车票。小李如约於九时许等在酒店外，我们就启程向西直奔新绛县阳王镇。路经片片农田和座座未经开发却很干净的乡镇，果然不到一小时，车停在一条小道尽头的一座黄墙红门的寺庙前，门边清晰地标明“稷益庙”。

我们急切地去推那扇鲜红的大门，却发现门是紧锁的，拍打叫门无人应。行前查看的资料已明确显示稷益庙不在山西旅游景点之列，我们有此庙不开放的思想准备。我在黄墙周围不舍地徘徊照相，准备到此一游后离去，转身走向出租车时，发现汽车引擎未停，可司机小李却不见了。我们走到基本空无一人的小街上探头张望，不多时就见不远处小李的身影时显时隐，好像在出入街上每家每户，这才意识到他正在挨家挨户地替我们寻找能打开寺庙的人。不一会儿，有人骑车过来进了寺庙旁的一个大院，我们方注意到这是一个乡镇的党校。待那人搁置完自行车走出大院，发现他高大威风，身着一套深灰色拉链装，背头，黑皮鞋，颇象央视镜头中与会的中央首长。凭他的一口乡音，我们猜测是位乡官，老公就上前向他询问如何找到寺庙的管理人，于是威武的乡官也忙碌起来跑前跑后，吆喝寻人。

大约不到二十分钟，四、五个人，包括小李和乡官，簇拥着一位消瘦的老人向庙门匆匆走来。那位老先生一手端着饭盒，一手抖动着一大串钥匙，一言不发地走到大红门口将门打开。我向小李提及汽车引擎，他说：“没事儿！”又嘟囔了一句：“都大老远赶来了，哪能不看！”接着就跑回人群中屡屡递烟帮我们周旋打点。我们随着大家进了大门，只见空旷的场院中一头是一座孤独破旧的古代小戏台。与之遥遥相对的另一头则是一座同样陈旧但盖着三彩琉璃瓦顶，具有相当规模的庙宇正殿。殿门被好几把锁和铁链紧紧关闭，场院边拴着的两条精瘦却勇猛的大狗，不停地蹦跳咆哮，竭力显示它们的保卫实力。老先生示意我们俩跟他走，进了搭建在殿旁的一间简陋的小偏屋，里面仅够放置他的一只小桌和一张木板铺位。看来这就是他栖身或休息之处。我们遵嘱在他那薄薄皱皱的小登记簿上留下姓名，跟着他回到



殿门前。老先生弯腰自下而上将锁一把一把打开，推开殿门，满布殿内东南西三面墙的明代巨幅精美壁画就展现在我们眼前。

稷益庙壁画面积有130平方米，东西两壁宽8.23米，高达6.18米。它不同于敦煌、永乐宫等描绘佛教道教题材的大多数寺观壁画，而是以古代传说故事为体裁，赞颂大禹、后稷、伯益为民造福的事迹，在中国现存古壁画中被称为“独树一帜”。

东壁绘有以群山为背景，以繁茂花木环绕着的巍峨高大的三圣殿，黄帝、伏羲、神农“三圣”正襟危坐于中央，两旁及左右厢房中侍女成群，手执壶浆果盘。周围簇拥着朝拜的人群。西壁延续东壁场景，描绘的是大禹、后稷、伯益三位即神话传说中的“三圣”。传说远古洪水泛滥，百姓遭殃。唐尧臣四岳向舜帝推举大禹任司空，后稷、伯益协助大禹治水治国、开荒种地、凿井修渠。大禹立了大功，被选为舜的继承人。后稷是农神，最早种植小麦、黍米等农作物，专职教农。伯益善于畜牧狩猎，被任掌管山川。画中三圣端坐居中，官吏侍女侍立两侧。环绕着两壁三圣，不但兼绘



老先生开锁

着文武百官、农民朝圣，而且描述稷益传说、烧荒狩猎、伐木耕获、农家生活等等许多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场景，既写实又生动。南壁东侧绘有人间牢狱和阴曹地府；西侧则描述张大帝率众官面向三圣殿出行朝圣的浩荡场面。全部壁画描画人神鬼卒四百多个，并以云霄、山水、花草、树木、鸟兽、庭院、楼阁穿插其中。构思大胆周全，线条流畅多变，色彩鲜艳协调，布局紧凑而多具层次，人物体态表情惟妙维肖，确可称为明代艺术瑰宝！



西壁：大禹（中）、后稷（左）、伯益（右）



东壁：侍女



东壁：农民、猎手



南壁东侧：张大帝出行图

我们怀着欣喜和激动在殿中观看和拍摄，老先生时而在旁轻声做一些讲解。当我向他提及我注意到稷益庙的壁画画风与去年造访的不远的运城永乐宫最有名的三清寺壁画的画风很相似，他说稷益庙壁画的画师们在完成这里的画作后，就去永乐宫作画。二者出自同一批画师？肯定不能。因为永乐宫三清殿壁画由以马君祥为首的画工班子和以朱好古为首的画工班子完成于宋末元初的1298年或1320年。而稷益庙壁画的创作者为山西翼城县画士常儒及其两个儿子常耕、常耜，门徒张搨，绛州画师陈圆和侄子陈文、门徒刘崇德。七人合作完成于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九月十五日，比前者整整晚了近二百年。至于稷益庙画师们到永乐宫是去创作还是修复，现已无据可查。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学习和传承了永乐宫画师们的精湛画技，并努力升华创新。我们对这些为后人留下如此精湛作品的几代山西画师们怀有不尽的仰慕和敬佩。

走出殿门，忠实的犬吠声依然响彻着空旷的寺院。稷益庙寺院初建年代不明，元至元年间重建，明弘治、正德年

间扩建重修。原本是供奉后稷和伯益的庙堂。原来的建筑布局应包括座落于戏台和正殿中间的献殿，现已被毁，只遗留地基了。栓狗的墙边，也正是原先建在寺院两边的侧殿和廊房的地点，连地基也毫无踪影了。乡官告诉我那是在文革中被彻底拆毁的。奇怪的是寺院被如此毁损，正殿的巨幅壁画却被保存得格外完好。这个奇迹的原由经乡官告知，是当地人在庙宇前盖了房，将庙宇遮住才保住了这个古迹。2001年稷益庙终于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从这方土地的明代才子们用智慧和绝技创造了如此璀璨的艺术瑰宝，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数位乡亲们就将此尽心尽力地守卫、保护了五百多年，至今不怠。

第三天上午，小李师傅又将我们送到侯马西站。分手时，对这方土地，甚至包括曾经是陈旧单调的侯马，我们不由得觉得依依不舍，心怀着被当地人的质朴善良所感动的暖流告别了这个偏远而亲切的地方，以及被他们护佑着的无价珍宝。

2018年12月於 LA

母亲老家的故事

杨维德 65届高中

林则徐，是清朝道光时期大臣，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1839年林则徐于广东禁烟时，派人明察暗访，强迫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将没收鸦片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销毁。因其主张严禁鸦片，在中国有“民族英雄”之誉。林则徐是我外婆龚令瓊的婶娘的外公。

刘秉璋是晚清重臣，淮军名将，曾任四川总督。1883年初，浙江沿海告急。刘秉璋临危受命，出任浙江巡抚，督办海防。在中法战争镇海之役中指挥若定，浙江守军团结奋战，不仅连续重挫、击退法舰，三战三捷，法军总司令孤拔也在激战中一命呜呼。中法战争镇海之役是中国近代史上完全依靠地方财政对外国侵略者的唯一一次胜仗，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海岸战役的全面胜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图片依次为：一. 宋路霞所著“细说刘秉璋家族”封面。二. 慈禧太后写给刘秉璋的“福寿”字。三. 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大振国威。

刘秉璋是我外公刘滋生的祖父。我母亲刘庆曾是刘秉璋第二个儿子刘体仁的长孙女，生于1919年。母亲在工部局女子中学读书，是一位非常有才气的女生积极分子，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上街搞宣传，搞募捐，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救护伤病员，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她还计划跟一些进步青年一同到延安去，暗地里做着准备。但是这个计划被母亲发现了。父母为她的安全考虑，坚决不同意她离家出走，开始限制她外出活动。恰好这时有位男青年追求母亲。为了拴住她，当父母的立马答应了，条件是两个人都必须留在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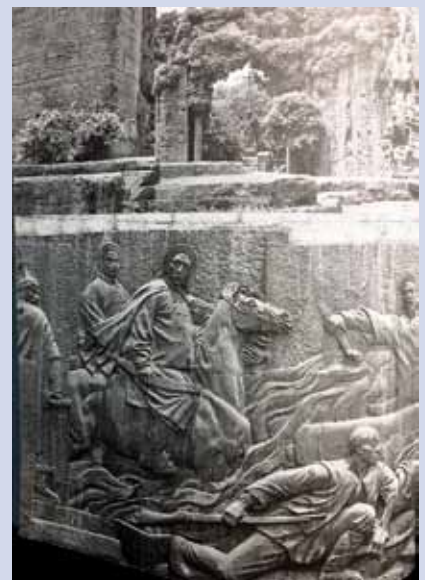
不许到外地去。但母亲继续用自己的方式支援抗战，她把外婆给她结婚的聘金三千大洋，全部捐给抗战所用。

百年家族，树大根深。母亲的祖母是淮军悍将张树声的女儿。母亲与近年来被媒体高度关注的“合肥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是表姐妹（母亲的祖母与“合肥四姐妹”的祖父是姐弟）。母亲的外公是福州望族龚家的后人。福州城里著名的“三山旧馆”即是龚家老宅，曲径通幽，美轮美奂。新中国成立初是福州市政府交际处的招待所。母亲的外婆杨韵芬是无锡望族杨氏家族的大小姐，非常聪明，擅长绘画，刺绣和制作模型，手艺堪称一流。她熟读“红楼梦”，根据书中所描绘的大观园景观和人物特征，曾用纸板和粘土制成“红楼梦”大观园立体模型，惟妙惟肖。在福州，天津，上海等地展出，获得一致好评。母亲的七姨婆（外婆的妹妹）是民国名媛杨令蕻，著名旅美女画家，去世后，后人遵其遗嘱，将大批名画运回中国，捐赠给故宫博物馆。她外婆的哥哥是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的杨味云。杨味云的儿子杨通谊娶了荣德生（荣毅仁之父）的女儿荣淑仁为妻，所以我母亲家与荣家也是亲戚。

图三

图二

图一





崇明行

李文淦 65届高中

今年五月八日，我们位育中学中五（4）班和初三（5）班的同学，相约到崇明游玩。此行缘自旅美回沪探亲的陆俊杰和“现仍在岗班级领导”冯蕴晟的发起组织安排。清晨，已年过七十的同学们仍像年轻时那样，早早的从偌大的上海各处汇集到人民广场，在挂满笑意和热情洋溢的招呼声中登上了大巴。车穿行在高架、隧道间，车流量极大，只能慢慢蜗行。可车上同学们欢声笑语毫不介意。尤其是国外的王家斌，外地的李谷音等同学的视频和微信问候祝贺，使气氛更加欢快热烈。同行中黄梅君的先生胡良栋是上海造船厂退休干部，他责无旁贷的做起了导游。他从崇明岛、长兴岛和上海的关系讲起，详细介绍了中国和上海制造大船和大军舰的过往和现状。当大家看到沿途林立的巨型龙门吊机、得知我国可建造的航空母舰的规模和数量时，自豪感油然而起！现在的中国和我们当年的中学时代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巴士终于进入崇明东平森林公园。几十名同学悠然行进在细长的林间小径上，映入眼帘的满是密集笔直的水杉树，高高的树梢间露出蔚蓝的晴空与白云。四周静静的，扑面而来的清新气息更令人感到一切是那么的幽静，那么的深邃。大家三五成群结伴而行，细语闲聊，述说着分别后的精彩过往，惊险经历，日常生活。言语间充满了关心、问候、爱护，含着满满的友情、温情、甚至亲情。当戚正明夫妇描述到南非自由行那惊险的场景，同学们不由得如同身临其境，为之惊呼、感叹。当沈人范述说着马上要迎接第二位孙儿辈时，不经意间流露出那喜不自禁的笑容时，霎时间温暖着所有人的心怀。就如同期间乐此不疲给大家拍着视频的周家钧夫妇和多位给大家拍照的同学一样，心中都充满着半个世纪的同学情怀！

如今，老年旅游，饮食文化已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细心周到的陆俊杰早早特意安排了很有特色的崇明午餐。那细细酥嫩的崇明金瓜丝、新鲜香脆的烤子鱼、香糯可口的崇明蜜糕、刚刚采摘的苋菜、鸡毛菜等菜肴，皆是甘脆爽口、齿尖生香，不忍停筷。加之特意准备的茅台和红酒，让同学们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个个不由得面红心暖，思绪如幻……

崇明岛的东头有一片湿地。我们迎着拂面而来略带咸味的湿润海风，伴随着四周高耸入云绵延到远方的风力发电塔，行进在宽阔的草坪、五彩缤纷的花圃和纵横交错的河道间。缓缓转动的风力发电塔巨大白色叶片，花儿的香味，蓝天白云，喃喃细语，轻柔的脚步声，配合得如此美妙！让我们感觉现代生活已完全融入了大自然，一切那么和谐！可我们都知道，这里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前哨农场！这可是当年多少上海学生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如今已变成优美的旅游胜地。真是时光如梭，岁月永恒！此行同学中就有当年在此奋斗过的李定一夫妇。当年他们在此奋斗，也因此成为终生伴侣。如今的他们已成了这里的历史见证。现在他们的生活遍及海内外，他们的子女也更精彩。就如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一样的精彩！

崇明行真是不虚此行！

2018年5月9日



位育北美校友会的收款员为吴攸承、周家钧，出纳员为吴攸承、华非非。

我们代表所有会员向在今年会费，捐献和赞助收支表中列出的老师和校友们致以感谢。由于你们的热忱与慷慨，校友会得以出版会刊《钟声》，维持网站和开展活动。希望各位位育北美校友会会员不要忘了缴纳2019年的会费。校友会会费为每人每年\$10.00，并欢迎随意捐款或赞助。



付款可选用以下任一方式：

1. 运用支票或 Online Banking Payment,

请付：Jovita Chow

jovitachow@gmail.com

13121 Del Monte Dr. 283G, Seal Beach, CA 90740

2. 运用 VENMO 或 PayPal (pay Friends & Family),

请付：weiyu51na@aol.com



每次付费请务必注明您的中文或汉语拼音姓名，以防记录存档有误。



浏览北美位育人网站 情系全球位育人心怀

Let's Surf
www.weiyu51na.com

词四首

江神子

题夕照亭

婷婷孌孌出山中，
沐晨风，展娇容。
罗袜生尘，回首瞥惊鸿。
不费登临须极目，
观落日，览星空。

人间馆阁几重重，
竞奢雄，巧玲珑。
怎比吾亭，形胜又纤秃。
料得年年留恋处，
霜叶重，夕阳红。

2018年8月筑亭于双岛湖畔，桦庐岡顶，
拟名“夕照”。乃题。

吉力立

六六届高中

朝中措

中秋夜起

中秋夜半阅星空，银汉有无中。
满眼文章经史，细品造物无穷。

崔巍北斗，窈窕織女，太白临风。
俯仰茫茫宇宙，感抚滄海一盂。

2018年9月中秋夕作

忆江南

北国四大夫赞

银杨挺，枝叶入云端。直节堂堂如剑指，衣冠落落比庭坚。风度最翩翩。
白桦峻，形影靚群山。玉柱银袍擎翠盖，风樯阵马舞晨岚。潇洒似稼轩。
红枫秀，秋到便涅槃。锦绣层层铺壑谷，丹霞朵朵落峰峦。能不为伊怜！
青松劲，躯幹铁一般。雨雪侵身身尤硬，泰山压顶志不弯。威偉看人间。

2018年6月3日回国机上作。

满庭芳

瓦伦西亚一日

东屋朝阳，西墙塔影，小楼扑面清秋。晨鐘激荡，声满古城州。放眼池台寺馆，
问今日，攻略何谋。遵捷徑，行穿窈窕，美景不暇收。

悠悠。回首望，梧桐烂漫，橄欖风流。有闲翁徜徉，稚子嬉遊。待等街头巷尾，
入夜后，交错觥筹。阑珊处，灯昏客散，月上柳梢头。

2017年10月起稿瓦伦西亚，时值薩巴的狗 (sabbatical)。



春雨

- 老知青们的回忆 -

汤沐黎（66届高中） 油画，180x90cm。